

紫電青霜

王度廬

說書名俠武篇長



王 度 廬 著

長篇武俠
小說

紫 電 青 霜

勵 力 出 版 社 印 行

說小俠武篇長

霜青電紫

著 盧 度 王

目 次

第一章	論寶劍開始述奇人	一
第二章	盲老師爐火煉鋼鋒	一三
第三章	窺絕藝翻聆恩仇	二三
第四章	中途結伴時刻驚心	三九
第五章	遇救欣結小友	五〇
第六章	白馬老爺雲中俠	六一
第七章	蕩子逢命迷麗蝶	七三
第八章	小石頭水關王夢俠	八一
第九章	恩恩仇重鑄紫電青霜	九三
第十章	急製劍義士嘔血	一〇八
第十一章	走飛駒三傑尋仇	一一四
第十二章	劍折八死恨縣縣	一二八

武俠
小說
紫電青霜

王度盧著

第一章 論寶劍開始述奇人

在浙江省的西北，有一處名山，喚作莫干山，該地峯巒秀麗，松竹蒼青，且有瀑布清泉，風景絕勝，是一個避暑和隱居的好處所。這山，若按照着地理來講，原是浙西的名嶽天目山的分支，可是它比天目山更爲有名，爲什麼呢？就因爲它這座山的上面有一個古蹟，名叫「莫邪干將的鑄劍池。」本山也就以此而得名。莫邪干將原是夫婦，俱生於春秋時代，那干將乃是鑄劍名師歐冶的弟子，相傳吳王闔閭命干將在山上鑄劍，干將以金鐵合鑄，煉了許多的日子，金銀鐵却合不到一起，煉不出汁子來。干將的妻子莫邪在旁就着急了，她問幹：「有什麼辦法才能够使金鐵合鑄，而將劍鑄成呢？」干將便歛了口氣，說：「我聽我的師父歐冶說過，如若久煉而金鐵不鑄，那就必須派這一個女人去求煉神，如此，才能够成功！」莫邪一聽，當時就捨身回那烈燄洪洪的火爐之中一躍，她死了，金跟鐵才鑄化在一處，干將才鑄成了兩口寶劍，一名「干將」，一名「莫邪」，乃是雌雄二劍，全都鋒利無比，爲古今罕有之物。上面所說的這件故事，是帶着點「神話」的性質，自然不大靠得住，不過，所有的寶劍特分雌雄，雌劍的全部共長約二尺八寸三分，重約一斤，雄劍較雌者寬長，重並須加一倍。只用純鐵精鋼鑄造即可，用不着什麼黃金，更用不着女人

去無辜地喪掉性命。又據武技家及器物收藏家言，那種削鋼刮鐵斬金切玉的寶劍的確是有的，不過世不多見，現在更沒有人會鑄。這是因為中國凡是有點本事的人，向來都祕不傳人，即使收了徒弟，自己也必留下幾手兒秘訣，所謂「絕技」者便是。等到他一死，他的技藝便真的絕傳了，所以中國的鑄劍煉鋼的技術越來越退化，其它的事亦多今不如古！但是，著者說了這段話是爲什麼呢？就因爲本書所述的故事內容，乃是以三口寶劍爲連索，以義士、孝女、俠客爲主角。開始也要先敘述一件鑄劍的事情，不過這個地方可不在那莫干山，却是在「西嶽華山」之下的華陰縣，時候是在前清雍正年間，青海叛亂，年羹堯率兵討平，官封太保，後因恃功而驕，被內外羣臣交章彈劾，以致下獄賜死。過了三十多年之後，華陰縣中便出了一個奇人。但若是細說起來，這個人可也不算是怎麼出奇，他不過是一個開刀剪鋪子的，姓吳，名叫桑治，有六十多歲了，而且是一個瞎子。這個人也不是華陰本縣的人，他是孤身從別處來此，在南關因爲開設了一家「雙魚爲記」的吳家鐵鋪，專門製造剃刀，出了名，有了錢，娶了妻，置了田地，大家才知道他，喚他作「吳老師傅」，又因爲他在六年前盲了雙目，因此人們在背地又呼他爲「瞎老師傅」。這位瞎老師傅的煉鋼打鐵之術可真是精絕，他自己所製出來的菜刀，敢說能切得斷銀元寶，他製的剪子，一下就能够把很粗的鐵條剪成兩截，可是他絕不多製，並且沒製出過刀劍槍劍。買賣一出名，他就自己絕不再動手了，他有幾個徒弟，現在替他經營買賣的是大徒弟黃老實跟二徒弟李如江，手藝雖也都不錯，可是比他老

人家差得太遠了，他自從失明之後更不打鐵，至於他失明的原因傳說不一，有的說是因爲在打鐵的時候，鐵屑迸起，傷了他的眼珠子，有的說：他打鐵的本事太好了，爲造物所忌，所以天老爺才讓他瞎眼，免得他去傳入，但是據李如江說：他常看見他的師父耆人哭泣，兩眼是因爲哭壞了的，由此可知他師父的生平必定有一件傷心的事，同時證明他的師父感情過重，是個好心的人。這話可也沒有人信，因爲瞎老師傅的老伴兒是今春死去的，雖說那位老婆兒生前有點說話顛三倒四好吃懶做，並且沒給老師傅留下兒女，但究竟是夫婦一場。死後，沒有人見過老師傅的瞎眼裏流下半滴淚水，這能够說他富於感情嗎？再說：李如江的年紀也有三十五六了，生長在本地，自幼父母雙亡，幫助老師作這個買賣，操心得頭髮都快白了，白天在鋪子裏又打鐵又站櫃，晚上還得走七八里地到「望蓮村」老師的家中去伺候老師，外帶着看門守夜，因爲老師的屋子裏有個銀櫃，每天鋪子裏所賣的錢都得交給他，他一五一十點過了，就收入銀櫃，他最怕賊去偷他，可是他的家裏唯一的佣人，長工帶廚子的崔快嘴，就是半個賊，連掃地的笤帚全都偷，非李如江去看着他不可，李如江這樣的出力，手裏却沒有一個私錢，老師傅也不拿出錢來給他說一個老婆，誰能够又說這瞎子的心好呀？並且這瞎子簡直可以算是不瞎，他的耳音極靈。一顆芝麻掉在地下他都許能够聽得見，兩手的感覺更是驚人的敏銳，用手一摸，他就能分得出米粒的粗細，能辨別得出是一根頭髮還是一根馬尾，兩足无健，常常獨自拿着一根竹桿去往三十里外的郭家屯找他的老友郭海鵬，談天，摸骨牌。

頂牛兒」，當天還必得回家。這瞎老師越老越有怪僻，越老越吝嗇，越老還越精神，他的背雖然駝，可是雙臂極健，力氣還非常之大。他那一張跟鐵似的面孔從來沒有過笑容，兩眼凹陷，一對半青半白的無光的眼珠：像蘊藏着他平生的絕技，半世無人知道的歷史，與他那滿腹貪婪尖刻之心。這一年的春天，離着四月初八佛祖的誕日已很近了，華山是一處香火的地，華山峯上有一座西嶽廟，遠近的一般僧人，道士，善男信女們，都要在這幾天之內前來朝山進香，華陰縣本來就在華山之陰，爲朝山所必經之路，因此，這城裏和關廂就呈現出一種異常的熱鬧，什麼賣香燭跟燒紙的，賣桃木棍子爲叫人上山挂著的，賣那竹笠跟竹籃，還有資本地的出產，麥梗兒染了顏色編成的扇子跟玩具等。簡直多得令人目不暇給，而且是人擠着人，那平日不出門的一般小媳婦，大姑娘，也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出來遊逛來了，天氣是一天比一天熱，街上的人是越來越多。這一天，瞎老師傳吳慕冶也手持着他的那桿領路的竹竿，到南關裏來了。凡是見了他的那些人，都不住地要笑，都說：「他瞎着兩隻眼睛也來這裏看熱鬧，他可能看得見什麼呀？」可是，只見瞎老師傳手中的那根竹竿，並不胡挂亂碰，因爲別的人一看見了瞎子，自然就要向旁邊讓路，所以他能信步閒遊，一點也不顯出來慌，更一點也不覺得擠。他遇見了打扮得特別靚麗的婦女，他還總要扭着頭看一看，把他那兩隻瞎眼睛向着人急色兒似的那麼一盯。他還絕不會盯錯了，盯的必是娘兒們，這叫看見了的人更驚疑了，「誰說這老傢伙是真瞎呀？」可是不知道他一半是因爲聞見了人家走過去之時

那陣風吹來的桂花油味，一半又是彌漫了人家的輕輕的鶯聲燕語。還有，就是假如陽光正照在婦女的衣襟上之時，他的兩隻瞎眼睛有時還能微微辨出來是大紅的還是濃綠色。他走着走着，就走進他的刀剪鋪了，他的兩眼就彷彿能夠看得見東西了，轟地一聲，那烘爐中的猛烈火燄在他的眼前一閃，並且他還聽見了「叮鑼！叮鑼！」錘子打在鋼鐵上的兩聲響，由這聲音的緩急，用力的輕重，他就知道是誰在這裏打鐵了，於是他就叫了一聲：「如江！」

問說：「你又在這裏自己幹啥？那幾個小徒弟全都是光吃飯不做生活的嗎？」李如江見師父來了，這才停止住了打鐵，他的那張紅的面帶着忠厚樣子的臉，跟赤着的健壯的背，全都滿掛着汗珠子，手拿着鐵錘子喘了口氣，才說：「是！師父你老人家來了？咱們的買賣太忙，主顧又多挑貨色，我自己不着手就不行！」瞎老師傅也不再說什麼，他用竹竿拄着找了一找，就找着了個離着火爐子既遠，鐵屑又落不到身上的穩妥地方，一把檢木椅子，他老人家就坐下了，這個地方還正對着門口，是能够看得見門外的風景。旁邊蹲着那正在吃鍋餅的黃老實，雖然沒哼一聲氣兒，他可不敢不趕緊起來給師父倒茶。瞎老師傅一聽見那邊的「嘩嘩地」倒茶的聲音，他就預備着伸手來接茶碗了，三個小學徒剛才正因為李如江不督促他們，他們就偷眼往外看熱鬧，這時師爺爺一來，他們就都趕緊表現出來勤勉的樣子。李如江也就把鐵錘子交給他們，過來聽師父吩咐他什麼話，於是在斷斷續續的打鐵聲音和門外的嘈雜之下，老師傅喝着茶就向李

如江問說：「今天你沒看見郭四爺來嗎？」李如江回答說：「沒有！他也許到關廟裏來了，可沒到咱們這櫃上。」老師傅聽了就把頭點了一點，又似乎微微地歎了口氣。原來瞎老師傅現在所關心的這位郭四爺，正是他唯一的老友，住在郭家屯的郭海鵬，此人今年也有六十多歲了，既不是本地生長的人，又大概他早先本不姓郭，他是在瞎老師傅來此二年之後，才來到的，在刀剪鋪中會閒住過半年，那時候吃喝全由瞎老師傅供給，後來他走了一趟京城，回來就頗富，娶了生子置田莊，因為他住在郭家屯他就自己也姓起郭來了。這個人長得像貌極醜，身體雖因病已顯得瘦了，但是體格還很魁偉，說話粗野，目不識丁，但性情極暴，好打不平，一見就知道他是個行伍出身的，他也自稱帶過兵，打過仗，跟隨年太保到個青海，他與瞎老師父是生死之交，可跟縣城裏狀元街，作過大學士的崇家，又是冤家對頭。當下這坐在椅子上的瞎老師傅，就低着聲音告訴李如江說：「你若看見着郭四叔，就無論如何，勸他回去，他也那大年紀啦，早先的什麼事全都忍啦，這時候何必又爭強鬪勝去惹麻煩？」李如江不大聽得明白他師父說的這些話。祇點着頭說：「見着郭四叔，我一定勸他老人家回去，今年也不能够再像去年的了，狀元街崇家那個三少爺，自從得到了寶榮的劉家的媳婦，他也不至於又像去年開出的時候他調戲人家的婦女，還直追到人家的家裏，用錢用勢逼着娶了人家當他的偏房。」瞎老師傅一聽這話突然就面現怒色，說：「什麼三少爺吧？那不過是一個敗家之子，跟他的爸爸一樣的好壞狠毒。早晚必得不着好報應！不過，怕我們是看不見了！

「說出了這話，彷彿倒自悔失言，面上的怒容全失，而現出一種謹慎的樣子。旁邊的黃老實又給他倒了一壺茶，還說聲：「師父喝吧！」瞎老師傅點點頭，又說：「老實！你去幫助小徒弟們做活兒，你的手藝也够啦，不要淨閒着，這幾天是得忙一點，外縣來的人，進鍋了香，誰不稍幾把鱖魚家的刀子剪子回去呢？我瞎了，活兒不能自己做，你們可也別把咱們這鱖魚爲記的招牌做倒了。我還能够活上幾年？鋪子將來就是你們的啦。把那個爐子升旺了點，拿那個大鐵欣，再續上兩欣半的煤！」彷彿眼前的事也都看見了似的，火旺火微，他都能由四周的溫度而覺得出來。李如江聽了這話，他就最爲注意，因爲煉鋼打鐵的秘訣，第一是在乎火候，第二是在乎將那燒紅了的鐵，浸入在盆水之中，那種工夫說一句行話叫作「淬」，究竟用多少水，水的溫度應當怎樣，那都有秘訣，他隨着師父學了這樣些年，仍是沒有學好，因爲師父全都沒有詳細地教給他，如今他就留著心去看，看黃老實怎樣依着話去添煤，煤添下去之時，那火滾升起來是多麼高？但是在這時候，瞎老師傅可又說了：「如江！你到門口兒去站店，留點心！看見你郭四叔就把他請進來，我在這裏也正好再勸勸他，因爲這不是玩的！若是賭氣，打架，報仇，也得是年輕氣躁的人才能够幹，現在我們全都老啦，我是瞎了兩隻眼，他是一犯了病就痰喘咳嗽，還跟人家嘔什麼氣呀？人家又雇着兩個護院的，都比老虎還兇更猛！」這老師傅又歎了口氣，他對於任何人也沒有這樣關心過，他也沒有像今天這樣的憂慮感慨。李如江又向那火爐投了一眼，就走出了店鋪的門口，站在石階上向下去望，只見

來來往往的人真是熱鬧，可沒在人叢中看見那位郭海鵬。他又有一些納悶，因為剛才師父所說的賭氣打架，報仇。

報仇那兩個字確實可疑，城裏狀元街崇家跟郭海鵬本來是井水犯不着河水，談不到有什麼仇恨，然而這些年來郭海鵬總是把人家恨得入骨，有時候還成心去找麻煩。崇家的三少爺平日的行為本來不端，尤其性好漁色，但也沒有使犯過他郭家，同時比崇三少爺更使旁人的入本地還有，但沒聽說郭海鵬再恨過誰，可見那老郭跟崇家必在很早很早就有過一點仇恨，可是師父他老人家既是知道，又為什麼不說呢？……李如江腦裏如此尋思着，眼睛仍然向着入羣去望，他就望見了兩個打扮得都十分嬌豔的少婦，跟着一位手拄拐杖的老婆婆，還有個穿得也很整齊的中年人，臂上掛着一隻竹籃，裏面有才買來的香燭銀燭紙。看這樣子必是鄉間的小康之家，其中那穿紅衣裳的年才十來歲像還是個新婦，必是回娘家去了，今天隨着母親跟兄嫂來此買點東西，並且遊逛。李如江向來對女人不大關心，看了看也就丟另看別的，可是忽見由北邊過街直撞地來了幾個人，就緊隨在那兩個少婦的身後邊趕哄，李如江既是生氣而且吃驚，認識這幾個人之中有狀元街崇家的護院人醉虎徐七，還有崇三少爺的小兒子贊文慶，這也是個有名的花花公子，奸色之徒，其餘幾個都是年標的小廝，他們都穿戴着一身緞綢，那醉虎徐七是武師的裝束，足登魚鱗靴鞋，腰繫着花綢汗巾還別着短刀子，這羣人彼此說說笑笑，推推鬧鬧，又唱又叫好，簡直是在街上公然調戲人家婦女。

。路旁往來的人都對他們側目而視，却都不敢冒犯。忽然那個醉虎徐七假裝喝醉了的樣子，身子故意歪斜，脚步故意的蹣跚，就往人家那紅衣的新娘身上一撞，新娘嚇得一閃，那老婆婆又用拐杖一攔，醉虎的雄壯的身軀仍然斜溜去撞，新娘「啊呀」了一聲，就摔坐在地下，老婆婆還沒罵出來，却正跌倒在街心。李如江看了真忍不住氣了，而那饕文慶跟幾個小廝們却都歡躍大笑了起來，認為是作得好，醉虎就越發得意，那老婆婆的兒媳一面去攙扶婆婆，一面向他罵着，他反倒嘻皮笑臉地說：「我也不是故意呀！」他還要伸手去拉那位跌倒了的新婦，新婦的娘家哥哥就氣忿忿地過來質問他，他反倒發了怒，一手就奪過夾竹籃，向着空中去扔，扔得很高，香燭燒紙都紛紛落地，旁邊的行人全都躲閃。而饕文慶跟那幾個小廝又都仰着臉拍手大笑。

李如江已下了台階，心裏說：「鬧得也太不像話了！他們欺人太甚了！」自己恨的是無拳無勇，連句公道的話也不敢說，然而這時，忽然見由南首的一家酒肆裏跑出來了一個身軀高大滿臉蒼髯的人，奔過來也不說話，向着醉虎的當胸就是一拳，打得醉虎的身子向後連退了幾步，這裏李如江不禁喊出來：「打得真好！」然而心裏却又吃驚。原來這位打不平的人正是郭海鵬，他剛要上前去勸，却見那醉虎由腰上一抽出來刀，並沒敢去扎，郭海鵬却又向前「吧吧」打了醉虎兩個大嘴巴。醉虎忍着疼反低着頭笑，說：「四爺這是幹什麼呀？我也沒短給你老人家請安去呀？」郭海鵬指着他說：「貪官惡主才養出來你們這般惡奴

！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欺侮人家的婦女！」醉虎說：「我真是喝醉啦！走路沒有留神，剛才扒人家的竹籃也是跟他開個玩笑。」說着就低下身從地下一張一張地拾人家拾起紙來，郭海鵬向着他的屁股猛踹了一腳，喘得他險些在地下成了個「狗吃屎」的姿式，醉虎可真急了，挺身而起就舉起來短刀，却被郭海鵬伸手奪了過去，就指着他大罵說：「諒你們的主人若沒作過大學士，你們也不敢這樣胡爲？等着，叫他們防備一些，現在可到了時候啦！」醉虎的臉上忽又一陣變色，頭又低了下去，此時那饗文慶和幾個小廝全已跑得沒有了蹤影，那老婆婆跟那新婦也都被那另一少婦攙扶起來了。郭海鵬可也不過去安慰人家，只是手中緊緊握着短刀站立，發着怒且發着怔，他那張臉雖然嚴肅，却呈現着蒼白的病容，忽然他掖了掖衣襟挽了挽雙袖，向北就走。李如江趕忙迎頭去攔，說：「四叔，我師父正在櫃上，他請你老人家去有話！」郭海鵬也沒看他，只把他用手一推，就走過去了，走得很急很快，是要進城去的樣子，這時街上就有人驚訝地說：「哎呀！了不得啦，一定要出事，郭四爺必是我狀元街崇家拚命去了！」李如江驚慌地趕忙跑回舖子裏，將這件事告訴了師父。瞎老師傅把話只聽了幾句，就急得站起身來頓腳，說：「這可怎麼好？醉虎徐七知道他的名氣，才不敢惹他，可是崇家還有惡蟒苗雄才呢！那個人那能饒他？再說崇家還有許多的打手，那崇三少爺本人也是個兇悍的人，海鵬他的疾又還沒好，去了一定得吃虧！」說着拿竹竿拄着地向外就走，走得太急了，步也不穩，李如江趕緊上前攙扶，但瞎老師傅還沒邁出門檻，忽然又止住了，自

書自語地說：「我還是不能夠去，去了，連我是什麼人也被人知道了！」回過頭來向着黃老實說：「老實！你的力氣還大一些，你就趕緊帶着兩個徒弟到城裏，見了你郭四叔，無論怎麼樣也得把他硬拉回來，你們只作爲是勸架的，還不要多說話，千萬千萬！快快！快快！不要管他那病身子，硬把他拉過來最要緊！」黃老實當時就放下正做着活兒，披上衣裳，往外就跑。瞎老師傅又氣喘吁吁地叫李如江攙着追出去，把老實又叫回來，悄悄地囑咐着說：「你拉他出城來，可不要一直把他拉到咱們這裏來，先拉着回他的村子，就說隨後我就去找他……好啦！你就去吧！」黃老實也沒問什麼話，就帶着三個小徒弟很急地走往城裏勸阻那郭海鵬去了。

這裏的瞎老師傅趕緊又回身往鋪子裏去，這時他的腳步一點也不剛健了，若沒有李如江攙着他，就幾乎被那打鐵用的鐵砧絆倒了，可見他的心裏是十分的驚慌，他並且命李如江把椅子拿開，他才去又坐着，彷彿不願再迎門坐着了，怕被門外往來的人看見他。他那兩隻瞎眼珠子顯出了紅色，雙手都直抖，並向李如江緊張地說：「我爲什麼不叫你去拉拉你的郭四叔呢？因爲城裏認識你的人多，知道黃老實是我的徒弟的人還少。咳！但願不要出事！已經忍了這些年了，今天忽然又想去拚命！」李如江此時站在師父的身旁，他更是驚疑萬分，生平也沒見過師父這樣着急，這樣恐懼，他料到這絕不是一件尋常的事，郭海鵬也不是簡簡單單地到崇家去打不平，他也着急，怕黃老實跟三個小徒弟不會辦事，他恨不得自己去到城裏去看看，可是

這裏現在只賸下他跟師父了，他又實在離不開身，半天之後，也沒有人從外面進來，瞎老師傅又叫他給倒了一碗茶喝了，精神似乎略略安穩，可是眉頭益是緊皺，又說：「如江！你再去看看！可只在門口兒站著，不要往遠處去！」李如江答應了一聲，就說：「師父坐穩了些！」老師傅却發急地說：「我還能够無故就由椅子跌下去嗎？我也不能立刻就死，郭海鵬若是死了，我也死不了！」李如江覺着他的師父已經是語無倫次了，自己也不敢言語，就又走出了門口，却見街上雖然還有往來的人，賣東西的攤子也都沒有收，可已不似剛才那樣熱鬧了。

很有幾個好事的人都往城裏去走，並呼着別的人，說：「快走！到狀元街去看看吧！郭海鵬是拼命去了，惡蟒苗雄才可不像醉虎徐七那麼欺軟怕硬，崇三爺也向來不吃虧，一定熱鬧，快看去吧！」李如江在此站著，心頭是陣陣地發緊，直着眼不住向北邊那座城門去望，又過了許多時候，站得他兩條腿都發酸了，忽然見那邊有一羣人來，李如江伸直了脖頸去看，只見那邊的人黑壓壓地把路全都塞滿了，可是蠕蠕地齊向這邊來了，來到相離着不遠的地方，李如江在台阶上就看見了，只見那人羣中是有兩個人抬着一扇門板，板上仰臥着一個雄壯的身材，很長的灰白鬚鬚的人，渾身的衣裳都沾着鮮紅的血，後面還有戴着緯帽的官人押送着。李如江沒敢細看，但是心頭更緊了起來，想要趕快進鋪子去稟報師父，可是心說：「不可！」又把自己攔住了。但忽又見自那人羣中跑出來黃老實，驚慌慌，兩腿飛快，就直往鋪子裏來跑，

李如江要攔他沒有攔住，他卻進到鋪子裏就大聲說：「師父啊，可糟，糟囉！我們一到張元街，郭四叔就已經跟人家拚起來了，郭四叔才雙手持着他那些惡蟒長槍，郭四叔手裏的那把小刀兒怎能敵得過？再說崇三少爺站在他的門裏又喝令着十多個家丁亂棍上前。郭四叔完啦！唉！壯子都流出了血，衙門的人都趕來，也沒問誰有理誰沒理，就抓了街上兩個乞丐，找了一塊板子，抬着……」這時門前那些人就吵吵嚷嚷地走過去了，黃老實接着又說：「抬回郭家屯去了，師父你不快去看看嗎？郭四叔這回一定要完了！他一輩子的脾氣就暴，大學士裏家，那怎麼可以惹得呀！」李如江和那三個小徒弟也都進來了，全都對着老師傅站着，默默地不發一語。街上的人這時都追着郭四叔受了重傷的郭海鵬去了，走遠了，也顯着是十分的岑寂。黃老實走開，又拿起鐵錘子來，一邊打鐵，一邊嘴裏叨叨唸唸，說：「都是那個穿紅的小娘們惹出來的，那小娘們，醉虎徐七不至於發瘋，醉虎不發瘋郭四叔也不能打不平，打不平也不能到張元街，惹得……哎！完啦！一輩子的好漢就算完了，連命也沒人給抵。歸根說是那小娘們他不好，娘們全都不好！」三個小徒弟也都不敢開着，可是作着事都不能專心了，都時時偷眼看着他們的師爺爺。

第二章 育老師爐火煉鋼鋒

突然間出了這不幸的事，吳老師傅的兩隻瞎眼睛已經滾滾地流出熱淚來，他趕緊就派李如江到郭海鵬

的家中去看，快去！並囑咐了許多的話，令李如江去轉告郭海鵬，那些話，李如江聽了，就不住的驚訝，然而不敢細問，只得當時遵命離開了鋪子，他的兩腿很快地向郭家走去，心中既疑且忿，就想自己雖然不明白郭海鵬跟狀元街吳家倒底是有什麼冤仇，可是崇家連主帶奴也確實兇暴得很，郭海鵬若是一死，以後他們更要無所畏懼了！他走得直喘氣，來到了郭家屯，只見滿村紅紫粉白的丁香花，遙對着青青的華山，而與天邊的嫋嫋雲霞相映，郭海鵬在此是穴戶，李如江敲了門，被一個愁容滿面的老僕人領到院裏，就聽見了房中的哀哭之聲。李如江被請進屋，屋中郭太太，郭少爺，少奶奶跟小姐的哭聲，才算都暫時止住了，郭海鵬是躺在一張牀上，身上已蓋了一幅青緞的衾被，倒是看不見傷處跟血，臉色蒼白，閉着雙目，如同已經死了一樣。郭太太也快要五十歲了，一聽說李如江是刀剪鋪裏的夥計，她就說：「你們那個瞎師父來一回就勸他一回，勸了這幾年，他倒底也不聽，現在可怎樣辦呀？他要是一死，這些個家務事，我能撐得起來嗎？」說着又哭起來了。旁邊站着郭少爺才十四五歲，可是長得又瘦又老蒼，少奶奶倒有十九歲啦，是天歲娶的。姑娘才將十二歲，倒還聰明俊秀，身軀也高，頗不愧郭海鵬的女兒。李如江先勸郭太太跟女眷們都止住了悲痛，各回自己的屋裏去歇息。這裏只留下少爺跟一個老僕，少爺是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不是流鼻涕，就是流眼淚，倒是那僕人在旁說：「我們的老爺大概還不要緊，剛才抬回來的時候還能够多麼說話呢！」李如江趕緊就問說：「他說出的都是什麼？」僕人說：「一放在牀上，他就

剛我取出個藏在棧子裏多年的刀劍，給他敷在傷處，他又叫我們大老爺趕緊到北京城三里店太保墳，去找那裏看坟的人紀海鵬。」李如江聽了這話可就不大明白了，又問說：「紀海鵬是什麼人呢？」這伙人回答着說：「連我們的太太都說不知道，猜想着必是我們老爺早先的朋友。可是北京城離着這兒幾千里地呢？我們老爺年紀又小，怎麼能說去就去呢？」正自說着，忽見牀上躺着郭海鵬把兩隻眼睛睜開了，看見了李如江，李如江趕忙上前行禮，並說：「郭四叔好好地休養着呵！一定能好，等到痊癒以後再慢慢想法子出今天的這口氣。」

海鵬把嘴撇了一下，表示着：「還能够好嗎？」他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頭也不能够搖一搖，李如江急要說出來剛才師父所囑的話，聽着郭老爺跟老僕人在旁聽見了也無妨，反正連我都不大明白，他們更不能明白，於是便說道：「是我師父叫我來的，他聽說四叔受了傷，他也很難過，所以今天不能夠親自來了。但他老人家吩咐我，叫我來請四叔放心！」說至此處，李如江怕受傷的人正在苦痛之中耳音不大靈，就高聲地說：「我師父叫我來轉四叔，他說：四叔早先求他做過的那件東西，他就要作了。可惜……因為四叔還得靜養，他做得了也不能給四叔使用。但他將來要找着一位能够給四叔出氣給恩人報仇的人，使用……」才說到這裏，郭海鵬就極爲興奮，大聲吼着說：「打好了！不會去送給紀海鵬麼？他也不是不認識海鵬！」使力說出來這幾句話就又觸動了他的傷處，他痛得臉色一陣發白，就閉上了眼睛，呼吸也顯

得急促，郭少爺立時就驚慌着去請他的母親，少時郭太太同着小姐少奶奶又都來了。李如江又覺着不該就把師父唱唱的那些話，告訴這受傷的人，那一定是他們秘密而且傷心的事，所以李如江很是後悔，不得不退出了屋，院中的方磚地面鋪着許多丁香花瓣，烏鴉在老樹上叫。他就在這裏站着，又過了些時間，屋中的人就簌聲哭了起來，少爺跟小姐都哭叫着「爸爸」！李如江的心如刀割，淚如雨下，知道郭海鵬是已死了，她不忍得進屋內再去看，就悽然地，悄悄地，出了郭家，並離開了郭家屯，及至回到南關鋪子裏，天色已黑，瞎老師傅早就回家去了，於是李如江又趕緊點了個紙燈籠打着，去往望蓮村。到了瞎老師傅的門首，無論怎麼叫門撞門，也是不開，裏邊好像是沒人啦，他又急又疑，就先吧燈籠放在牆頭，然後搬來石塊墊着腳，費了半天的事，才由短牆上翻了進去，「撲赤」的一聲，兩隻腳也不知陷在什麼地方啦，是又溼又黏一大堆，趕緊拔出腳來，由牆上取了燈籠照着，低頭一看原來是一大堆黃土泥。心裏就想「今天又沒有砌牆，不蓋房子，可和這許多的稀泥作什麼？這一定是崔快嘴幹的事，真可氣！」李如江將兩腳沾着的泥向着牆塗了幾下，就趕緊往師父的屋中走去，就見那屋中有黯黯的燈光，崔快嘴正走出來，手裏拿着一把鐵欣，疲乏得什麼似的，說：「李爺！你叫了半天門，我早就聽見啦，知道是你，可是我沒有功夫給你來開，老師傅一回來就叫我幹這活兒，一直幹到現在，連晚飯還沒做啦！」說完了，急急忙忙地又走了。

李如江吹滅了燈籠，便進屋去看，更覺着非常的駭疑，因為牆上離着那隻銀櫃不遠，已用黃土泥和

碎磚高高地築起一座打鐵的爐子來了。老師傅渾身跟兩手都是泥，跪在糖那爐口兒。李如江發了會兒怔，才叫道：「師父！」他雖不敢冒然說出郭海鵬的耗，但是他發出來的聲音，就不覺有些悲慘。老師傅忽然把身回過來，張着兩隻滿是黃泥的手發着怔，李如江說：「師父有什麼事情，叫我來做罷！師父不必又自己操勞！」隨着老師傅就說：「這個活兒非我自己來幹不行，只要一個幫手。可是很快嘴他只能夠幫助搬土，抬石灰，細活兒他不但幫不成，反倒能够礙着我的事。你跟我這些年了，我見你還誠實，心還好，從明天起你就不用管櫃上的事了，專一幫助我做出這個活兒來吧！」李如江說：「隨師父的吩咐，叫我怎樣便怎樣，可是師父你老人家也這大年紀了，兩眼又不中用，這樣的累活兒，何必你自己動手？交給我來做，你老人家就坐在旁邊指示，好不好？」老師傅連連搖搖頭說：「不行！不行！你只在旁邊防着我就罷，或是天星子把我殺死，也就行了！其餘別的事你一點也不准插手，因為這不是一件尋常的事。我：咳！眼睛還落淚的時候，我就早已發誓不再幹這個活兒了，老天爺叫我瞎了眼，也是怕我再幹這種奪天地之造化，損害生氣，傷人損己之事，可是如今有什麼法子？誰叫我已經答應了郭海鵬，我爲他做出這件東西！」李如江聽爲驚異，心想：「師父怎麼竟說這話呢？」於是就又問道：「師父！你老人家是想作一件什麼活兒呢？」隨着老師傅擺着手嚴肅地說道：「你少打聽，並且不要向外人露出一個字來！將來若有人問你爲什麼多日不到櫃上去，你就說，因爲我得病了，你得在這裏伺候着我，實老實眼別的人若到這裏來

，也都許進我這間屋，崔快嘴……」說到這裏突然把話停止，側着耳朵聽了一聽，才悄聲地接着又說道：「萬一崔快嘴要是問呢？你就說別處來了客人要訂打幾下把剪子，出高價錢，要頂好的貨，將來是拿到北京城去送給大官，作爲禮物用的。因此咱們爺兒倆才不能够不忙一陣，可也不許他向外人去說！以後還少叫他進這屋來。」李如江一聲一聲地答應着，臉色可滿帶着驚疑，幸虧老師傅的兩眼看不見他。又待了一會兒，那崔快嘴就背來了一筐上好的煤炭，「嘩啦」一聲，都倒在屋角，直起來腰來，嘴裏就仍然叨叨勞勞，說：「這麼一間小屋，搭上了爐灶，又倒上一筐煤，還能有人站着的地方嗎？」老師傅却似乎帶着點笑說：「這兒沒有你的事了，你風做飯去吧，櫃上既是應了一件好買賣，人家要頂上的貨，幾十把剪子雖說是小活兒，我自己若不着着手，能行嗎？開一個買賣不容易，雙魚爲記的招牌也不是一年二年了，我兩隻瞎眼倒不要緊，可是只要我還有這口氣兒，我就不能够叫字號做倒了，不能把送上門來的銀子推出去，叫他去便宜給旁的家兒！」崔快嘴撇了一撇嘴，心說：「這個老貧奴財！」並向李如江看看，也表示出一種對老師傅輕視的樣子。李如江也沒理他。他就說：「老爺！拿上燈咱們到廚房去吧！我告訴你一件事，郭家屯的郭四爺今兒可遭了殃啦！」老師傅却忽然訶斥着說：「不要把燈拿走！如江還得在這兒幫我做活兒呢！我用不着燈，是因爲我是瞎眼，你看看如江他的眼也瞎嗎？你快走！做好了飯若不叫你，也不許你再進這屋來！」崔快嘴向着老師傅敬了個鬼臉兒，他就走了。

這裏李如江腦裏還翻着白書所見的那件慘事，倒又希望老師傳向他詢問郭海鵬身死的情形，他好悲痛地陳說一番，那樣，心裏還許能够舒暢一點。然而老師傳却一點也不向那件事情上去問。只是側耳聽着崔快嘴走出屋去之後，那漸漸微弱的腳步之聲，他就將身子慢慢地挪動，李如江趕緊又去用手攙着，老師傳却伸着兩隻手去摸，摸到了他的膝角，就由膝緣下摸出一個鐵匙來，手上還有不少的黃土泥，他就交給了李如江，吩咐着說：「你這鐵匙去把東邊南角的那間小屋開了，把裏邊存的那份傢伙全都搬來。慢慢地，不必忙，也不要太累着！」李如江又答應着，拿着鐵匙去開那小屋的門。這間小屋可以說自從老師傳雙目失明以後就沒有開過，屋裏存放的東西李如江也都曉得，不過是一份舊時所用的打鐵器具，還有幾根鐵條，早先老師傳就用這些東西做活兒，瞎了眼之後，他命人由餛子裏易換了一份打鐵的新器具，這份就鎖在這裏，不祥，別人若是用了，也得跟他一樣瞎眼。」所以餛子裏易換了一份打鐵的新器具，這份就鎖在這裏，如今鎖頭全都生了鏽，開了半天才把門開開，李如江就進屋把這裏放着的鐵錘，鐵鉗鐵砧，風匣，木盆，砂盤以及幾根鐵條材料，一件一件全都搬到師父的那間屋內，鐵匙又交還給師父。老師傳就命他把風匣安在火爐旁邊，這時崔快嘴就在廚房那邊大聲喊着說：「飯好了！快來吃吧！」老師傳又命李如江快去取來菜飯，李如江取了來，就坐在鐵砧上食用，老師傳把砂盤放在炕上，先用被單擦了擦兩手上的泥，然後就摸着吃，今天他的飯量頓減，粗麵的餛頭只吃了少半個，李如江是又累心裏又煩，也吃不下去。忽然就聽

老師傅問他說：「你郭四叔是什麼時候死的？」李如江停了半晌，就悽然說：「我去了，他還跟我說了兩句說，後來我離開了屋，他就死了！那時候天還沒黑。」於是把今天在郭家所見的詳細情形述說了一遍，並問說：「那紀海鷗又是誰呢？也是師父跟郭四叔當年的好友嗎？」瞎老師傅只微微點了一下頭，燈光照着他的那張臉十分的悽慘而且可怖，真比郭海鷗臨死時的容顏更是難看，但他那兩隻深深的死眼眶裏並未滴出淚水。他歎了口氣說：「紀海鷗是一位能人，可是如今，他還活着不活着？我也不知道。咳！聽天由命，盡我的力量去辦吧！只是……」於是他又囑咐着說：「如江！明早你就再到一趟郭家屯，務必把你郭四叔臨死時脫下來的那件衣裳取了來，我有用處。現在，我的飯也吃完了，你就收拾起來拿走吧，你也該歇一歇去了，有什麼事情明天再辦，只是不要跟崔快嘴多說話，明天見了別人也不可多談，千萬記住！」李如江又答應着，站起來把綑簪全都收在木櫃裏，一手拿起來那盞燈，他就說：「師父！我走啦！你老人家有什麼事就再叫我吧！」老師傅坐在牀頭也沒言語，李如江慢慢走出了屋，只見天黑如墨，銀星萬點，而老師傅的那間屋隨之竟閉緊了雙門，李如江頓住了步，回身去看，那屋裏黑得就像一間洞，但是忽聽得老師傅發出一陣悲嘆之聲，這聲音李如江實在聽過已不上一次了，然而往日全都不明其故，今日却聽得師父是痛哭他的老友，所以引得自己的心中也辛酸。並且目前有兩件最難明的事情，第一還是，過去師父與郭海鷗，紀海鷗，倆人是怎樣的一種交情呢？他們的恩人究竟是誰？而他們為什麼又對着狀元街的崇家同

儘快呢？這件事一時打聽不出來，倒不要緊，只是第二件，李如江雖然沒猜透師父明天是要打造什麼東西，但已料到必是一種兇器，這種器具如果是傷天害理，李如江發誓絕不幫他的師父，且必要勸阻。

不過，李如江想到了師父祕而不傳的那鍊鋼打鐵之術了，這即使他生出來一種貪婪的心，到時候他要注意去看以便偷偷去學。因此李如江又有一些興奮，回到他住的屋裏，就摒去了一切煩思，安心去睡，一夜就恢復了他身體上的疲乏，次晨，往郭家屯取來了郭海鵬的那件臨死時着的衣裳。回來用畢了飯，老師傅就把他喚到了屋內令他幫忙。老師傅昨日爲悲痛老友，至少哭了半夜，所以今天他那兩隻白多黑少的眼珠，都已哭得又紅又紫，兩個眼眶也都腫了，但是精神極爲興奮，手脚也頗爲俐落，脫去了他的短衣，露出來脊樑肋骨，畢竟是老了，所以顯得瘦，然而那青色的帶着縐紋和燙傷痕迹的皮膚，依舊表現出來他是一位老鐵匠，名鐵工。李如江赤着背先拿起鐵錘來，說：「師父！讓我來拾錘子吧，你老人家先燒鐵，到燒紅了的時候我再告訴你。」老師傅即搖首頭說：「那用不着你，你先把爐子升着了吧！」於是李如江趕緊點命向爐中添柴，引火，加煤，然後又拉風匣，立時風匣「呼呼」刮答！刮答！「連聲響了起來，爐中的火焰騰騰而起。老師傅又令李如江取過郭海鵬的那件衣裳，這件衣裳幾乎被毒氣染滿，腐爛處有四五處，可見這少時使郭海鵬受用藥料長指扎破時的痛苦，老師傅面色陰沈，兩眼直視着那爐中的烈焰，說道：「爐和在上！弟子吳泰治現將爲報年太保之恩，郭海鵬之義，以及集家兩位之仇，請爐神見憐保佑！」說

將這件血跡斑斑的衣服就投於爐中立時火燄高騰，濃煙瀰漫，薰得李如江不住的咳嗽。

於是老師傅以光着的胳膊拭拭眼邊的淚和頭上的汗，他就開始打起鐵來了。李如江在旁，一邊聽着師父的吩咐，一邊是詳細地看師父將那鐵，鋼，煅煉，錘擊，水淬等種種的手續；因為老師傅是個瞎子，所以手藝雖然嫺熟，可是動作又不能够不慢，李如江也就得以細細的偷學，一件一件往心裏去死記，他就覺出老師傅現在所用的手術，不但跟教給自己和黃老實的那種尋常的打鐵之法不同，就是早先老師傅還沒瞎的時候，每次親自製刀製剪，也費不了這麼多的事，沒有像如今這樣地專心。現今老師傅真是把一生的精力，全套不差的工夫，都拿出來了，他是先將已成的鐵條又用鉗鉗斷，放在砂盤內，從新煅煉，火條的強弱，時間的短長，老師傅都能够一點不差的查得算得准，知道的確實。他的兩目雖不能見物，但心中彷彿懸有一隻明燈，一切的微細事物他都能够鑒察得分明。第一天工作到深夜，第二天由清早起直作到天黑，這才算把鐵汁煅成了純粹的鋼汁，然後倒在一個模子裏，成了一條三尺多長的純鋼瘦鐵，雖然還不像是個什麼東西，可是李如江已經看出來了，瞎老師傅現在所要鑄造的原來是一口「雙鋒寶劍」李如江不禁更是驚訝，且有一些心喜，因想寶劍到處可以買到，師父何必這樣精心自鑄？不用說了，這口寶劍若是鑄就，必與尋常的劍不同，必定是一口比尋常「千將莫邪」的真正的寶劍，於是李如江益是留心要學到老師傅的這項鑄劍的絕技。然而老師傅處處又防備着，只叫他拉風匣，至於鑄鐵之術之事却不叫他動手，分明

也是怕他看破，學會了。第三天跟第四天，師徒的工作更忙了，因為那條瘦鐵已捶得漸漸成了鑄形，李如江把心用得極專，他師父掄起鐵捶向那條燒紅了的鋼條上，一共敲打多少下，他都一下一下的數着，死死地記在心裏。老師傅有時向爐中洒上幾點水，爲是使火燄更猛熱度更高，李如江也仔細估計那洒上的水約有多少。師父由爐中抽出來那條燒得通紅的鋼，向着那滿裝着冷水的水盆中去淬，然後又急取出來，放在鐵砧上，就掄起鐵捶來，「叮鑼叮鑼」一下連一下的去碰，而此時李如江早已將手探在那盆水中試驗水的溫度，而揣摸當老師傅以劍淬水時那一刹那，究竟有多麼急速，究竟熱力有多麼大，而將一盆冷水變成了多麼溫熱的水，這是鑄劍時最重要的一個階段，即是所謂的「淬工」，名家與俗手之不同亦即由此而分，因為鋼鐵雖經爐火燃燒，但只能燒到通紅的程度，不經水淬却不能達到白熱的程度，白熱即是極度的熱，在此時鋼鐵已軟柔得跟麵條差不多了，打煉便極爲容易了，所以李如江在此時簡直注意得連性命都忘了，很燙的鐵屑鋼渣飛在他的赤背上，他都不覺着疼了，盆中的水經過了幾次浸淬，已經變成了滾水了，但李如江仍然不顧疼痛地用手去試，燙得他直皺眉裂嘴，可是不敢出聲。

第三章 窺絕藝細聆恩仇

老師傅忽然臉上現出些懷疑的神色，好像已查出李如江一半是幫着做活，一半却欺他兩眼看不見，而

正在做著別的事。但是活兒正在做得緊急，他也無暇防備，李如江更是忘了形，忘了自己的一切，他覺出來老師傅的燒、淬、捶，都有一定，每次跟每次，一回連着一回，實在是絲毫都不錯，就跟彈琴似的，來回彈這一個譜子，無論彈多少次，都是一樣。燒時由火熱的高低，時候的長久可以看出；淬時由水的溫度也應該察明；捶時譬如這次捶了十七下，下次一定還是十七下，絕不會多捶一下或是少捶一下，然而老師傅所用力氣的大小可就難以測知了，李如江百思無計，到最後，當老師傅雙手高舉起鐵捶正要往鋼條上去碰之時，他就忽然用左臂去迎，一捶正碰在他的左腕上，他忍住了一陣澈心透骨的疼痛，雖因下面沒有鐵砧墊着，未至將腕碰斷，然而他的胳膊可抬不起來了，急忙向後一退，老師傅覺着捶子沒碰在鐵上，却碰在肉上了，也忽然停住了動作，神色更變了，不問什麼「碰得重不重呀？誰叫你自己不小心呀？」這等安慰的話或責備的話，却生了氣把鐵捶「冬」的一聲碰下，「哈哈哈哈哈」連聲地一陣怪笑，李如江忍着痛竊問說：「師父！你老人家是怎麼啦？」老師傅稍微把那兩隻瞎眼珠兒一翻，慢說道：「不怎麼，好徒弟！拾起捶子來再給我，咱們再接着打吧！」於是李如江就如同成了殘廢，只能用一隻臂一隻手幫助做活，可是他處處更加以留心，老師傅也不再防範着他啦。

當日打完了，天已子時深寒，老師傅放下了鐵捶子，倒空爐上就睡去了，李如江等好幾位又過了之後，他又偷偷地量了量那爐身有多麼高，粗，和爐口有多麼大，都記在心上，如同要記在紙上，禮文刻在石

上一般。回自己的屋中就寢之前，平臥一地，留了很多遍，也不知腰傷的疼痛，次日，幫助師父打製那口劍。原來老師傅早就預備好鐵劍，所以一開工，便已磨好。從裏邊出一個魚腹，打圓磨好，磨出劍身，磨製的護手，以及木製的劍柄，和柄上纏用的絲繩，全都現成。當日工作直到四鼓，劍身上的「血槽」已經打好，又經過了幾日磨淬，此時的劍身已發出了白光，可以說是完全磨好了。老師傅便握劍而笑，呼一聲：「如江！你舉起來鐵捶，對我這劍鋒上來碰。」李如江說：「師父！這可碰不得，一碰這口費了多少日子，才磨成的劍可就鈍了！」老師傅要緊一般地大聲說：「不怕！你自拿來碰吧！」李如江也想試驗一次，於是連那舊時時在疼的左臂也抬起來了，雙手舉起來那鐵捶，鐵捶至一處，當瓜那麼大，相當的沉重，他把錘子碰在劍鋒上，同時老師傅把擊劍的手腕也用力向上一迎，只聽「吧答」一聲，把鐵捶一削去一半，正如同是金刀割玉瓜。李如江驚訝的變了色，老師傅又命他取來了幾根鐵條，再用劍去斫，全都如切豆腐，如挑蛛絲，半分力氣也不費。老師傅感覺得了功，兩隻瞎眼之中萌出來有過的喜色，可是一頃刻之間，忽又變爲怒容，叫了聲：「如江！」李如江趕緊回答了一聲：「是！師父還有什麼吩咐？」老師傅就說，「天色也不早啦！你也太辛苦啦！這些東西等到明天再收拾吧，你就睡覺去吧，你還是住在廚房旁邊的那間屋裏嗎？」李如江就又答應了聲：「是！」可是心中覺得納悶，暗道：「師父忽然間又問我這句話，是幹什麼呀？」於是他注意去觀察師父的神色，只見師父面上又呈出哀淒之容，又問道：「你看郭海鵬的那

個兒子能够繼續他的父業嗎？他家裏有謹慎的僕人能够走一趟北京嗎？」李如江便答道：「郭少爺年紀雖小，身體雖弱，可是爲人倒還老成，我想一定能够守住了父業。至於派人赴北京，我想他們家裏也許能找得出一個謹慎誠實的，會辦事能走遠路的人。」老三傳忽又哈哈一笑，「這可好極了！你快去歇息吧！有什麼事等到明天，咱們弟兄兩再說吧！」李如江又說聲：「是！」老師傅忽然長歎一聲，這聲歎是更爲奇怪了，李如江不禁一回頭，只見師父手中又摸着那口寶劍，雖然眼睛看不見，他却把玩着愛得不忍釋手。李如江回到自己的屋內，他那裏睡得着？既驚呀那口寶劍，愛那口寶劍，却又自覺得技已學成，等得過兩天之後，自己也得設法子找一個祕密的地方，安上一隻打鐵的爐子，照着法子也鑄一口劍，看看到底能否與師父所鑄的那口一般鋒利？那要以後自己也就成了鑄劍的名師了，想鑄多少口就鑄多少口，豈不是好？他想了一會，天色就亮了，這才睡熟了覺。一睡就直睡到午後，起來却聽見廚房裏刀杓亂響，他跑去一看，就見崔快嘴今天真作起「大司粉」來了，原來是瞎老師傅早已起來，命崔快嘴買來了肉、菜，殺了兩隻雞，還預備下了許多的老酒。說是今天要犒賞犒賞他們。所以崔快嘴是又高興，又泛饒，只預備做好了，好大嚼大吃。李如江到師父的屋裏去收拾那些打鐵的用具，却沒再看見寶劍，不知師父給收藏在什麼地方了。

瞎老師傅今天對待李如江也非常的和氣、特別的親近，並說：「可惜你沒有家也沒有個親人，不然我

拿出些銀子就叫你給他們送去啦！」李如江心裏就想：「這幾句話雖是表示好意，可是從何而說起呢？我跟他多少年，難道他不知我只是孤身一人，無親無故嗎？」老師傅又囑咐李如江說：「天色大概又不早啦，就等着吃飯吧！你跟我受了這幾天的累，我真得請你喝幾盞酒啦。」然而他却叫崔快嘴把茶飯做好了就先自己去吃，他吃飽了，老師傅又給了他幾串錢，教他隨便到哪兒去賭錢，並說：「今天晚上你不用回來了，我放你一天的工，明天你過了晌午再回來也不爲遲。」崔快嘴跟着這位刻薄的瞎老師傅也有好幾年啦，那見過老師傅像今天這樣的大方呀？大方得簡直又有點離奇了。可是酒足肉飽，又得了錢，爲什麼不出去樂一宵呢？他臨走時樂得都閉不上嘴，叫李如江隨他去關門，李如江站立在門前，却不住呆呆地發怔，只見紅霞已落，暮色漸深，樹上的鴉鵲都已睡眠，空中的炊烟，也盡銷散，村中家家戶戶全已掩緊了門，看不見一個人，也沒有一點燈火，更無一聲犬吠。李如江將門閉上，回來就在老師傅的屋裏，師徒二人對面飲酒用茶，老師傅真是變了脾氣，今天又是豪爽，又酒脫，一盃復一盃地叫李如江飲，先前還是笑着勸，後來簡直是瞪着兩隻瞎眼睛硬逼，說：「酒都是爲你才預備的！你若不喝，就不行！」李如江不敢違背師父的意思，他只好忍着喉嚨痛，就一盃一盃同下去飲。老師傅忽然歎了口氣又說了：「一個人有了特別的本事，就超越了天地造化之功，鬼神對他也得嫉恨，我瞎了兩眼，也就是爲這原因。還有人遭受橫禍而死，說起來總是不冤屈！」李如江已經半醉了，點了點頭，也沒說什麼。老師傅又叫他飲了一大盃酒，

親手給他斟的，怕他不喝，還摸了摸盃底，最後又把酒盃幌搖了幾下，覺得真是快喝完了，他雖看不見李如江的臉紅，可是已聞見李如江的呼吸之中都帶着濃烈的酒味，他這才說：「你吃飽了沒有？吃飽了就快睡覺去罷！今晚把瞿快嘴那可厭的人打發走了，你我都可以安歇一宿了！」李如江站立了起來，更覺着頭部發暈，說聲：「師父也歇府吧！」說出這句話，同時酒也親自喉中往外，溢，勉強又嚥下去，胃部却更覺着難受。出了屋，幌幌搖搖地簡直不知該向哪邊去走了，更不知道走了多少步，就覺着胃向上頂，忍不住連嘔吐了幾口，覺着鼻子裏都又酸又辣，可是胸間倒舒服了，頭也擲着輕，腦筋也明白了。天色不知已到了什麼時候，四面去看，就見烏雲飄浮，連一顆星光也沒有，好像就要下雨的樣子，並且風自由嶺那邊吹來，很是寒冷，搖得樹木都顛簸直響，不像是四月初夏的天氣，李如江忽然想起來瞿快嘴沒在這裏，就想：「今天師父為什麼要把瞿快嘴支走呢？」更想：「師父知道我是回來不會飲酒的，他從來也是不喝，為什麼特別預備下了那些酒，向着我直灌？即使是因為劍已製成，他太歡喜，因我幫助了些日子也太辛勞，才置酒慶賀他而慰勞我。可是細想起來，劍是爲郭海鵬之死才鑄的，也不是個什麼喜事呀！他不得這樣地狂歡呀？師父的脾氣可真是改變了！」一邊想一邊在院中慢慢地徘徊，醉意已盡消失，精神反倒增長，回到了自己的屋裏，躺在炕上翻來覆去也是睡不着，自知是因為睡了一天的覺，又沒有做活，這時身體當然不能疲倦，又想起來點上燈幹一些別的事，可是又怕以後這樣書眠夜起多了，那可就不好了。明天大概

就得回到刀剪舖裏去做活了，並且還得要私下試自己偷學來的那番技藝。腦中越是如此翻來覆去地想，就越是不着覺。在此時就彷彿聽見院中有了腳步聲，可是起初他還覺着那風吹樹響，未加以十分的注意，不料漸漸地這腳步聲越來越清楚，也越來越離着這間屋近，他倒笑了，心說：「崔快嘴不定把師父給的那麼串錢扔在那裏了，也許花在土媽家，也許偷在賭窟裏，現在他錢既光了，肚子又餓了，他才偷偷地扒着牆又回來了。」剛要問問聲：「是快嘴回來了嗎？」忽然聽得「噹」的一聲響，彷彿是有什麼銅鐵之器觸在牆上了，李如江吃了一驚，趕緊坐起身來，就聽外面的腳步忽然重了兩下，並且已來至了屋門首，屋門本來沒有插好，一推就可以推開，可是外邊來的這個人就好像是找不着屋門。

李如江此刻神情緊張，已下了炕，雖然並沒碰響出來，但已高高舉起來一條榆木的大板凳，心中恨恨地說：「這一定是賊，只要你敢進屋來偷東西，我就一下子碰破了你的頭！」可是半天之後，門外的人沒進來，可也沒有走開，他就有些驚疑了。剛要由窗紙的破處向外去看，忽然聽得「咕冬」的一聲，外面的人果然就進了屋，不是闖進來的，卻可以說是跌了進來的，一進來就一腿跪倒了，李如江驚問道：「你是誰？」同時「克」的一聲將板凳碰了下去，他的手也不准，沒碰着這個人，這個人忽然撲騰立起，他的手中原來拿着家伙了，雙手舉起同下就砍，說：「如江！我可不能够可憐你啦！」狠狠地一劍砍下來，「嘎」的一聲，却把一條榆木大板凳砍折了，李如江才知道這是他那瞎老師。舊身上前抱住了師父的胳膊就奪

寶劍，老師傅還緊緊不放手，還死力地掙扎，並要用牙去咬，李如江的左腕雖使不上力，可是又氣又急，結果寶劍是奪到了他的手中，瞎老師傅又驚地向着他來擡頭，不想又撞空了，正撞在炕沿上，他就連身子都已跌倒，痛得他說：「哎呀！哎呀！」李如江先由窗戶把寶劍「噹」一聲投向院中，他就翻身跳起來了老師傅，叫着說：「師父！師父！因為什麼事我得罪了你老人家？你就想把我害死？」瞎老師傅急急地喘息，說：「因為你把我的工夫全都偷學去了！」李如江說：「不錯！在師父你做那口劍的時候，我是偷學了一點，可還沒有試過究竟成不成，我想我既是你的徒弟，又經管着你的買賣，我學了好手藝，不是也於你有益嗎？」瞎老師傅愈是發起怒來，將頭又要向他去撞，並狠狼地說：「什麼有益吧？你知道我多年來只賣刀劍不鑄寶劍，就是怕有人將來要用我所鑄的劍去做惡事。你給偷學去了還行？」李如江說：「師父！你要是不鑄這口劍，我也無法在旁偷學。你鑄劍也是叫人拿去殺人，還能够算是好事嗎？」瞎老師傅忽然大吼起來說：「我鑄劍是為殺我的冤家呀！我鑄劍的這口白光劍，要叫它天下無敵，將來殺死了狀元街崇家那一老一少！不想，你在旁偷偷地學成，將來你這鑄上十口八口的寶劍，賣給那崇家，那時我的這口白光劍還有什麼用處呀？年太保和郭海鵬的冤仇幾時才能够報呢？李如江又聽師父的口申提到了年太保，他不由得更是驚疑。他還未發話去問，老師傅却氣順着腳痛哭了，起來，說：「李如江！你原是我的好徒弟，我不該恨你，可是爲了我給年太保報郭海鵬報仇，我真不能不先叫你死呀！」李如江歎息一

聲，就慨然的說：「師父！你老人家先用着急了！我是孤身一人，死就死，也沒有什麼掛念的。只是師父你得把事情全說明白了啊？年太保郭海鵬倒底的從什麼時候就跟崇家有仇恨？這事與你老人家又有什麼相干？我也完了，吾覺得師父吩咐對，我非死不可，那我就把寶劍交給師父，請殺我，我是絕不躲避！」他把師父推到炕頭坐着休息，他去擦着了蠟台，取火點上，藉着搖搖的慘黯的燭光，他就見瞎老師傅頭上結的已流出了血，而滿面都是淚水，吁吁地不住喘氣。窗外郵笈已簌簌落下雨來，雨絲隨着風都濺到屋裏，李如江趕緊去掩閉屋門，却見天空上忽地一道銀蛇似的電光，接着是雷雷墮下，大雨滂沱。老師傅的兩隻瞎眼也大如雨似的落着血淚，聲音悽痛斷續地在雷聲之下發出；李如江的心神緊張，湊近了炕，低着頭側着耳去聽。聽他的師父說出來一件悲壯激昂的驚人故事，就是「在三十多年之前，雍正年間，青海地方有一個部落的首領，名叫羅卜藏丹津，他率衆造反攻打臬夏城。那時候雍正帝特命了一位大將軍名喚年羹堯，率師討伐。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的人，別號雙峰，是康熙年間的進士，本來就討平過西藏，官振川陝總督。不但是一位能臣，而且爲人任俠好義，生平最喜與慷慨悲歡之士，及身懷絕技之人交遊。那時在他的門下，最受知遇的有三個人：第一是善作詩文，且工鑲劍，又熟悉兵法的秀才紀海鵬；第二是劍門山的大俠金翅大鵬沈九！這人武藝超羣，生性凶暴，作爲年公部下勇士，給他起了個名字叫作「海鵬」，第三個人就是江西臨川人，世傳的鑲劍名師吳海蛟。年羹堯討平了青海，位封公爵，恩錫太保，擢赫無

比。然而年太保之建功也多虧這三人之力。紀海鵬是用兵如神，沈九是永遠護衛，吳劍師是爲年太保鑄過一口斬鋼斷鐵，削金剖玉的寶劍。年太保治軍最嚴，但對這三個人却深加寵遇，私下裏簡直是吃喝不分，如同父子一樣。勝過了孟嘗君之對馮驩，魏無忌之待侯嬴，又不亞於燕昭王的黃金台延聘樂毅。昭云「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

所以這三位奇士都樂意爲年太保效死。後來年太保功高蓋忌，並得罪了幾個朝臣，最與他爲敵的就是——一位內閣大學士姓崇，華陰縣人。這個人結連了內外要臣查出點年太保的劣跡，就加以誣陷之詞，交章彈劾，例出僭越謀叛等大罪九十二款，朝廷遂將年太保下獄，旋貶爲杭州守門吏，不料崇大學士又奏了一本，於是年太保就被罪而賜死！在獄中以一條白練，斷送了性命，家產且被查封，門客多數逃亡，這是雍正三年之事，那紀、沈、吳三人，齊感念年太保生前知遇之恩，願捨身爲恩公報仇，便一同立誓，紀海鵬因家中尚存老父，須待父親沒後，他才能捨身，所以暫且他只能夠給年太保看墳，住在京城附近。吳劍師却到了華陰縣，改名爲「吳桑冶」，開了一家刀剪鋪子，也是暫且隱身。那時那個崇大學士，也辭官返里了，住在華陰城裏的狀元街，沈九也趕到，在吳家的刀剪鋪裏住了半年，時時想要殺害那位入崇大學士。可是崇府上的門禁森嚴，院落又極深。沈九雖出身於江湖遊俠，却不曾半夜裏去竄房越脊，所以他總是無法下手以如願。他們三個人追隨年太保多年，只紀海鵬有妻有子又有錢，沈九跟吳師傅半輩子都是光身漢。

。沈九所揮的錢都隨手揮盡了，吳師傅不過是個手藝人，揮的錢原來比他祇少，又有個好賭的毛病兒，所以手中也沒有多大的積蓄。然而，如今太保一經去世，除了紀海鵬之外，還就得數吳老師傅了，雙思爲記的買賣既發達，獲利也頗厚，同時他又戒了賭，所以直往銀櫃裏積蓄錢。沈九在這裏豈不能夠報仇，吃着喝着老朋友，心裏也很是不安，所以他就走了。到了趟北京郊外的二里店，見了紀海鵬，只見他雖面目給太保看墳，其實在墳的附近已置了幾頃田地，蓋起來了莊園，他的父親依然健在，他說是：「雖然終日痛心疾首，思爲太保復仇，但因盡孝之故，暫時還是不能夠盡義。」沈九就說：「我自己要延請江湖朋友爲助，再往華陰縣前去復仇，可惜沒有銀錢，沒法子在江湖上結交。」紀海鵬留沈九在他家中住了七八天，才給他湊足了一百兩銀子，沈九沒有嫌少就走了。但他用六十兩銀子買了一匹馬，十兩銀子又打了一口刀，他就去邀遊各地。走在山西地面，銀錢就花用盡了。同時在旅途中結交了玉昆韓飛，黑雲錫起，這兩個都是「綠林好漢」。

因此金翅大鵬沈九就又游歷江湖，不過這時的他却第一是俚食官，第二是城老弱，第三是得了銀錢絕不浪費，第四是留步導訪江湖豪士，尤其那擅長躍房越脊，有特別的夜行工夫的人。約有一年多，他結交了一位好友，乃是河津縣仕的主公弼，外號叫「雲中俠」，這人拳腳精通，劍術高妙，夜行之術更是超絕，沈九把自己欲爲年大保復仇之事，曾向他說了，他平素也最爲尊敬年太保，忿恨那奸惡的崇大學士，他

當時就答應了，可惜他的太太已身懷有孕，他非得等着太太分娩之後，看看生的是男是女，然後才能够去定，幫助人去復仇。沈九與他約定半載之後在華陰見面，他也滿口答應了。於是沈九先與王鳳韓飛，黑龍驛起二人拆了夥，他帶了一些私錢，就回到了華陰，買了幾畝地，蓋了幾間房，並且因為房地都在郭家屯，他便也改姓爲郭，名字仍用「海鵬」二字，又娶了妻，居然有人稱呼他爲「郭爺」了，他又自稱本來行四，於是又都呼他爲「郭四爺」，他仗義疏財，頗爲人所景仰，但他是時時不忘給恩人郭太保復仇，他所以自稱行四之故，乃是因爲現在暗中思爲年太保復仇者共有四人：一是紀海鵬，二是吳師傅，三是雲中俠公弼，四即是他。可是事與願違，紀海鵬是永遠在北京不挪腳步。吳師傅的兩隻眼睛忽然又瞎了，一成了殘廢，人就變得更爲謹慎，反時時勸阻郭海鵬，叫他要忍耐，不可冒然就去同崇家惹事。那雲中俠王公弼是忘了他的諾言，一年兩年，兩年三年，不但不到華陰縣來，也打聽不着他的行蹤。至於那位在城裏狀元街住着的作過大學士的崇老員外，也料到他自已與年羹堯的家人結仇太深，年公的故舊之中頗有不少奇特之士，難免前來尋仇，所以是絕不出門，只在深宅裏觀魚，賞花，養生，樂道，宅中的男僕都難入內宅，不能與他見面。他的長子，次子，都已作了高官，三兒子不願仕進，在家裏是終日使拳弄棒，善奏歌技，縱容小廝。在城裏是欺人藏色，無所不爲。並雇有幾個護院的人，其中以惡聲雷雄才的武藝最高無人敢惹。歲月如流，崇家老去，使得老員外的雄心銷磨，使得名劍師吳海蛟成了個循規守矩的瞎老頭子，使得郭

海鵬的田莊日廣，家口益多，鬚髮蒼白，身體多病。使得紀海鵬與雲中俠被人遺忘了。

郭海鵬在華陰縣住了這些年，除了瞎老師傅知道他的來歷，就是狀元街崇家，後來又雇了一個護院的，名叫醉虎徐七，這小子對着崇家少作了無數的惡事，可也被郭海鵬深深地教訓過了幾回，他對於郭海鵬是敬而且畏，一點也不敢惹，並暗中告訴過崇家的人說：「千萬莫跟這一箇鬥子煞氣的老傢伙鬥氣啊！」原來他就是由西綠林英雄玉鼠韓飛，黑熊楊起手下的，那兩個人後來都被捷正法去了，他就躲到這裏來當家奴，他知道點郭海鵬的來歷，可是因為他自己的坐落就不正，所以他也不敢向人明說。終於因為他調戲了那個小媳婦，而惹起了大事。郭海鵬拿了他的刀，帶身往狀元街尋歡復仇，以至被惡蟒苗雄才用槍扎死。瞎老師傅吳海蛟（慕治），經此刺戟，把他心中壓制了三十多年的復仇意念又重新激起，他這才鑄就了那口「白光劍」，然而，查覺了鑄劍的絕術又被弟子李如江所偷學，他為嫉妬之心所使，為不容人間再有第二口寶劍，以弟為崇家或幫助崇家的人所得之故，所以他必須要殺死他，本來最愛惜的高徒李如江，在今夜這風粗雨暴之時，他持着劍，瞎摸著，往李如江的屋內去下手，可是他失敗了，他痛哭著把這一段沉痛的往事全同着李如江陳說完畢，然後他就說：「如江！好徒弟啊！你到現在都明白了吧？可是我也不忍得再下手殺你了，你也不可以自己去尋短見。我知道你是個心地忠厚，誠實可靠的人，你又還年紀輕，不像我似的瞎了兩隻眼，現在你應當聽我之托去替我辦這件事吧！」李如江也落着淚說：「雖然我明白了

師父的鑄劍之法，可是我發誓一生絕不鑄一口劍，一把刀，或一件能够害人的東西，如果作了，就叫鬼神來拷我的命，使我碎屍萬段，不得善終！」瞎老師傅擺了擺手說：「你也不要再說了！」又歎了口氣道：「我屋中的那隻銀櫃，存着二千五百七十多兩紋銀，在去年我就托郭海鵬給我換成的多半是永泰發錢莊的匯票，爲是攜帶便利，到平陽府，太原府保定府，以及北京各地，只要是有永泰發錢莊的地方就都能够兌取現銀，剛才我都已預備好了，收在一隻小木匣裏，我原想是請你害死之後，我就拿着我的竹竿和寶劍本匣前往郭家屯，去見海鵬的兒子，叫他或遣一可靠的人到北京城東三里店，將劍和銀兩全交給那紀海鵬，再叫他用銀兩結交天下豪士，將寶劍交付與豪士之中英雄，令他來殺死崇天學士與崇一少並那惡蜂苗賊，以報年太保之仇，也兼報郭海鵬之仇。你再發下個書吧應得准去替我辦，一定千妥萬安地替我三辦，發誓！快說吧！」李如江垂淚慨然說道：「我看不替師父盡心去辦，也叫我碎屍萬段，不得善終，死後托生爲牛爲馬。」瞎老師傅說：「好！你將白虎劍好好收藏起來吧！現在風雨太大，又在深夜，你也不必立刻就往郭家去了，明天再去也不爲遲。如今我把所有的事都交付於你，倒不必太忙了，一年二年再將事辦完，也不算得遲緩。」李如江拭了拭淚，又答應着。老師傅就要叫他繞着回屋去，說是：「我把那裝銀子的匣子交給了你，以後就算全都是你的事了，我什么都不管了，也就放了心啦！」於是李如江到廚房去取了雨傘，就又回屋裏來，攙扶着他的師父去走。戶外的雨仍大，電光更亮，雷聲也更是震人。半天，李如江才將

師父送回屋內，老師傅把隻一沉重的木匣交給他，就脫了鞋褲在牀上睡去了。

李如江抱着木匣，出屋帶好了門，在院中尋找着那口浸在雨中的「白光寶劍」，又回到自己的屋內，將門關閉，就用那被砍斷了六長板凳，頂上了門，他剪了剪燭心，詳細看這口「白光寶劍」，真也愛得不忍釋手，又打開木匣，見裏面除了三封白銀之外，就都是北方最大的錢莊永泰發所開的到處可取的匯票，可見老師傅善心已久，他真是一位可欽佩的義人啊！李如江歛了口氣，覺得自己師使不爲妄了謬，也應當去辦這件事，肝腦塗地也不所辭。少時他熄燈就寢，次日起來，風雨已停，但老師傅還沒有起來，他拿着一柄鐵斧，剗出積存的雨水，收拾乾淨了院子。就聽見有人叫門，他去開了一看，原是崔快嘴才回來，身背着三四串制錢，喜容滿面地說：「你看！這都是一夜之間我贏來的，今兒我還得請客呢，你可先不要到櫃上去，待一會我就去割肉。」李如江却真想在此吃完了早飯，就得走，不是回櫃，却是得持劍攜匣去往郭家屯。看郭少爺那樣年輕，那樣文弱，大概不能去辦這件事，若是他家中再找不出一個可靠的人，那就這劍不能輕易交人，事情也不可濫托，義不容辭，只有我自己走一趟北京了。於是他就叫崔快嘴快些給做飯。

他又去看師父已經醒來了沒有，問問是不是還給郭家帶去些什麼寶儀，但他走到了老師傅的門前用手推了推，並沒有推開，便回裏輕輕問說：「師父！醒了沒有？」連問兩聲，屋裏未見答話，他又大聲些問

說：「師父！你老人家醒了嗎？」可是還不聞應聲，他就疑心起來，扒着門縫向裏一看，他不由說「啊呀」了一聲，急用腳將屋門端開，搶進去解救，但是瞎老師傅在牆上的高處釘了個很大的鐵釘，繫的是很粗的麻繩，他的頭頂套在裏面，腳下有一隻踢翻了的凳子，他伸出了長舌，流出了喉血，身體早已冰涼而僵硬，縊死已經很久了。李如江當時就放聲大哭，哭得幾至氣絕，崔快嘴聞聲趕了來，一看，就嚇得道：「啊呀！……」也回身就跑，跑到門外就大聲呼叫，叫來了街坊鄰舍，男男女女許多的人都跑進來看。崔快嘴連跑腳連連地說：「這不是怪事嗎？好好地瞎老師傅怎麼上了吊啦！」來看的人，有的人只是驚訝着老師傅瞎着兩眼在牆上釘那隻長釘，那條麻繩，真不容易，真算有本事。有的是很注意那隻繩樑，而驚訝屋內設着的這隻打鐵的爐子。還有的勸李如江不要再哭了，心裏却說：「瞎老師傅生前對你可有什麼好處呢？他那樣的人早就該死！」有的却知道他的上品是與郭海蛟的受傷慘死之事有關，眼睜睜了狀元何崇家的事也有迴響，就連多一句話也不敢說了。

李如江却喘過來了氣，拭盡了淚，仍然悲痛地說：「我的師父，他老人家真是一位義人啊！」痛苦咬着他的心，但他也知道哭泣是無用，就從南關找來了黃老實，同爲瞎老師傅治辦喪事。辦得也十分草率，買了口棺材，盛殮了屍身，請來僧人超度一番，就埋在老師傅生前「心」地之中，而與他那個老婆兒併了冢，疊起來一座新墳，李如江雇人刻了一座碑，上寫：「臨川吳師爺海蛟之墓。」豎在墳前。那縊死過人的

房屋沒人敢住，就將屋子鎖上了，幾十畝田地回來就是租給別人耕種，如今當然算是變賣爲己的房事鋪的產業了，也無問題。翌晨晴是另去找事兒，李如江搬回鋪子裏去住，但他不再打鐵了，連櫃上的一切的事務也都交付了黃老實，他將那口「白光寶劍」祕密配上了鐵鞘，將那隻銀盒也堅固地鎖起，他就前往郭家屯。郭海鴻也早就埋起來了，郭家的人仍都身着重孝。他見了郭少爺。

第四章 中途結伴時刻驚心

這位郭少爺的名字叫作「繼高」，本來就體瘦，就有病，如今經過了父喪的哀毀，更不成樣子了。李如江又一地去尋看，郭家所用的男僕，見面時假作是閒談，實則他是想看看那個「清明會」辦事，誠實而可靠。但郭家所用的男僕不過三人：一個是老僕，六十多歲了。另一個是個孩子，還有點疑。又一個才十五歲，是連杆子都不當出的小孩。這幾個人那能够去辦那樣艱鉅之事？帶着那麼重要的銀盒跟寶劍，去走那樣的長途呢？所以李如江把他叫來意是一句話也未說出，只見了郭太太，說：「我是來辭行，因爲我師父已死了，我就不再過兒再作買賣了。」郭太太說：「唉！你想到外省去發財也好！可是你想到那一省去呢？盤纏够用嗎？」李如江遲疑了一下才說：「我大概是要往北京去一趟。盤纏！因爲我師父留下來的這點錢，也還够用，足足够用！」他的心酸得，眼淚都幾乎落下。這時在郭太太身旁站着那位年齡很小的郭小姐，不住用兩隻極其秀麗發着光的小眼向着他來看。李如江已經沒有什麼話能够再說了，便起身打躬告

辭。

他出了屋，慢慢走到了外院，還未走出大門，忽見那位郭小姐從裏邊追出來向他叫着：「姓李的！姓李的！」李如江轉身勉強笑着問道：「小姐叫我有什么事呀？」這位小小小姐却說：「你既是上北京去，我就得叫你辦一件事，你到那裏的三里店去找海鷗，叫他快來給年太保，給我的爸爸都報仇吧！」李如江嚇得臉色頗然白了，擺着手說：「哎呀小姐！快不要說了！這是那兒來的事呢？不過……」郭小姐却沉着小臉兒說：「別人全不知道，我可都知道。瞎老師找我爸爺換骨牌玩的時候，他的每次都是悄悄說，不避我。他們都要殺崇家的那個老頭子給年太保報仇，可恨是那紀海鷗跟那雲中俠老不來，仇也沒報成，倒叫我爸爸跟瞎伯伯都白白地死了！……」姑娘有心眼兒而更有神的小眼睛垂下來眼淚，頗着腳又說：「你得給我去找紀海鷗才行！」李如江嚇得哆嗦了，趕緊又擺着手悄聲說：「小姐不要着急！我，我就是……這次往北京我就是……」他本想請郭小姐隨他到外去再談，可是知道門外樹底下有不少的人。這種兩旁倒還沒有入聽見，於是他就簡捷地說：「我實同郭小姐來說！我在北京去，正是尋我師父的遺骨，去請紀海鷗，郭小姐這才點了點頭，又說：「只請紀海鷗也是不成，你還得到河津縣去打聽打聽雲中俠，那個人會藏身越存，武功比誰都高！」李如江連連點頭說：「好好！我一定都去找，全去，快着快回來，大約至遲到了八月節。他們必定全都來到。可是小姐啊！這件事若被崇家那邊的人知道，那就了不得！」

！」郭小姐拿小手擦着眼淚搖頭，很堅決地說：「對我媽媽我哥哥，我都不認！」李如江望着這位小姐，只見她穿着一身重孝，烏黑的小辮紮着白頭繩，說話有條有理，神態是既大方而且精明，簡直不像個年僅十一二的女孩兒，李如江對之十分喜愛，原想說：你跟我一同往北京尋你那紀伯父，或者是紀叔父吧？但又想：「她若是個男孩子還許能够幫助我做點事。一個小姑娘，她的母親也不能够就把她撒手呀？」遂就又勉強地笑着說：「小姐！你既在家等着我把他們都找了來好了！只是你的哥哥名叫繼高，我已經知道了；小姐！你叫什麼名字呢？因為我見了紀海鷗的時候，他苦問我，我好向他去說。」小姐卻說：「我的乳名兒叫小芬，爸爸還沒給我起過正名字。」李如江點頭說：「這就是了，那麼我走了！」他拱了拱手，轉身就走出大門，心中充滿着無限的悲哀慷慨之情，此時滿杆的丁香花均已謝落，天氣悶熱，空中凝滯着不散的愁雲，走回到了南關，因為華山上的香會早已開過，現在的街上一點也沒有熱鬧的景象了，他尚未走到鋪子的門首，忽然聽見身後發出了一陣急速的馬蹄之聲，幸是他回身邊躲得快，不然就把他撞倒了，他扭頭去看，只見來了六七匹馬，簡直就像兇猛得都跟老虎一樣，馬都備着全份的新鞍，鞍上的人都是錦衣執鞭，個個都驕傲非凡，就像撞死大白撞，打死人也白打的样子，其中一位戴着緞頭帶着精緻已極的大草帽穿的特別闊的人，就是郭崇三老爺，也就是大家怕他，稱他爲「三太爺」的那個崇太學士的小兒子。另外還有他的內弟竇文慶，帶着幾個小廝。最後邊的一匹馬就是他家的護院人惡驍苗雄才，此人年紀不過

三旬上下，一張紫色的大臉，長的是兇惡非常，穿衣服跟他的主人一樣闊綽。他們大概是到南郊馳馬玩耍去了，這時才回來，李如江心中是又恨又怕，連看也不敢多看，這一羣烈馬就「忽喇」地一聲由他的身旁衝過去了，把一些雜土灰塵都揚在他的臉上，他暗暗地生着氣，回過了鋪子裏，就見那老實買了一身半新的藍綢褲褂穿上，坐在瞎老師傅當坐的那把椅子上，手搖着蒲扇居然打起瞌睡來了。李如江對於鋪子裏的事情是一點也不過問了，當時他就收束行李，次晨天色才明，他就用一根桃木棍挑着他的行李，被捲中藏「白光劍」，粗布的套袋裏是盛着銀匣。竹笠芒鞋，如同一個小買賣的人，離了華陰，順着大道往東，就他踏上了往北京去的路徑。

李如江因為負着這艱鉅的責任，又攜着寶劍與銀匣，所以他行在路上是特別的謹慎小心。總是跟隨着大幫的客人在大路上走，無論見着什麼人，他絕不多交談。天還沒有黑就先投宿，在店中他絕不住那許多人擁擠着睡覺的「大屋子」，他寧可多花錢住單間。睡覺之前必將屋門閉緊，而且從裏面頂上椅凳。兩天的功夫，他就走到了瀋陽，此地臨着黃河，有一渡口，名叫「風陵古渡」，若是往河津縣訪那雪中俠，就須由此渡河到山西省界，然而他聽說中俠不過是郭海鵬的一個朋友，那個人既未受過年太保的恩，也與崇家宿無怨恨，他既背約失信，可知不是個好人，還是不要去找他爲是。如今只是應富直往京師，紀海鵬不但是個疑人，且是孝子，將劍和銀匣交付與他，是絕無外錯了，於是他就決定不由此渡河，而直往東去。

李如江的爲人雖然謹慎，可是第一次出外，簡直毫無行路的經驗，四月底的天氣又是時陰時晴，晴的時候熱得人喘不過來氣，陰的時候只要飄着一片烏雲就能够來一陣大雨，豫西又都是黃土高原，無風時是三尺塵土，有雨時幾百里地之內都是泥濘，李如江又沒帶着多少更換的衣鞋，草鞋是磨破了再買，粗藍布的衣褲被日晒、雨淋，壓得汗汗，已經變得一塊黃，一塊白，並且都磨破了。然而他的行李捲很難打開過一回，睡覺時便當作枕頭，他那隻粗布的套袋也破了，露出裏邊木匣的一角。尤其當他把這份行李帽子肩起來的時候，很顯然的是一頭兒重一頭兒輕。這天他來到陝州地面，是清晨，他在店房中起來，剛要收拾好了行李再向東去，忽聽有個人在院中嚷嚷，說：「有往山西去的沒有，有過河的沒有？要是往直隸省去的可也得由這裏過河。要是有的，咱們就搭個伴兒，船錢也能彼此省些，店錢也是人多講合算。」

李如江還不敢冒然回答，他先叫進來店夥，問說：「要是往北京去，是得由這裏渡過黃河嗎？」店夥說：「莫非客人你沒走過這股路嗎？不要說上京裏去的，就是走太原府，也得這兒過河到茅津渡往北去走，不然可就得多走幾百里地還不穩妥，現在由我們這兒再直往東走的，不是走洛陽的就是走開封的！」李如江一聽，就更急忙收束行李，又問道：「在院中碰着我同伴的，這個是幹什麼的呀？」店夥說：「是兩個買賣人，大約是作銀錢生意的，因爲往北去的人少了，久走路的人全都謹慎，想要多約上幾個伴兒同行。」李如江就說：「我跟他們一塊兒走最好！」於是就開了門向外面一看，見是一個穿得很整齊的年

輕商人，正跟一個像賣力氣的人談話，那賣力氣的人說是要走平陽府去，他是推着一車子西瓜。年輕的商人却擺手說：「不行！我們是過了河，不雇車也得雇腳，你推着一車子東西，怎能跟我們一塊兒走呀？」那賣西瓜的人轉身就走了，還撇了撇嘴說：「我推的是西瓜，跟我在一路，有你們的好處，准保你們渴不死！」這裏，因為店夥還在屋裏，李如江的腳也不敢邁到門檻外，他只向外面說：「大哥！咱們一塊兒走吧！我也是想由這地方渡河。」年輕的商人轉過身來問他說：「你是走什麼地方去的？」李如江說：「我是走京裏去的。」年輕商人笑着說：「好遠！你隨身的行李多麼？」李如江說：「沒有什麼，只是一個擔子，卸下來背着也能够走。」年輕商人又問：「一共幾位？」李如江說：「只是我一個人，多了也就用不着半路上搭伴兒了？」年輕商人又問：「貴行是？」……「說着已經進屋來了，看了看炕上放着的行李。李如江就答道：「我是鐵爐行的，打製刀剪的手藝，因為京裏有我的一個師兄，新開了一號寶號，托了人帶信邀我去幫助他。」這年輕商人就說：「這很好呀！京裏的地方大，到了那兒就准能發財。去年八月節我還是在那兒過的呢，我住在珠寶市，到那兒提起我來，有很多的人知道。」李如江說：「請教大哥貴姓高名？」年輕商人的態度十分謙遜，拱手帶笑說：「可不要這樣，我可不敢當！兄弟姓孟，名叫保財，自幼跟着叔父出門作生意，您想一想我每次到京裏，是一准住在珠寶市，就可以想我是那一行的啦？」指着店夥又問說：「您再問問他，我們來往每次總是住這家店，不只一年啦。」店夥在旁邊也點

頭。李如江就也通了姓名，並問他們是要那裏去？孟保財就說：「在澄湖裏受了信，由這兒渡河回家，家是住在高平縣河西鎮，離這裏有六天的路程。其實這條路我們已經走熟了，閉着眼睛也能夠走到家，可是外邊什麼事都有，尤其是我們這一行的人，人不值錢，貨可沒有價兒，身上總帶有個二三百，不能不過分地小心，若搭上幾個靠得住的伴兒，那就彼此有益，搭船雇腳往店，我們多拿出一份兒來也不要緊。」笑了笑又說：「那麼李掌櫃，咱們可算是約好了，現在就來，我還得應應幾聲去，要有伴兒爲役的老爺們也跟着咱們搭上伴兒，那就更穩妥啦！」說着他轉身走去，又站在院裏喊着找伴兒，店夥也出去了。李如江想着：跟這樣謹慎珠寶商人一路同行，可以放心了。於是就趕忙收束了行李，等了一會兒孟保財就又進屋來，笑着說：「喊了半天，也沒再搭着個伴兒，大概是爲年頭兒太好了，人都在家裏耕種，够吃够喝，沒有事誰也不出門了？」李如江想着：三個人在一起走，也總比單身行路強些，便問道：「咱們是打算怎麼樣？還想招伴兒呀？」孟保財搖頭說：「不用再招了，靠不住的人即使願意跟咱們一塊兒走，咱們可也不敢答應。現在咱們就起身吧，好在只要一過了河，往東就是大道，那條路上，你想叫人少一點，清靜一點，還不能夠呢。」說着又出去了，不多時候，便在院中高聲叫着：「李掌櫃收拾好了嗎？咱們這就走吧？」李如江答應了一聲，匆匆忙忙地叫來了店夥，將店賬付過，便用桃木棍子挑着兩件行李走出了屋。此時那孟保財身背着一隻小小的行囊站在院中，旁邊有他的叔父，年紀約五十餘，鬚鬢也並不太白

，可是老態龍鍾，拄着一根很粗很長的拐杖。孟保財指着他的叔父向李如江引見。並笑着說：「李家樞！我看你的這份樣子不欠輕呀？我來幫你倆忙兒吧？」李如江搖頭說：「不用客氣！我們打慣了鉄的人，力氣總還有點，揷這麼兩件行李不算什麼。」孟保財又笑了笑，遂就一同出了房。一直往北走了不遠，到了河邊便是渡頭。這裏有三四隻大船往來渡人。

什麼騾子，馬，大車小車，都可以往船上放，人也十分擁擠，由此看來，孟保財在店裏醞了半天，只找着了一個伴兒，却又可疑。他們上船渡過了河，河北那屬於晉省管轄的「茅津渡鎮」景况更是繁華，孟保財在這裏雇了一輛車，請李如江卸下了擔子同他叔父又一同上車，他却在地下步行着，就往東走去，越走越覺得路上荒涼，人煙稀少。原來由此往東的路徑雖不狹窄，可是不能達到通都大邑，右邊是滾滾的黃河，左側遠遠的是縣城無盡的中條山。天又熱，田間的禾黍晒得都垂了頭，陣陣風吹來刮得滿車都是黃沙。那孟老頭子是一上車就打盹，孟保財跟着走了不遠，也就踏上了車轆，他就跟李如江談起閒話來了，趕車的，一個酒糟鼻子的漢子，也在旁邊搭腔，他們都說這條路上不大好走，春天夏天還不要緊，秋冬的時季却常有強人出沒，黃河裏更有水賊能够上岸來打劫旅客。李如江聽他們說了，不由有些膽戰心驚。孟保財却笑着說：「不要緊！我在這條路上熟，即使出點事，至多了把咱們的粗笨行李拿去，」聽到行李有被劫的可能，李如江就更覺擔憂，他的妻兒和被捲，就在他的身邊了。那孟保財說着話就把他的被捲

律裏推了一推，彷彿是他也往車裏來坐一坐，然而他的手大概是觸到了被中的劍柄了，就像觸着蝎蛇似的。他立時將手縮回，臉色也變了一變，但沒有說什麼話。過了些時，他又扭着臉，把李如江詳細打量了一過，微微帶笑的口說：「李掌櫃！你一個人走這蠻遠的路，總得有點把握吧，我猜着你一定會武藝？」李如江聽了這話，心中却更吃驚，就想：在路上不可對人盡說真話，也不妨吹一吹，好使得人不敢輕視。因就點頭說：「略會一點！再說我們當鐵匠的，兩臂既然有力，胸中也就有胆，何況這一擔破行李，匣子裏裝的不過是我做活用的家伙，拾了賊，恐怕賊也不肯要。」孟保財哈哈一笑，說：「李掌櫃我們搭上了你這個伴兒，可就算是搭着了跟請了一位鐵師差不多啦！」趕車的也回轉了頭，用眼睛向着李如江直盯。

走到晚間，方才投宿，住的是小鎮裏的一家小店，距離着縣城很遠。李如江可絕不能與他們叔姪同居，因為自己的行李重要，所以非住單間，闔扉門不可。當夜他可把那銀匣打開了，只將百兩一封的銀兩三封，仍鎖在匣中；却將銀票三千多兩分藏在褲腰裏，粗布的腰帶繫緊了一些，又摸了摸覺得還不至被人看出，這樣，萬一出了事，也不至於全都落到他人之手。當夜他又細細尋思那叔姪，覺得也沒有什麼太可疑的。再說：即使他們真是歹人，他們既沒帶着刀劍，又都不是什麼年輕力壯的彪形大漢，也不能奈何得我的，我不必多疑，只恐謹慎些就是了。因此，到了第二天，仍然相約請伴東去，這一天，孟保財就跟李如江談得更為歡洽，李如江也很佩服他見識多，開豁廣，心中也忘到了他的懷疑。晚間又投店，因為店中的人

太多了，房屋沒有了數餘，李如江只認得他們叔父住在一間屋裏，但李如江也膽放心，天然，也用不着打開被捲，衣裳衣褲被捲帶寶劍都伴起頭，至於銀匣，他更沒顧及大方方，一點也不關心，指示出兩裏邊反正沒有多少錢，一宿之後，次日再同行，可是孟保財另雇了一輛馬車，這個馬車的司馬可疑，身體體壯，兩隻拳頭似兩隻打鐵的錘子。

李如江自思，如果跟他掛扯起來，自己可真不是對手。可是這個人，他竟不同意就這許買官呢，沿途直向孟保財抱怨給的車價太少。中午找了地方打尖吃飯，由孟保財付他出了飯錢，他彷彿才高興了一點。接着又往下走，他就將騾子趕得拖車飛快地走，然而愈走却愈離了這大道，而靠近了黃河，不覺天色漸近黃昏，一個行路的人也看不見了，四下裏又沒有村舍人家。李如江就心說：不妙！蹣在車上問道：「喂！喂！天都到這個時候了，咱們走這麼遠嗎？快點找鎮店吧！」趕車的這壯漢子却回過頭來說：「你叫快點找鎮店？你去找呀？走到太茂鎮也得二更天，要奔鬼王屯還有五十多里。急可急不得，誰叫你們要趕着走路？」李如江說：「我可沒叫你趕着走路？天這麼晚了，可怎麼辦？」忽然那孟保財偷偷地向後推了他一下，這意思是不叫他跟趕車的面商，這樣一來，可把李如江嚇得不慚打了個寒慄。這時趕車的得意極了：反故意慢慢走了，孟保財直跟他說好話，他可也是不理，沉着張黑臉，比這時黃河的水還要可怕，因為水還嘩嘩地激盪着聲音，比這時的天色也可怖，因為天上還有賊亮亮的星光一粒一粒的出現。趕車

的人睡死在眼前，可是暮色已遮住了他的臉，黑忽忽地使人看不清他是賊也好。還是已表現出來了兇狠。孟老頭子在車的最後邊唱起歌來了，也許他是害怕極了才唱的，但腔調既難聽，聲音又慘厲，他老子攔他，他還發脾氣。

又走又走，天越黑，忽然孟保財也不像剛才那樣和氣了，對趕車的說：「往南邊去趕？」趕車的說：「幹嗎呀？南邊可就是河，回到河裏去過夜嗎？」孟保財說：「我不能聽你的，你小子錯過了眼皮啦！媽的！你打打打打車裏坐的都是什麼人？快把鞭子給我，你瞎了眼敢對我們起歹心？小子你去打聽打聽？我問你這這條路不止幾百次了，會看不出來你？你跟我们起這個？」此時李如江已手摸着了劍柄就要抽劍，孟老的已把鞭子交給了孟保財，他倒跳下車去了。孟保財急急同李如江說：「他勾人去了！咱們得快走！」這南邊不遠住着我家親戚，咱們趕到那裏去住，才保無事！」於是他說「吧吧」用力揮鞭，車就「咕隆隆」地快走起來，也不知走了多時，車才止住，李如江隨着孟保財下車一看，却又不禁驚疑，原來這個「吧吧」地快走之下，土道邊只此一戶人家，連犬吠聲也未聞見。孟保財將那柴負負得「吧吧吧吧」地緊攔攔付。夜色之下，土道邊只此一戶人家，連犬吠聲也未聞見。孟保財將那柴負負得「吧吧吧吧」地緊攔攔付，裏面就有出人來了是一個短小的人手中拄着一隻搖搖欲滅的油燈，又一個巨大的黑影也隨之走來，柴門「呀」地一聲開了，燈光的亮光裏顯出兩個人，拄着燈的是個十四五歲的孩子，光着膀子，只穿着一條破短褲。隨他出來的却是那條黑影，原來是一條大漢，胸前和兩腮滿生着一圈一圈的黑毛。上身也沒穿

衣裳，那兩膀簡直比松樹還要粗壯，可是嘴裏卻呼喚爲大哥，說：「我們遇見這趕車的雙，險些就出了車……」大漢却未容他說完，就吸了一聲：「進來吧！」翻身就開了。

這裏孟保財挽着他的叔父下了車，又向李如江說：「進來吧！這是我們親成的家，在這兒住着，一點舛錯也沒有！」李如江可覺出來這個地方更靠不住，那黑大漢絕不是良善的人，而且似是已預料到他們就要來自投羅網。但是，尤其可疑的孟保財，下了車就毫無老臉了，拿那根粗拐棍一杵李如江說：「進去吧！怕什麼呀？來到了這兒就算是到了咱們的老家呀！」孟保財却叱責他的叔父說：「你胡說什麼？」走過來仍然向李如江很客氣，說：「李掌櫃！你不要疑心！在這個地方若是出半點錯，我管賠！」

第五章 遇救欣結小友

李如江此時車上的銀匣已顧不得啦，他只將被擒緊要抱住，心中突突地跳，在驚慌之中，且燃起了怒火，他大聲喊嚷說：「你們全是騙子全是賊！以爲我還沒看出來嗎？」那雙的孟老頭子却把手巾的粗枝舉了起來，說：「你看出來了又當怎麼樣？這地方你就喊叫一萬八千聲也沒個人管！」忽見那托着燈的小孩子又直向李如江擺手。李如江的全身都亂抖，孟保財依然不氣，說：「李掌櫃！你看我够朋友吧？我還能够爲難你嗎？只要你肯進去話都好說好講！」李如江想了一想，就長歎道：「進去也行，但是銀錢都由你們拿去，我這條命，可求你們別了！」忽又「吧」的一聲，李如江又涼，原來這半天他的身後早有個

人捧刀比着他的頸了，用刀拍過他之後，便伸手來牽他的被捲，說道：「快把還給我吧！我不能白饒了你這條命！」正是剛才那趕車的聲音。李如江被捲抱得很緊，這人沒有等過去，同時李如江想起：這裏邊的白光劍是絕不可割賊人手肉，他送死也不肯放手，挾着被捲就跑。但對面又被那孟老頭子橫枝擋住，身後又有鋼刀砍來，緊急危難之間，李如江就突然將被捲掙開，同時「豁」的一聲亮出了白光劍，他翻身就砍，那趕車的冷笑着說：「啊！你還敢動家伙嗎？我料你的武藝也不會高強？來！較量較量？你若一定找死，那還不容易嗎？」一刀砍來，李如江急用劍去擋，就聽「當……」這一下可把這幾個賊嚇得立時驚奔，原來賊人的刀早被割成了兩段。李如江也壯起胆子，大聲喊著說：「看你們誰還敢近前？」賊人都逃進院裏去了，一個也不敢出來了。燈光已無，外面更黑，李如江就心說：「我也快走吧！」於是急急地邁步，知道南面是黃河，他就向北邊走去，北邊有北斗星，閃爍於天際，他的心中就默默地禱告說：「求神佛快救我脫離此難！年太保，郭四叔，我的師父！你們的陰魂快來助我吧！」他邁步既急，地下又不平，屢次都要跌倒，走了也不知有多少步，多麼遠，就忽然身後有一件沉重的真物擊來，正打在他的背上，他身向前倒，劍也扔了，痛得大喊一聲，但再喊可就喊不出來了，因為他就暈過去了，當時他就如同死了一樣，過了片刻，他雖然略有知覺了，覺得全身，尤其是後脊樑，嫩骨椎心的疼痛。

比那次他爲試驗瞎老師傅打鐵用的力氣，鐵錘子擊在他的臂上可痛得多。並且覺着有個人在拖着他了

，跟拉車似的拉着他的身子在地下走，這更使他忍受不住，他氣喘吁吁極力掙扎，把雙腳用力一蹬，喊着說：「快放了我吧！難道你們就要把我拉走去埋嗎？我沒死！你們……可也太狠毒了！你們知道冥冥之中有神佛嗎？啊呀啊呀……你們小心一點遭報吧！」他心中的悲痛，身上的疼痛夾在一起，他真央求這強盜快些把他殺死。然而，他見這個人立時住了手不再拖他了，並蹲在他的眼前說：「不要嚷嚷！我是要把你搥開，另找個地方叫你歇一歇，好去逃命。不然天再亮些，黑暗鬼他們來了看見你還沒死，他們再拿一塊大石頭向着你一碰，你可就完啦！」李如江一聽，這個人說話的聲音很清朗，而且身軀和手腳都不粗壯，肌膚着必是剛才看見的那手裏托着油燈的小孩。這人說：「小孩！小兄弟！你快救一救我性命！」小孩說：「那邊不遠就有樹林子，我帶着你去歇一歇，藏一藏，可是你走不動呀？」李如江咬着牙忍痛說：「我能走！」於是勉強站立起來，可是腰痛得他實在不能挺起，跪跪着往前於是伏在小孩的肩背上，幸是這小孩還頗有力氣，他既在前蹣跚着李如江走，走了多時才進了樹林，林中漆黑，連星光都望不見，小孩也疲倦極了。李如江就扒臥在一顆樹旁，一聲聲地呻吟，小孩是坐在他的身畔，喘着氣兒才說：「咱們在這兒也不可多得，被他們捉出來，連我的命都闖不了！」李如江說：「那整個個強盜難道不怕王法嗎？那個盜匪財，面上頗像是個作買賣的人，誰知他却是個強盜呀？可是這要緊的一個孤身客入，他由陳州府用計騙我，走在這裏才下手，可也太不值得了！他們爲什麼不去闖那戶財帛家裏的比藏百萬的大客商呀？」

小孩說：「因為你騎那隻花的一隻木頭匣子，在路上又不謹慎，就叫他們看上了。那個孟德財跟那老頭子是專在這路上搶這一塊兒的，他們也不是叔叔，那個趕車的小子叫「錢胳膊小賊」倒真是黑面鬼的外甥，他們若不是在車下看見了你的寶劍，疑惑你是保劍的，也早就把你收拾啦，用不着去找黑面鬼。」李如江問說：「黑面鬼就是那個胸膛胸前都生着黑毛的人嗎？」小孩說：「對了！就是他，他倒是個真正的好人，他會習武藝，可最近幾年來都不作壞事，不是他不作，是他不敢，因為有一個人管着他。」李如江聽了說：「什麼人管着他？」小孩說：「那是山西省的一位大俠客，這位俠客沒有真姓名，只因爲他無論是在那裏都騎着一匹白馬，我們就都稱他爲「白馬奇俠」，又叫他「白馬老爺」，他的兩個兒子，大兒子叫「屠龍將軍」，出外兩年了，也沒有回來，有人知道是被人家殺死在外頭啦，可是怕「白馬老爺」傷心，不敢告訴他，二兒子名叫「斬龍壯士」入極能幹，現跟着他爸在王屋山上過日子。「白馬老爺」時常騎着白馬各處巡遊，專作好事。我不來是平陽府的人，我姓陳，乳名叫小石頭，自幼兒爹娘就都死啦……」李如江聽了這話氣道：「兄弟！你跟我說的是一樣啊！我也是自幼父母雙亡！」小石頭說：「我們可有一同親父，他姓田，是一個瞎子，他把我養在鎮花街裏當磨倌，我承受不了那苦，內掌櫃的姓張，他教我的有個女兒也都很機靈，天天打我，還不給我飯吃飽。我的親父有時嚇唬了，又當去找這錢學做，去跟我們的掌櫃沒有理，他來問一同，我打得他一頓大打！有一天是在臘月，下着大雪，天

也罷了，我的叔父從賭場裏被人轎出來，他光着膀子，快要凍死啦，半夜裏蹲在我們鋪子門外，直哭，我聽了心裏真難受，無論怎樣，他也是我的叔父，我就偷了掌櫃的一件破棉襖，悄悄開了門給了他，沒想到叫我們內掌櫃的知道了，就把我揪住，他的兩個女兒都拿着繡花針回我的身上亂扎……」李如江聽了，不由得就憤忿，連背上的傷都忘了，他大聲說：「天地之間竟有這樣狼心的女人嗎？」小石頭委委屈屈的聲音說：「可不是？有句俗話：最狠婦人心，那是真的！扎完了我，打完了我，他們還把我趕出去，我就成了要飯的了。幸虧我要了不到十天的飯，遇着了白馬大老爺，白馬大老爺騎着白馬，真威風！他見我很可憐，就把我帶走了。送我就到了黑面鬼的家裏，幫助黑面鬼打魚。有時白馬老爺還特意來傳授給我武藝。黑面鬼雖不是好人，可是他不敢惹白馬老爺，誰也不敢錯待我。這樣，我就在他們那兒住了兩年啦，武藝雖說學得不多，可是有了功夫的時候就練，整天整夜的練，我也練得不錯啦。」李如江此時臥在地上呻吟，說：「兄弟！你是個好人。就爲你的叔父受累的事，我就佩服你！今天我若沒有你，就不能活。我也知道他們把我撞死在路旁，是爲離着他們的家門遠些，免得叫官人找他們，可是我……」李如江高呼一聲說：「我一定要去告狀！」小石頭說：「你去告官辦他們也好，我白馬老爺來管教他們也行。我來救你，就是覺着他們作的這事太可恨啦！拾了你的錢銀東西，還要用石頭把你砸死，老虎豹子也不能這麼兇惡。我爲這才趁着他們分銀子的時候跑出來，幸虧一我拉着你了摸你的胸口還有出入的丸兒，我一把你給抱來

。這樣，見了官也不能說我是賊，白馬老爺要是問我，我更有話說，反正我沒幫助他們作惡！」李如江此時的氣忿又低下去了，他歎氣，心說：我這件事情還是不應當經官呀！便向小石頭請求着說：「兄弟！你既救我就救到底吧！現在，黑面鬼那些人搶去了我的銀子，我也都不要啦，更不到官方告狀。可是那口寶劍，咳！那確實是要緊的東西，若沒那劍我就無顏再活！兄弟你快回去一趟吧！見了黑頭鬼，無論如何也得替我哀求，把那劍還給我，將來我不但不記怨恨，我還一定報他們的恩德！因為那劍不是我的，是別人托我帶到北京去的！」小石頭抽抽着頭說：「哎呀！這事情我可不能替你辦！」我背着他們跑出來，再去，他們把我也得弄死；若是知道你又活啦，更得把你不饒。再說那黑面鬼得了你的那口寶劍，好！他連銀子都不顧得啦，把他家的鐵斧，鎗頭，都給劈碎了，高興得什麼似的，又驕傲的不得了。他說反正現在他是誰也不怕啦，有了那口寶劍，他連白馬老爺都不怕了。以後也還要指着那寶劍發大財！」李如江一聽了這話，急得也蹣跚點起身來，「冬冬」跌了幾下腳，哭似的說：「哎呀！這可怎麼辦呀？寶劍到底是落在惡人的手裏了！我可怎麼能夠再尋起我的師父呀！一說着，傷痛而又焦急，就「咕冬」一聲又暈倒了。驚得小石頭又去救他。

這一次，李如江却費了不多的功夫就緩過氣來了，要放聲大哭，立時就被小石頭用手捂住他的口，說：「這時候黑面鬼就許在樹林外頭找咱們啦！你一哭，被他聽見了，拿着那口寶劍進來，就能要了咱們

的命！」李如江雖然止住了聲音，但依然焦急，愁慮，他歎着氣悲聲說：「兄弟你快逃走吧！我自己去找黑面鬼，寶劍丟失了，我就無顏再活於人世，小石頭却不住的勸他，說是我帶着你到王屋山去找白馬老爺，求他老人家把你那寶劍要回來，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法子。」

於是奄奄如死的李如江只好依着他的話，就又引在小石頭的身上，他的兩眼雖也挪動，但全身的重量都壓在小石頭的雙肩，小石頭就跟個小牛兒似的蹣跚着他向前去找，直走到了天亮，眼前才有一處市鎮，小石頭又改爲攙扶着他，就到了那裏，找了一家極破爛的小店住下，一間小屋，倒有七八個住的人，都窮得比花子差不多，李如江在炕角一頭就倒下了，他面色慘白，背上雖未流出血來，但腰骨恐怕已撞斷了，到了這時候才敢大聲呻吟出來。屋裏的人，連店家都驚訝的問他是怎麼啦，得了什麼病啦？小石頭說：「不是生病，是遇見強盜啦！」店家就主張去報官，但李如江又急急地攔手攔住了衆人，他一邊呻吟一邊說：「報了官也是無用啦！若捉不着強盜，反倒叫強盜更加猖獗上了，」他的心裏倒並不是顧慮這些，他是想着：捉住強盜而見那些人，也無濟於事，我要的就是那口寶劍，但那樣割斷鐵的釘劍，除了小石頭這孩子沒覺得是怎樣稀奇，旁的人即便有意還給我，但誰能够不向我窮究根底呀？那時，年太保之仇，郭海鵬之恨，師父吳皋治的苦心卓志，怎可以向着人實說呀？因此他除了呻吟之外，旁邊的人無論問他什麼話，他是絕不接應。他抬起眼來細看小石頭，覺得這孩子不但是良善，勇敢，精明幹練而且又長得極爲

優秀，他是身材挺拔，年紀雖不過十四五，可比成年人也低不了多少。大眼，高鼻，闊嘴，是個男子樣的漂亮人物，假使他還不這麼窮，穿著短衣破褲，赤腿，草鞋，那麼給他說媳婦，一定有人爭着給他；女孩子看見他一定都得愛慕。他一夜也沒睡覺，可是精神還不小，直坐下也不坐下。李如江伸着一隻手拍着炕頭的一個空地方，說：「兄弟！你也歇歇吧？」小石頭却搖頭說：「大哥你歇着吧！我不歇，我還得出去找點活兒做，掙幾個錢拿來咱們好吃飯。」說着轉身就走，李如江急忙坐了起來，叫着：「兄弟！你回來！……」但小石頭已經走了。

李如江又見屋裏有許多陌生的，而且都對他很注意的人，他也不敢說明自己的腰裏有三千多兩銀票。他昏昏沉沉地，可也不敢睡覺。過午，小石頭才回來，一身的白灰，兩手的背上，滿頭的汗珠，原來是在街上做泥水活，幹了半天「小工」，大約掙了幾文錢買了一塊鍋餅給李如江，李如江接過來，流着眼淚吃了。

小石頭坐下歇了一會兒，就又走去做活去了。李如江覺着他這樣勞累，養活着我，心中實在不安。就忍着背上的傷痛，慢慢的走到廁所，看見廁所裏無人，他才檢出自己的銀票，見有幾張，上面開着是「憑票付紋銀十兩整」，他想這個數目還小，像我這樣的還沒有這麼一張，還不至於使人生疑，於是他就把其餘的照舊密藏，只拿着一張去找店房的櫃上，求掌櫃的給去兌換。永泰發的銀票，通行於北方幾省。店

掌櫃看了一看，立時連多一句話也沒說，就平了九兩碎銀子，又給了他幾串錢。他帶給店家幾文兌換的費用，掌櫃的也沒收。然而他已叫店家給他另找了單間，到晚間，小石頭回來了，就驚訝的問說：「李大哥！你怎麼換了屋子啦？」仙却微微的笑說：「兄弟你不必再做泥水活去了！你也好生歇一歇吧！不瞞你說，黑面鬼他們劫去我那銀匣，那裏邊不過是三百多兩，可是我還有，身邊還有……」小石頭聽了他這話，反露出驚疑的神情，就低聲問說：「李大哥！你倒底是個幹什麼的呀？」李如江說：「兄弟你也不要疑我，我確實是一個鐵匠，可是因為我受人之托去辦一件事，人家才給了我那口寶劍，跟一些錢！」小石頭就問：「是什麼事情？你不能告訴我嗎？」李如江歎息說：「是一件大事！而且是發生在三十年前，將來不知何時才能辦了。兄弟你容我歇幾天，等我的傷好了一些之後，我必要詳細告訴你。」小石頭點點頭說：「好吧！李大哥你就安心養傷吧！」由是二人就住在這店房裏，這地方名叫「柏木橋」、離着李如江遭事的黃河沿有四十里，可是都屬於垣曲縣管轄。王屋山在東北方，是一抹蒼翠的遙遠山峯。出了屋，站在店房的院裏就能望得見。小石頭就盼着李如江快點好了，他們就去往那山上，訪問那位「白馬奇俠」。因為現在吃喝不發愁了，小石頭也不必再去找泥水活兒了。他也怕黑面鬼找來，而在街上遇見，所以他就不常出店門，但在屋裏又閒得彷彿手脚都癢癢。住了兩天李如江的傷勢稍微減輕了，就又換了兩張十兩的銀票，決定走了。他給自己，給小石頭都置了一身衣服跟鞋襪，小石頭是除了褲子，連衣裳都不愛穿，布鞋

他覺得沒有草鞋便利，縹子他穿上更是不習慣。天氣可也真熱，他們雇了一輛騾車，在車裏是便涼些，小石頭忍受不住，就索性下車來走，可是地下又沙塵飛揚，太陽直射，沒有草帽也沒有遮陽傘的他，曬得頭上直出油兒。

他們走了一天，才覺得對面的山容漸漸清楚，已來到山腰之下了，可是紅霞滿天，映得山上的林木全都發紫，鳥語才歇，鴉鵲又返，一縷縷的炊煙自山後飄起。李如江下了車，與小石頭步展着山路向上走去，多時也沒有遇着一個人。李如江就覺出這山地方太幽靜了，想那位「白馬老爺」必是一位高人，不然他如何能隱居於此？於是心裏也覺得坦然了，願意見了那位高人，把實話說出一半，就求他作這一件俠義之舉，一面將那口白光劍找回。當下，小石頭就在前面走，他說：「去年秋天，我曾跟着個人到這兒來過一次，路徑我還沒忘。」果然他就很熟的領着路，走過一道極狹的山溝，又過了一座石梁，就見前面有一戶人家，茅舍三椽，竹籬環繞，院裏有一顆杏樹，結着滿滿的又紅又大的杏兒，李如江就不由得誇讚着說：「這個地方真好！這就是白馬老爺的家吧？」小石頭搖頭說：「不是，白馬老爺的房子可比這大得多，還得在上走走。」說時，他們走到竹籬外，聽見竹籬內有男女的嘻笑之聲，同時竹籬的人，也聽見他們在外面說話了，就有年輕的男女二人在竹籬裏向外一探頭，小石頭先悄悄告訴李如江說：「這就是白馬老爺的二公子！」遂就上前作揖說：「二少爺！您好啊！」李如江抬頭細看這位奇俠之子，果然是風度不俗，身軀

很長，竹簾只能到他的胸際，眉目英明俊爽，真是個有氣派的少爺。在他的旁邊可站著個十六七歲的村女，是梳着辮子，腳底下不知套著什麼東西啦，所以不能夠露出來一張很風騷可是並不美的臉兒。當下這位二少爺，他大概就是「斬龍壯士」，向小石頭問說：「你是幹什麼來的？」小石頭屈指著李如江說：「我帶他來見見白馬老爺，有點事情求給辦辦！」李如江也趕緊問道這位二少爺打躬。這位二少爺却不大理他，依然跟那村女調笑，由欄上摘下了個杏兒給了村女，村女咬齧杏兒還不住「格格」的笑。小石頭一拉李如江，兩人又向山上走去，背後還不斷傳來笑聲，李如江對於那位「斬龍壯士」二少爺，可真是不大佩服，認為是個輕浮少年。小石頭又說：「咱們見了白馬老爺，可不要說他的二少爺是跟那個風姑娘在一塊兒了，叫他知道了可得氣壞！」

李如江就問說：「爲什麼他是個生氣的人，他的兒子却是這樣放蕩？」小石頭說：「也是因爲白馬老爺不給他的兒子娶媳婦，恐怕兒子一變了媳婦就扔下了武工夫。可是他的這二兒子，又專愛背著老子幹這些事，我也不太明白……」小石頭說到這裏，好像有點難爲情似的，就又說：「我可真不喜歡姑娘了！我更恨娘兒們，因爲我在給花店作學徒的時候那個內掌櫃，跟他那個女兒，都是夜叉精。打我罵我的時候，狠極啦！我可真怕她們，又恨她們，我想天下的她們姑娘一定都沒什麼好的，邪跟她們是一樣。」李如江由他說着，自己却不答話，因爲在李如江這個人的心中，實在不常遇到男女的事情，他如今滿心的急憤

之憐要見那位奇俠請求援助，更不顧其他，好在又向山上走了不遠就到了，這裏是一座平谷，建有七八間土屋，四圍的牆全是用疊石成的，疊得很高，也很堅固，小石頭先走到門前，那門是很厚的松木釘的，上面也沒塗着漆，兩隻門環很沉重，小石頭就伸手扣打，「吧吧吧」的借着山谷迴音十分響亮。半天，裏面有人問道：「是誰？」小石頭就：「是我！我是黃河邊的小石頭！」裏邊才將門開了。出現了一個很雄壯的漢子，看見了小石頭他就大笑說：「啊哈！你這塊小石頭！怎麼一滾又滾到這兒來了？」說着話就摸小石頭的頭，小石頭却十分正經而且着急地問說：「白馬老爺在家沒有？勞你駕！倪大哥！你就說我跟這個姓李的，要見他老人家！」倪大把李如江打應了一過，就點手說：「你們進來吧！」二人進內，大門隨之又關閉上了，李如江一看，這門裏無所謂院子，只是在空谷上鋪着細沙，設成的專爲練武用的一座場子，房屋和窗櫺都很簡單，靠着西牆栽有一排木椿，繫着有圈馬，其中的一匹比別的馬高大，全身雪白，簡直如同一隻白玉的馬似的，「白馬奇俠」「白馬老爺」大概就是因此物而得名，這時，那位白馬老爺已走出了屋，他身穿山中居民樣子的土布衣裳，一點也沒有「老爺」的氣派，然而手神奔奔，俠骨超俗。長瘦的臉，花白的鬍子，兩隻豹子一般的令人生畏的大眼睛，他先把李如江看了一眼，就用清朗的聲音問道：「你們到山上來，是有什麼事？」李如江本來就駝着背，如今深深地打了一躬，腰更難以直得起來。

第六章 白馬老爺雲中俠

白馬老爺忽就問說：「這個人是受傷了嗎？」小石頭替李如江答說：「是受傷了！現在還沒大好，是黑面鬼爲謀他的財，奪他的劍，用一塊大石頭把他碰傷了的……」遂就把李如江所遇的事情說了一大遍，這位白馬老爺聽說到了黑面鬼謀財害人，他就把臉向下一沈，及至又聽說出那口削鋼刮鐵的寶劍，他却把李如江，又打量了一遍，就說：「你們進屋來吧！」李如江恭謹地，隨着小石頭進到屋裏。見屋中不過是牆上掛着劍，桌子上放着幾卷書，陳設得非常簡單。白馬老爺先在一張椅子坐下，眼睛瞪着李如江來問：「你是以何爲生的？」李如江說：「在刀頭鋪裏當大夥計，我有打鐵的手藝。」白馬老爺又問：「那口寶劍是你自己打的麼？」李如江趕緊點頭說：「不是！是我的師父打的，我師父已經故去了！」白馬老爺再問：「你是那裏的人？白那裏來？」李如江回答說：「我是華陰縣的人，就自陝西華陰縣來！」白馬老爺聽了，忽然若有所思。李如江又說：「我師父費了一生的力，才製了那口好寶劍，他臨死時囑咐我，將那劍送到京都給他的一位老友。不想因我一時不慎，竟被黑面鬼……」白馬老爺忽把他攔住，說：「你且不要說！聽我先問你：你既是華陰縣的人，可知道那裏有個人，叫金翅大鵬沈海鵬嗎？」李如江點頭說：「我認識，他後來因爲住在郭家屯，就改姓爲郭，可是這位郭四爺也已不在人世了！」白馬老爺聽了不由歎息了一聲，接着又問：「華陰城還住着一位作過大學士的？……」李如江趕緊答道：「是！有的！那是狀元街崇大學士的家，郭四爺，沈海鵬就是於今春四月間，爲一點小事，他前去攪鬧崇宅，被崇宅的護院人

惡蟒苗雄才一槍扎死了！」白馬老爺聽到這裏，忽然顫寒，立起來就「冬」的把腳一跌。把小石頭嚇得直瞧李如江。李如江的心裏也直泛疑，只見這位白馬老爺轉過了臉去，又問說：「崇大學士那個老東西還活着嗎？」李如江說：「活着，他死不了，郭海鵬跟我師父雖都已死，雲中俠也負了約……」白馬老爺聽到這裏，忽又回轉身來問說：「你怎麼知道的雲中俠？」問這句話時，神色是非常驚訝，態度更十分嚴重，並且一擺手，令小石頭出屋去了。李如江這時的全身亂顫，他再問說：「莫非，白馬老爺知道那雲中俠王公弼的下落嗎？」

白馬老爺拍着胸說：「我就是！」李如江「咕冬」一聲，雙腿跪下了，痛哭着說：「求大俠客回黑面鬼追回來寶劍，以便替年太保，替郭海鵬復仇！……」白馬老爺雲中俠鬆了口氣，一手將李如江扶起說：「今天若是不來，我把二十年前的諾言幾乎忘了！你說的那郭海鵬，當年他在山西的時候，同我確實是好友。年太保與崇家之仇，他也對我詳細說過，他學用我的飛簷走壁的工夫，去往華陰，結果那個老賊。我已滿口允許了，可是那時亡妻尚在，正要生我那薄命的兒子景俠！」提到他的大兒子，他的臉上就生出一種悽慘之色，又說：「因此我就未得離開身，不到半載，我又遇着一個冤家對頭，那就是現在江湖人稱爲第一條好漢的劉猛龍，那時我們都年輕氣盛，因為他趕到我的故鄉龍門顯露武藝，發下大話。我爲朋友所激，就去找他較量，我自信劍法高強，飛簷走壁的工夫世間無二，可是未料到劉猛龍的武藝件件

比我高強。連鬥十次，我盡皆敗了，因此我無顏再稱好漢，無顏再叫震中俠，更沒有臉再在故鄉住，我才搬到了這裏！」李如江說：「怪不得這些年外面聞不着你老人家的大名啊！」雲中俠說：「前十五年我幾乎是沒下過一次山，沒出過一次門，我的老婆就於那個時候故去了，我帶着兩個孩子，就在這院裏終日練武。後來我出去又找了一趟劉猛龍，在河南嵩山上我們交手了三次，結果是一次平局，兩次我皆敗北，此事除了我二人之外，江湖上沒有一個人曉得的。我就知道我之所以抵不過他的緣故，是因我的劍法不精，缺少真傳，因此我就時常騎着白馬出遊，到處尋訪江湖名師，只要會有一套新武藝，新劍法的人，我必要設法把它學會，你看我如今的鬚子都快白了，我可還不服老，還像是才學武藝的小徒弟似的天天在學。我的兩個兒子，大兒子屠龍將軍王景俠，二兒子斬龍壯士王夢俠，武藝也都學的不錯了，可是我那長子，在兩年前他沒得到我的吩咐就去找劉猛龍，直到現在還不回來，一些人又都瞞着我，說是他在外邊娶了親不回来了，其實……」說到這裏悽慘的一聲笑，「冬」地把腳一躁，高聲說：「我早就知道他是死在劉猛龍的手下了！可是這不要緊！」李如江發怔了一會也說：「既然沒有真實的音信，或者大公子也不能夠就在外有什麼不幸？」雲中俠擺着手不叫他說，接着又歎道：「你想：我自己的身邊出了這許多事，我還能顧得了當初答應給朋友的話嗎？幸虧今天你來了，不然我真想不起來了，好！我的事彼今生未必如願，因為我曉得，劉猛龍比我還正在精心學習劍法，刻苦地加練工夫，他並且廣結天下的好友，怕的就是我再去找

他。但，郭海鵬的事情好辦，那崇老匹夫不過是猶狗而已，派我的次子夢俠去一趟就行！」李如江說：「可是那崇家雇着個護院的惡嫌苗雄才，爲人也頗是利害！」雲中俠搖頭說：「不要緊，那都是無名的小輩！」遂就向屋外喊了一聲：「來人！」當陣外面有兩個人答應，進屋來的是小石頭跟那倪大，雲中俠就向倪大吩咐說：「把二少爺，把徐永，強，趙大右都叫來！」倪大答應了一聲，轉身就走了。

雲中俠到了裏屋內，這裏小石頭就悄悄地問李如江，說：「怎麼樣了？」李如江說：「白馬老爺的大名我早就知道，本來我這次出來辦事，若是能够見着他，上北京不上北京，都不要緊了。」小石頭覺着非常奇怪，趕緊拉着他說：「倒底是什麼事呀？」李如江悄聲的說：「兄弟！等我得了功夫，再細細告訴你我！可是，剛才白馬老爺怎麼沒提我那口寶劍的事情，雖說只要白馬老爺能够派二少爺去給我辦了事，即使沒有那口寶劍也無關係；不過那東西若是長久在惡人的手中，總算我對不起我的師父！……」他不住的又皺眉。這時院中腳步聲音亂響，那倪大給我來了三條大漢，小石頭認識他們，都是白馬老爺的徒弟，兩個是都住在這裏，一個是在山後有家。雲中俠由裏屋走出，手裏托着三個沉重的紙包就問道：「二少爺他怎麼還不來？」倪大張口結舌的說道：「二少爺他，他還在……」雲中俠把眼睛一瞪，問說：「他還在幹什麼？徐永去把他捉來！」三個大漢中的一個黑臉的人，答應一聲，轉身就走，可是他才一出屋，就將院中說：「我回來啦！我正在山路上練工夫，爸爸就派人叫我，不知又是什麼事？」進來的正是那位

二少爺「斬龍壯士」王夢俠，搖幌着肩膀，兩眼遙睜，腦子裏大概是盤想着那滿樹的杏兒，跟那個風騷的村姑啦。門也不會給帶上，兩隻腿也不會站直，在他這晨父之前，他還是那種浪蕩的樣子。李如江心裏就想：「派遣樣的人去了如何能够辦事？」

可是就見雲中俠同他的兒子先說了三十多年前曾許諾於郭海鷗，及年太保被崇大學士構陷致死的概略。小石頭這時也在旁邊，聽得都發了呆啦。雲中俠又手指着李如江說，「這是一位義人！他不會武藝，但他有一顆你們還剛強的心！」徐永等三個人齊都振奮着說：「只要師傅吩咐我們，我們捨出命去也要作！」雲中俠說：「這非難事，我又不是叫你們去找劉猛龍。」王夢俠却說：「找誰去也行呀！我的武藝早就練成了，可是爸爸你總不叫我下山！」雲中俠哼哧地冷笑，說：「好！這次我就叫你下山！你聽我的吩咐，寧不宜遲，明天清晨你們就都走。」王夢俠說：「現在走也行啊！夜間比白天容易趕路。」雲中俠說：「那隨你。給你們這銀子，路上，半路上不可要取人家一點東西，住店吃飯不可恃武賴賬，除了我吩咐的兩件事都不許管，江湖的朋友也不准得罪。」王夢俠的手裏還握着一個紅杏兒，不耐煩地說：「請爸爸快吩咐吧！那兩件事？」雲中俠說：「你們四個先往黃河口將黑面鬼捉住，綁上他，由徐永把他押來，聽我發落吧。」王夢俠點頭說：「這件事不費吹灰之力！」雲中俠把一大包兒銀子交給他，一小包兒銀子交給徐永發，另一小包兒交給那年最長的，樣子最聰明的趙大春，就又說：「徐永先回來。夢俠你得了那口寶劍，就

國寇焦強趙大春去往華陰，到了那裏，一切事都要聽趙大春安排，夢俠你只待到時候下手，並除了那崇老匹夫和苗雄才之外，不許要傷一人！還須要記住：這不是去叫你同入比武園勝，只用夜行的工夫便行了，要辦得漂亮一些，然後拿着那寶劍回來見我！」王夢俠聽着他爸爸的吩咐，雖然點頭，可是一點也不帶勁兒，彷彿這小事兒不值得他一辦似的，轉有就走了，由他身上掉下來一個東西，小石頭的眼快，趕緊用腳給踏住，別的人倒都沒有注意。徐永等三個人也都出了屋，空中俠也隨了出去，又高聲地吩咐他的兒子說：「你就騎着我的那匹白馬去吧？」他的這句話一說出，王夢俠可真是興奮了，當時就見院中飾馬備馬，十分地忙亂。李如江說：「今天已經晚了，也不必今天就走呀！」小石頭接着說：「不用管，他們全都是急脾氣，說得當時就得辦。」說着話，小石頭轉身拾起來腳底下踏着的東西，看上行。

原來是有香棧大的一箇紅綾子綉花的小荷包，放在桌子上開了開，還裹着，李如江說：「快給他吧！這一定是跟他相好的那箇姑娘給他做的。」小石頭說：「在這時候怎麼能夠給他，叫他的爸爸白馬老爺看見，好！那可就了不得啦！」李如江暗暗地歎氣，雖然看着那箇人在院中備好了馬，紮好了行李，帶上了刀劍，一齊向山中快馬馳去，當時就都走了。李如江可反倒不放心，因為看着王夢俠那箇好色之徒浮華少年，絕不會辦事，事情倘若弄成倒好，只要得回了那口寶劍，自己仍然可以去找紀海鷗，只怕的是他把事情辦糟了，那就連郭家的太太，少爺，小芬小姐都受累，因此李如江處很不得再把王夢俠那幾個人

追回來，可是這時雲中俠已回到了屋裏，小石頭趕緊又把那個小荷包藏起來了。李如江兩眼驚疑，剛想要問問：你的那位二少爺靠得住嗎？雲中俠却同他們揮了揮手說：「你們到西屋歇息用飯去吧！半個月之內，他們必定回來，你們就在此安心等着吧！」小石頭又拉了李如江一下，李如江却也不敢說什麼，因想：人家對於這件事情這樣的熱心，說罷，立時就去給辦，我若是再不放心人家的兒子，豈不是使人生氣嗎？於是就駝着背走出，那倪大領着他們到了西屋，小石頭此時是精神倍發，他說：「就恨我年紀小，白馬老爺把我看不上眼，要不？我也騎上馬跟他們去走一趟，那有多麼來勁呀？」倪大說：「你這塊小石頭就不用想也充大人啦！以後你在這兒住着，這院子就用不着我掃了。」又同李如江說：「老爺！你隨便歇着，飯是待一會就熟，你還放心，我們的二少爺武藝高強，不在白馬老爺之下，可就怕給他的錢不夠花的，因為他在路上難免要……」說到這兒就不往下說了，然後又叨叨唸唸地小聲說：「二十多歲了，不給娶媳婦，說拍扔下了工夫，其實其實……咳！」他出去了，小石頭又掏出那隻小荷包來聞了半天。此時這裏，除了他們兩人算是客，其餘就是僕人倪大，還有一個燒火作飯的老頭兒。飯好了，四個人在一起用畢。這時天才黑，可是牆外，松柏樹的梢頭漸漸升起來一鉤新月。夜間，山風淅涼，各屋中都不點燈，可是北屋開着門，明亮的燈光照射到院中，院中時常聽着有人「冬冬」的跌腳，小石頭就抓着窗紙上的破洞向外看，並來拉李如江。

李如江個傻着腰，慢慢走近了窗，偷眼向外去望，見院中有一人在燈光月影裏翩然的舞劍，劍光愈舞愈急，身軀往來迴躍，少時劍光身影合而爲一，又少時「嗖」的一聲飛上房去了。到了房上可是悄然無聲，也不知是往那裏去了；又少時才見由高牆之外跳進來，提着劍進屋歇息去了。這位練工夫的人就是雲中俠白馬老爺，李如江驚訝得打顫，心說：他這樣大的本領，而且關不過那個劉猛龍，那劉猛龍的本領應當有多麼大呀？當夜，就李如江所知道的，雲中俠就在院中練了三回，他這樣下工夫，當然是爲找那劉猛龍去，劉猛龍殺了他的長子，那人必定十分兇惡，李如江就想：只要他的兒子夢俠能够辦完了那件事，將白光劍帶回來，那麼我就將那口劍奉贈給他。以後，白馬奇俠腰帶白光劍，必定更是威風，劉猛龍就許要望而生畏吧？李如江心裏想了一會，便睡着了。

次日他起來的很早，可是雲中俠又在院中練起劍來，原來這位老爺是除了午飯後睡一個覺之外，其餘的時間都是精神奔奔，歇息一兩點鐘之後，必要出屋來練半天。也不出大門，大概只要出門，就得騎他那匹白馬，而且絕不能往近處去。李如江在這裏休養着，倒頗安適，因爲山中氣候不寒不熱，這裏也很清靜，隔着窗看雲中俠舞劍，一點也不覺悶得慌。有時見小石頭也在院裏掄拳踢腳，雲中俠把劍交給他，他居然能够舞幾套兒，還很熟。李如江又常常心喜得笑了，不過他的心總是放不下，幻想着往西去的那條大道上，烟塵滾滾，王夢俠，徐永，焦強，趙大春四匹馬上四位英雄；白光劍又在那裏發着白光，惡蟒苗離才

又在那裏抖着長槍，崇大學士也許命已到了絕路，瞎老師跟郭海鵬也許都在墳裏瞑了目；可是事情不能證明，聲音尚未傳到。五天之後，徐永一個人騎着那匹青馬回來了，雲中俠正在院中練武，就收住了架勢問道：「怎麼樣了？沒把黑面鬼捉來嗎？」徐永說：「二少爺到了那裏才見着黑面鬼，就是一劍，黑面鬼命就完了，還容我把他捉來嗎？」雲中俠又問：「寶劍呢？」徐永說：「二少爺得了那口寶劍，樂的真要飛，當時就把他從家裏帶去的那口劍，削成兩段，騎着白馬就又往西去了，趙大春焦重跟着他去了。因為沒有我的事了，所以就回來了。」雲中俠點了點頭，面有喜色。

這時李如江在寓裏聽見，也將心放下了一半，因為以前所發愁的是寶劍落於惡人之所，現在寶劍已被王夢俠得去了，往華陰給年太保報仇去了，這還愁什麼呢？於是心中就祝告着：盼望成功。如此又過了幾天，李如江背上被碰的那處傷，已漸漸痊愈了，他想叫小石頭帶着他出門，在山裏遊一遊。小石頭却搖着頭說：「不敢！」李如江問他為什麼不敢？小石頭說：「前天我剛一出門，打算去拾幾個落在地下的熟杏兒吃吃，好！那有杏樹家的魘丫頭，就出來了。揪住我，問我二少爺為什麼還不回來，我說到陝西去啦，怎麼能够這麼快就回來？她？好利害！真是最毒不過婦人心，刮！刮！就打了我兩個耳光，哭着同我大罵，說都是我把她害了，我不來，白馬老爺也不能把二少爺派走，二少爺如今一走，必定得跟他的哥哥一樣永不回來了，死在外頭啦，把她永遠拋下了！」李如江說：「這山上竟有這樣無恥的丫頭，你不會告訴她嗎？」

？二少爺此次是奉父命而出，去作俠義之事；那樣的一條年輕好漢，豈能就爲她這蠻無恥的女子所迷？」小石頭說：「我不敢跟女人打架！我躲着他就是了！」此時雲中俠又在院中帶笑叫道：「小石頭！出屋來！我再教教你的躡房越脊的工夫！」小石頭高興的答應了一聲，一個箭步就跳出去了。現在，雲中俠白馬老爺是特別的喜悅。

又過了五天，這日的下午，忽然那焦強又獨自回來了，他滿頭滿身都是汗，他騎回來的那匹黃馬也直喘息不止，他急向倪大問道：「師傅他老人家沒出去嗎？」此時雲中俠已自北屋走出，驚問道：「你爲什麼一個先回來了？」焦強笑着說：「我來報告你老人家大喜之事，咱們二少爺把劉猛龍結果啦，把師傅你三十多年的怨氣出了，把大少爺的仇也报了！」此時李如江跟小石頭全都出了屋，就見雲中俠的臉上顯出一種極度的驚訝，又非常懷疑的神色。他向焦強說：「你細講！」焦強簡直喜歡得直躍，連氣也不喘的說：「我們在黃河沿結果了黑面鬼，二少爺得了那口斬鋼剖鐵的寶劍，威風更增；走在平陸縣，忽聽人說劉猛龍剛走過去，往北去了。二少爺就對我們說：「狹路遇着了冤家豈可輕輕放過？不如先辦自己的事，然後再去替人家報仇。趙大春還不敢去，怕抵不過劉猛龍，可是我高興去，趙大春無奈只得隨我們去，我們就一直追到了絳州……」

雲中俠趕緊瞪着大眼睛問說：「到了絳州是怎樣與劉猛龍交的手？相鬥了有多少合？」焦強一笑，露

出滿口的黑牙，說：「那裏算是交手呢？連三合也沒有打。咱們二少爺可稱是智勇雙全，進了城見了劉猛龍，連用眼睛瞧也不瞧，劉猛龍也是太有點惡商入胆大了！他就沒想得到。現在他是專結交官兒，他的女兒要跟雁門關鎮鎮的少爺訂親，他差路過那裏，許多的朋友跟當地的官兒，全都請他吃酒，晚間他喝醉了才回到他住的店裏，可是咱們的二少爺早已藏於他的牀下，等到他一進屋，二少爺就突然躍出來一劍扎了去，他大驚，去抽劍，劍又被二少爺的寶劍斬斷；二少爺再一揮劍，當時，師傅你老人家真沒給兒子起那綽號，他不愧是斬龍壯士，劉猛龍三十多年自誇爲江湖無雙的好漢，就這樣胡裏胡塗的完了！」說着笑，跳着他簡直替雲中俠高興的了不得，並由身畔掏出來一隻已經擊碎了的紫玉鐲，說：「二少爺想着你老人家必定不信，所以就將劉猛龍路臂上永遠響着的那隻鐲子砸下來，叫我拿回來作證據。」雲中俠接過來，這碎玉鐲詳細看了半天，竟是一點也不假；他回憶起來：他那學生的封頭劉猛龍，那個人的劍法無敵，在河津縣龍門，在嵩山少室峯，幾十次的死拚鬥。劉猛龍的袖口高挽，左臂上總套着這隻紫玉的鐲子。如今他是完了，可是兒子王夢俠所用的手段，也太不光明了！這時他強又笑着說：「你老人家總不放心二少爺，以爲二少爺的武藝不高，可是現在他才第一次下山，就把你老人家三十年來的封頭，給結果了。」雲中俠說：「這樣把人家結果了，誰都奇怪。」歛了口氣又說：「替別人辦事，只要是除惡剪兇用什麼手段都行；可是劉猛龍這些年同我較量的七次，只劍傷敵。可是，我那不肖的兒子用這種本領殺了人家，

真叫我愧死！」焦強見老師一點也不喜歡，他就也不住地發怔。雲中俠却意志鎮沈，倒背着手兒在院中來回地走。焦強又說：「無論如何，現在你老人家是沒有了對手啦！以後白馬老爺是江湖間第一位，二少爺也得稱爲是江湖第一的少年英雄。」雲中俠却怒斥一聲「走！」焦強回身就走了。雲中俠手中把玩着那隻破碎的紫玉鐲，倒好似不勝扼腕歎息，覺得對他的仇人劉猛龍不起。

第七章 蕩子違命迷麗蝶

小石頭與李如江回到屋內，他也說王夢溪這件事情得不光明，替兄輩仇可以如此作，但給爸爸爭英名這樣作可是不該。李如江對此事倒未加評論。只想王夢溪既能够連劉猛龍全部殺死了，那麼他若去找崇家的老奸臣，必定更得馬到成功，年太保的大仇不難報了，因此心中甚喜。晚飯後忽然雲中俠把小石頭叫了去，給了他錢，叫他下山到小鎮去買東西。小石頭去了，哪曉得爲甚麼行了三天，特爲回來報告劉猛龍喪命之事，以博得白馬老爺一喜，結果，可是沒有博成，倒捱了幾句詞斥的焦強，他怨恨着，進屋來找李如江問談。他說：「白馬老爺簡直胡塗了！有那樣的兒子替他辦除了多年的仇人，他不但不高興，反倒說叫他愧死，這人有多麼胡塗呀？」又說：「要不是王夢溪的智謀，他們父子倆，一輩子也休想打得過劉猛龍。不用說劉猛龍，就是劉猛龍的女兒，也够惹的！劉猛龍雖已死了，以後的麻煩一定還少不了，因爲劉猛龍的女兒外號叫作「錦弓玉劍劉綺娥」你聽聽這個名字漂亮不漂亮？利害不利害？她能叫她的爸爸白死

嗎？還能够叫白馬老爺在這山上安居嗎？」李如江說：「也許他的女兒就得懼怕這裏的白馬老爺了？」焦強說：「未必！父是英雄兒好漢，劉猛龍雖沒有兒子，可是女兒既會武藝，武藝就不能够弱，說不定連王夢俠都許抵不過她。可是年輕的女人遇見了年輕的男人，無論如何也不至於真拚命，夢俠二少爺又是個英俊的人物，風流的事他全懂得。……這次在路上，要不是他看見了美貌的娘兒們風發棠，我們也許早就由華陰縣回來了。……可是王夢俠總有辦法，只要有他就不怕那錦弓玉劍劉綺娘，光是他的爸爸可不行。人老人，倒底不中用，無論當年是怎樣的英雄，雲中俠，白馬老爺，至今在江湖上說起來鏗鏘的響，可是禁不住老啦！胡塗啦！辦起事情來就叫人看着努掬！」這焦強說着話非常之灰心，他跟李如江商量着，他想去到別處作一個買賣，他就不在這山上再住啦。李如江也說：「我等着王二少爺將我那件事辦完，我也不想再回華陰去了。找個小城市開一家小刀剪舖，也混度過這一生了！」焦強趕緊又問說：「你也會打出那割鋼切鐵的寶劍嗎？要是有一把好手藝，多打些寶劍，買賣，可真能够發大財呀？」李如江嚇了一大跳，趕緊搖頭說：「不能不能！」

又勉強的笑說：「那種手藝如何是盡人皆會的？我師父生平也只是鑄了那一口呀！」少時小石頭回來了，焦強就問剛才白馬老爺叫他去買什麼？小石頭說：「酒跟檀香。我也不知白馬老爺是要作什麼。」當日晚間就沒見雲中俠再出屋來練武，次日依然，他的神態不振，彷彿從此就把他那練了多半輩子的武工夫

擱下啦。小石頭倒是努力不息，跟焦強、徐永三個人常在院中打拳。焦強徐永的身材雖高，力氣雖大，可也時常被小石頭打了。李如江就覺得這孩子將來一定了不得，可是又想：無論多麼能幹的人，若永遠在江湖上混，也不會有什麼發跡跟好結果。所以李如江就打算王夢俠將年太保的仇報了之後，自己身邊帶着的這三千兩銀子也沒什麼用處，就將多一半去助那貧苦老弱的人，和瞎了眼，有了腿的殘疾，以便替師父的身後作點好事。其餘的錢便給小石頭讀書，成家立業。至於自己有幾十兩銀子就可以開一個小鐵鋪了，就不至於衣食有缺了。他心裏盤算着這些辦法，並未對小石頭說，小石頭是雖然不常出門，却整天也閒不住，替那倪大掃院子，又替老頭兒燒火，現在這裏最有生氣，最活發的人就得屬他了，雲中俠倒是一天比一天疏懶而且愁悶，小石頭又會偷偷地到北屋裏看了看，就飛也似的跑回西屋，驚慌慌地告訴了李如江，說：「白馬老爺在堂屋設着香案，燒着檀香，當中供着那已經斷了，成了兩瓣的紫玉鐲，不知是爲什麼？莫非白馬老爺真要報應？」李如江想了一想，就搖頭說：「不！據我想白馬老爺乃是一位真正的豪傑，心腸是光明正大，那劉童龍雖然是他的對手，殺死了他的長子，可是他仍然欽佩劉童龍的為人跟那武藝，覺着王夢俠施行巧計致人於死，是不對的。所以他才要祭饗祭劉童龍。」說到這裏，李如江忽又歎息一聲說：「白馬老爺真是一位慷慨豪俠正直的人，可是他的那個兒子雖有本事，人品却是太壞，這兩天我的精神時刻不寧，我怕他到了華陰，不但不能爲年太保報仇，反倒許出了旁的事：你看他辦的這兩件事，就都

是沒遵他父親的囑咐，都是隨他的意而爲，這樣的人，怎能令人放心？」小石頭說：「好在再等幾天，他們也就回來了，事情辦成怎樣，必定能够知曉，他要只去玩了一趟，什麼事也沒給你辦，那也不要緊，我行！這次我見了白馬老爺，我又學了不少武功，去對付一個老頭子那還不能夠辦嗎？」李如江連連搖頭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於是他們又在此住了幾日，落了雨場雨，山中的氣候更涼了。雲中俠白馬老爺取出來兩件棉衣給了李如江和小石頭穿上。這兩件棉衣，大概都是他的長子的遺物，他不禁歎息；又忿忿地說：「夢俠那逆子爲什麼還不回來？」李如江也捫着心，想：「雲中俠的次子，若是在華陰出了什麼舛錯，那可真是我的罪過了！」一日，又落着駁駁的雨，李如江與小石頭在屋中愁坐着，忽聽外面緊急的拍門聲，門環驚人的響。小石頭趕忙冒着雨去開了門，外面，牽着一匹紫鬃馬，進來了渾身都是雨水的趙大春，小石頭就問道：「怎麼只是你一個人回來了？二少爺也回來嗎？」趙大春搖頭說：「他沒回來；你把門關上吧！」小石頭驚疑地，看着他的神色有些不對，就見趙大春將馬繫在樁上，便問道：「那個姓李的還在這裏住着麼？」小石頭指了指西屋，趙大春就在絲絲的亂雨之下，腳步匆匆，直來到屋內見了李如江。李如江此時才離開那有幾個破洞，可以向院中偷看的窗戶。回身拱手說：「辛苦了！一趟！二少爺還在路上麼？」趙大春却不回答他這句話，只嚴重地悄聲說：「你早些下山跑吧！」李如江驚得怔了，問說：「爲什麼？」趙大春說：「隨後王夢俠就要回來，他回來必不容你活！」李如江兩腿都哆嗦起來面色慘

白。小石頭却站在趙大春的背影後，握拳忿怒，說：「因為什麼呀？二少爺他奪了他爸爸的命，去替我李大哥辦事，去給忠臣年太保報仇，難道他一點沒給辦，反倒回來要殺我們？他不講理嗎？」趙大春也面黃紫色，忿忿的說：「他講什麼理？他能辦你們的什麼事？連他的老子他都不認啦！他現在只認得金銀，寶劍，好馬，最使他迷了心竅的就是女色！現在我得去見師傅，你們……這命要緊，兩人趕緊收拾了東西快走吧！」說着他去往北屋見雲中俠；小石頭跑着去聽他對雲中俠細述情由；李如江在這裏却頓足捶胸，不住的哭泣。

這時雲中俠已知道事情變了，趙大春一進他的屋，他就沈着臉嚴厲地問說：「夢俠為什麼不同你回來？我在三十年前應允給人家去辦的事，命他給辦，他倒底給辦了沒有？」趙大春歎氣說：「我真沒有法子勸那位二少爺！才一下山的時候，他不來不錯，跟我們都又說又笑可是到了黃河沿岸忽給了黑面鬼，他得到了那口削鋼刮鐵的寶劍，當時他的人就都變了！騎着白馬，帶着那口寶劍，走在路上成心找着人鬪氣，熊強又架着他，他簡直把我當作了奴才，抽了我幾鞭子，後來逼着我同他又往絳州，使用手段結果了劉猛龍的性命，他簡直更狂了。在平陸縣他就要叫我回來……」雲中俠不耐聽他細說，就厲聲地喊道：「你快些講！」趙大春說：「臨走的時候既有師傅的囑咐，我無論如何也得跟着二少爺到華陰，我們就到了那裏，依着我的主意要是跟劉猛龍鬥就得明刀明槍，那才不愧是江湖豪俠；觀崇家却應當用暗的，因為崇

學士當年作過高官，宅院寬大，奴僕衆多，再說華陰那地方是個通都大邑，殺了人得償命。「雲中俠又跌腳碰頭：「你快講！」於是趙大春就話如連珠，一句跟着一句地說：「二少爺弄得正相反。到了崇家門前，大白天的他就在那條狀元街展開了身子，寶劍斬斷了無數兵刃，嚇得崇三少跟惡蟒苗雄才全都不敢鬥了，官人來到也捉拿二少爺不住，正巧那時候有崇家的一個女眷出去探親回來，因為門前鬧了亂子，她下車驚慌慌往門裏就跑，咱們二少爺只看了人家一眼，當時可就着了迷啦！不但架也不打了，反倒向旁邊的人打聽人家那位姑娘是誰？給了人沒有？後來大概是崇三少看出來他是一個好色之徒，就又親自出來跟他講客氣，咱們少爺立時也就和和氣氣的跟人家進去了。」

雲中俠聽到了這裏「冬」的一聲將椅子蹣跚，趙大春又說：「咱們二少爺自進了崇宅，就兩天沒出門，第三日我不放心了，夜晚偷着到那宅裏去看，不想二少爺正跟崇三少跟苗雄才在花園飲酒呢，有幾個娘兒們伺候着，那個美貌的姑娘也在其中。原來那美貌的姑娘叫麗蝶，早先是個小丫環，後來在崇宅裏亂七八糟，最後崇老頭子收她爲乾女兒，宅中上下都稱她爲乾小姐，現在是崇老頭子用了這條美人計，絆住了咱們二少爺那條英雄的腿，咱们的二少爺就作了崇宅的乾姑爺，不但不殺那崇老頭子啦，反倒給人家護院。知道房上有了人，就把我給捉住了，幸虧我先喊叫出來了他的名字，不然那夜我就死在他的劍下了。他見了我，先他打了我一頓，然後寫了一封信叫我給帶回。」雲中俠氣得暴跳如雷，問道：「信在那裏？」

「趙大春一邊由懷裏掏信，一邊又說：『二少爺作了崇家的乾姑爺，可真替崇家辦事，他先去碰了黃老實的鐵鋪，又到那郭海鵬家幾乎將人家的母子全都逼死，現在他天天跟着崇三少，苗雖才，花天酒地，衣裳穿得闊極了，銀子也花得多極啦，他那口寶劍跟那匹白馬已在華陰縣出了大名，他就住在崇家，有他那個新娘子陪伴着他，他又見了我一面，叫我先回來細細起來李如江，等着他……大約再過一個月，他要回山來看，那時他再親手結果李如江的性命！』氣得雲中俠不住喘，說：『好逆子？好逆子！』」出屋到了階前，手顫顫地看那張信紙，只見上面寫道：……

「父親大人膝下，叩稟者：崇家與我本無宿仇，何得聽那李如江搬弄是非，致兒幾作不義之事，幸蒙崇府老人恩宥，且深慕父之名，傑兒之才，慨將其義女霞蝶小姐配爲兒妻，此實佳耦天成，良緣不淺也。諒父聞之，必亦欣慰，又查李如江原是市井小人，郭海鵬乃是江湖強盜，彼等欲報年太保之仇等語，都是虛捏亂造，其實是向崇府詐財未遂，唧唧而出此，其實劍亦係僞來之物，非其師所鑄成，其師係一瞎子，焉能鑄劍？彼輩以此物以求善賈，且欲以之鎮嚇江湖，劫財掠物也。此人不除，是無公道，但是尙有話要問他，請父親先將妾暫留於山上，勿便之逃，兒於下月，必可還家迎奉。父親大人來華陰長住，父親漁倒江湖，業經半世，窮居深山，亦殊寂寞，如今劉爺訖已了，大人何不來此享受榮華，以待天年耶？稟此叩叩。大人健安！崇府親家老爺向。大人問安！親家三少爺亦向。大人叩安！晚輩苗雄才慕名向。」

前領師尊請安！兒夢俠叩上。」

雲中俠看完，將信撕得粉碎，投於雨地裏。這時李如江已到院中跪於雨地之上，向着雲中俠痛哭。雲中俠目雨過去親手將李如江攙起來，並攙到屋裏長歎道：「是我把事辦錯了！我未料到我竟生此逆子，我不該把這件事派他去辦。如今，這逆子我絕不能容他再活，三十年前的諾言我必親身去踐，現在我就走！」

小石頭昂然喊着說：「白馬老爺！我跟你去！」趙大春却忙將雲中俠攔住，說：「師傅！你老人家可千萬不要下山！」雲中俠瞪着眼睛問說：「爲什麼？」趙大春說：「我本來不敢說，這次我幾乎也回不來，倒不是二老爺派人追趕我，却是劉猛龍的女兒劉綺娥已經到了平陸縣，要替她的爸爸報仇。」雲中俠說：「這正好！我正想去找她說明我的兒子用卑劣手段殺死她的父親，非我之意，我可以帶着她去殺我那逆子，然後我到劉猛龍的墳前拔劍自盡，以叫她看我是否好漢？」

李如江又跪倒了哭說：「這可使不得！」燕強也趕來說：「那劉猛龍的女兒不好惹，她的外號叫錦弓劍王劉綺娥！」雲中俠冷笑道：「我不能同她一般見識！我死後的陰魂去找劉猛龍的陰魂，我先向他道歉，然後再同他較量劍法，我們在閻羅殿前見一高僧。」說着，轉身往裏屋去了，衆人都不敢隨進去，少時雲中俠就臂掛着包袱，手攜寶劍，頭戴斗笠走出，燕強跟趙大春全都來攔，說：「怎麼？師傅你老人家真要走嗎？」雲中俠發怒說：「不走怎樣？」又向李如江拱手說：「請李兄在此稍待幾天！」說畢大踏步

走出了屋。外面的徐永也來了，連同進強、趙大春、倪大，四個人都把雲中俠拉住，都苦苦勸阻，不叫他走。雲中俠却怒氣勃發，碎碎幾拳將進強、趙大春、徐永全都打倒，又一腳將倪大踢開，自己就解下來那匹黑馬，小石頭趕緊去給敞開大門。雲中俠在院中就騎上了馬，一溜煙出，少時無影，只聽得「嘩嘩」的雨中聽了有馬蹄「得得」的急速聲音，越走就越遠了。趙大春先爬了起來，一身兩手的泥，就也去解了那匹黃馬，出門又追。

徐永進強，和倪大爬起來就都灰了心了，小石頭却高興彩烈大聲高聲說：「白馬老爺這一去准行，准能够把李大哥的事辦完了！」李如江此時却如椎刺心，他要回西屋，但走在雨地裏就覺得眼前一陣發黑，「哇」地一聲，吐地了一口血，吐在地下，當時就被雨水沖開了顏色，紅是悽慘難看。小石頭驚慌着來攙扶，問說：「你怎麼啦？」李如江也答不出話來，身子幌幌搖搖，兩腳沉重，被攙回到西屋裏。小石頭就說：「你先着急，也是無用，索性等着白馬老爺回來事情才能够分曉……」這時，郭站在北屋簷下的進強竟扯開嗓子大唱起來，唱的是本地流行的一種小調，難聽極了。

第八章 小石頭水門王夢俠

又加着他的喉嚨永遠像是堵着一口痰；然而他唱的極高興，因為他現在沒有管主了，愛怎麼唱，都

不要緊了。他並且：「倪大！我不是說句喪氣話，咱們師傅這次出去，必定不吉利。你想他的外號人稱白馬老爺，今天他可騎着黑馬走啦，這不就是個大大不祥之兆嗎？」李如江在屋中聽然聽了，也不禁担着心。少時天就黑了，那徐永又進到屋裏來，也好意地勸他，明天快些走開，連小石頭也應當躲一躲，千萬不要等到王夢俠回來。李如江聽了，就慨然的回答，說：「徐大哥！你對我這是一片好意我也曉得。可是事到如今，即使王二少爺拿着寶劍回來，真要動手殺我了，我也是不能夠走；非得等着白馬老爺回來才行。我也不願白馬老爺因這事使得他父子傷了和氣，可是無論如何必須還給我寶劍；那口寶劍，我絕不能叫不義的人得到手中！」

徐永也是個忠厚的人，可是聽了他這話，就大不樂意，說：「本來你這麼個不會一點武藝的人，弄那麼一口寶劍就是多餘！你既是死心眼非得等着白馬老爺回來，還非得要你的寶劍，那我可就沒法救你了！告訴你吧！王夢俠他回來對你絕沒有好的，因為你說你不會錯劍，他可不信，他怕你將來再鑄了寶劍到了別人之手，那時他手裏的那只劍照舊是不值什麼錢。」李如江聽了這話，可真嚇得胆戰心寒一聲也沒再言語。徐永就走出去了，那焦強也不睡了。外面是黑沈沈的夜，冷森森的風，急瀟瀟的雨，閃亮的電，姑隆隆的雷，這比諸老師傳鑄成了劍，想要殺他的那夜，雨還大得多。小石頭扒在李如江的耳邊問說：「到底那口寶劍是不是你自己鑄的呀？」李如江說：「唉！兄弟你想：若是我自己鑄的，丟失了，我何至於這

樣地趨急？」小石頭想了想覺得也是。

待了一會又問說：「難道你就沒那手藝嗎？你師傅鑄劍的時候，你不會偷着學一學嗎？」李如江說：「他那裏許人偷學？再說那也不是看一兩次就能够學會了的。」說畢，自己就閉口不語；此時連小石頭，他都有點不能心安了。只覺出自己是身處危境，隨時都能够死，不過總希望雲山俠回來，若能够奪回來劍，辦完了事，那時雖死也是甘心的。當夜他憂思恐懼，加上吐過血之後，心臟俱痛，到第二日，也就病得起不來了，雨可還沒有住。小石頭跟倪大借了錢，借了草帽蓑衣，下山到小鎮上，去給李如江買藥。

回來等他就說：「是誰把二少爺要回來的事情，告訴有杏樹的那家姑娘啦？剛才我看見那姑娘花枝招展的打着雨傘過來，在門前望，大概她就是等着二少爺了。」焦強聽了不佳的笑，說：「二少爺在華陰招了駙馬，有了好的啦！還能够要她嗎？她就好比是地下的楊杏兒，連我也不要；乾脆！小石頭！你就把她要了吧！」小石頭撇撇嘴說：「誰要女的，誰就是找死啦！你們想，二少爺他若不是中了祟家的美人計？他老子能够氣成了那樣去找他？」當下他就趕緊給李如江去煎葯湯，叫李如江把他買來的那專治吐血的血藥服下去，他像對着長兄一般地伺候着李如江。李如江心中感激，又見他年紀雖小，可是身體強壯，會武藝，而且不知道什麼叫女色。有這樣的一個人，自己雖死，也不要緊，事情可以托他給辦。因此心中也就萌出來了希望。歇了三日，雨已住，病體已漸愈，這天他正跟着小石頭，徐永，熊強，倪大在一起用午飯

，忽聽門外有人高聲喊道：「開門來！……」這裏的幾個人都吃了一驚，徐永說：「我聽出這可是二少爺的聲音。」李如江一聽這話，臉就嚇得慘白。小石頭卻跳起來說：「這可真是怪！怎麼白馬老爺還沒回來，他倒先回來了？叫我去問問他！」徐永把他用力一推，說：「你去問他什麼？你也要我死麼？你快領着李如江藏一藏！」這時焦強却高興起來，說：「二少爺大概是給我找着事做，要接我去啦！」他又大聲喊了起來，表示着主人並未在家。外面的人已經跳上了牆頭，由牆跳進來了，正是二少爺王夢俠，只見他渾身的緞子衣裳全都發着光，腰間繫絲絛，掛着的李如江認識是那口「白光劍」，但已懸上了紅綠的絲穗，並且有鑲金的鯊魚皮的劍鞘。李如江此時奮不顧身，雖然小石頭拉着他，他仍向屋外走去，高聲呼着：「二少爺！小人李如江要同你說幾句話！」他身軀亂抖；那王夢俠卻沒有理，把門開了，由外面讓進來了一個人，又正是那惡蟒苗雄才。李如江大怒，忿忿地指着他說：「苗雄才！你也敢到這裏？你認得我嗎？」苗雄才只看了他一眼，便猙獰的一笑，他牽進來了兩匹馬，一匹是「白馬老爺」的那匹白馬，如今也鞍占俱新；一匹就是他自己騎來的，鞍下掛有他的那桿黑纓子的「惡蟒」長槍。他摘下她就拿在手中對准了李如江；王夢俠把他一攔，說：「暫且用不着！」這時焦強就笑向王夢俠問：「二少爺！你餓得咱們的老爺下山找你去了嗎？趙大春也跟着去了。」王夢俠說：「我本來不曉得，剛才見了杏樹下的花家姑娘，我才聽說他沒在山上，這總都是姓李的會搬弄是非，使我們家裏沒事出事。」李如江趕緊說：「二少爺！

你可知道，這件事是你令尊三十年前答應過郭海鵬的呀？你們父子原都是江湖豪傑！」王夢俠「歸」的一聲抽出白光劍來，瞪着眼睛說：「你再說一聲，我當一劍殺死你！我不信你的身子比銅鐵還結實，你怕不怕？你說的那個郭海鵬我也去過了，他的那兒子簡直是膿包，他的那個女兒倒還有一眼，只是年歲還小點。」李如江氣得身體更抖，手指着王夢俠說：「啊呀！你怎麼又，又看上了人家小分姑娘，你真是個好色之徒！你給白馬老道盡了名聲，你是害中俠的逆子！」王夢俠被他這一罵，倒笑了，說：「老李！現在有兩條道兒叫你挑選着走，一條是生路，因為我已打聽明白了，你的師兄弟黃老實跟那個崔快嘴全都說了，寶劍是你幫助瞎老頭算錯了的，你必定也會錯反這等割鋼割鐵的剝鋒！」李如江大驚，連連搖頭。王夢俠用眼狠狠盯着他，又笑說：「你只要把頭點一點答應給我再鑄幾口寶劍，也不要這麼好的，次一點的也行，那時你可就活了，你還能够發財！」李如江搖頭說：「不行！慢說我不會鑄，即便會鑄，也絕不能給你這惡人鑄，你這惡人快些把白光劍還給我吧！」說時他拚命過來覷奪。王夢俠舉劍怒喝說：「啊！你真要自尋死路？殺了你，我這口劍可就是天下無雙了！」此時苗雄才挺長槍也同李如江扎來，但旁邊的徐永已預備着刀了，橫刀將苗雄才抵住。王夢俠揮劍向着李如江就砍，他沒提防小石頭蹣跚起來雙手緊緊握住了他的右腕，王夢俠怒喊：「啊！小石頭！你竟敢……」小石頭却向李如江急急說：「大哥你快逃！只要你逃了命，年太保的仇就不難報！」這時那倪大也掄動了一桿獵叉打這不平，幫助徐永將苗雄才逼

北追南，一定知道咱們是沒跑還是藏起來了。一工夫他回來。」「李如江此時氣喘吁吁連話也不能夠說出，捫了半天，他才歎息，誰：「我沒見過中俠，逃了命也是不能有心！」小石頭說：「他一定是換了黑馬騎上，外人都不認識他了，所以他的兒子也沒跟他遇見。他雖是個好人，可是他作了這樣的禍子，咱們還能夠盼着他給太保報仇嗎？咱們得離開這裏，再去設想法子！」李如江點頭說：「好！兄弟！只要有你，我就不愁了！」遂起來，先摸了摸褲腰帶裏藏着的銀票，見沒有丟，他就更放下心，於是與小石頭相挽着，反往田裏的深處去走，那密密地，跟刀一般快利的高粱葉子，玉螭環的葉子，還有什麼葉子把小石頭的胳膊劃了幾道口子血直流，小石頭由地上抓了把土，向傷口上塗了塗，血就不流了。

白馬老爺在山上給他的那件棉襖，在這時熱得他如何能穿得住，早就脫下來，掖着，依然光着膀子，背上有不少的泥，沾着無數的汗珠。這小石頭帶着李如江在田裏走了半天，結果是又走出來了，一看，原來還是剛才的那股大道，不過玉屋山的山谷，在他們的背後已離得很遠了。李如江還有點驚慌，小石頭卻說：「不要怕這時候王夢俠那小子一定又回到山上去了，咱們慢慢地走，絕不會有人追了！」李如江又歎息着說：「今天幸虧那徐永跟倪大抱打不平，他們抵住了苗雄才，不然咱們也都逃不了！」小石頭說：「他們都是白馬老爺的徒弟，又知道白馬老爺待你很好，那能就眼看着別人把你殺死？叫我一個人去打苗雄才，我也敢。早先的我也是胆小，不行。自從來到山上這三日，白馬老爺告訴了我許多祕訣，教給了我幾

套護身拳，我，連他娘的斬龍壯士也不怕了！」說着他們驟往北去走，又走了二里多地，這條路徑是很窄，很彎曲。路上既清靜無人，地下也都是些又濕又鬆的泥土，前面傳來流水淙淙聲響，原是一道河，水有五六尺深，清澈見底，河底有不少大塊的青石。兩岸生着柳樹，翠絲千縷，有的垂於水面，有的隨風飄擺，鳥語蟬聲相應，蜻蜓蝴蝶往返地飛翔，中間並有板橋一座，二人走在橋上，小石頭就歡得直跳，跳得扳子都直動，嚇得李如江都不敢邁步兒了。小石頭卻笑着說：「大哥你快看！這個地方有多麼好呀？真跟畫得是一般，我早先在繡花店作學徒的時候，掌櫃的常派我去大戶家去送訂活，大戶家的堂屋裏全掛着山水畫，還有畫着漁樵耕讀，畫着風塵三俠，可沒有畫得這麼好的！」

此時李如江腦裏正思慮着事也沒有理會他說的話。過了橋，又往北去走，道路還是很濕，可是不大曲折了，又走了不到半里，忽然李如江驚慌地向北指着說：「哎呀你快往那邊看！那邊不是有一個人騎着白馬來啦！」小石頭向北一看，也驚呼着說：「對啦！旁的馬還沒有這麼高，這一定是王夢俠回來啦！你看那不是閃閃的劍光？這小子！」李如江着急說：「這可怎麼辦！」小石頭說：「不用發愁，咱們往回走，走到那橋邊我再對付他，他有馬又有寶劍，可是我在黃河沿邊經過水性，跟他到水裏幹幹！」

李如江說：「咳！兄弟！你年紀還小，如何能行！」小石頭說：「一定行！快走！」於是二人又同身往南去跑，跑到橋邊，李如江又不住的氣喘，小石頭領着他藏在河岸北邊的一顆柳樹後，前後左右都是

有柳絲密密地遮覆，很難被人看得見。李如江說：「兄弟！你也在這兒藏下吧！」小石頭說：「我不藏着，我得和他拚一拚，我若不拚，咱們總是跑不開，曹操才若是來了，那咱們可就全都死。待會兒，我若是跟他扭到河裏，你就趕緊撒腿往北去跑，不用管我。你最好是往北最往北，過了山再往西，到曲沃縣城裏魁星巷，那裏的開酒舖的奉老，他家的兒媳婦小名叫喜姑，是我的表姊，你就說陳家的小石頭，再說出我那叔父是瞎鬼，他們就知道了一，定能够留你住幾天，要是不留，你就天天在那頭衙門口兒轉。我就去了。見了面咱們再另想注意。」

李如江點頭，流下淚來說：「兄弟！可是萬一你有了外錯呢？」小石頭說：「你在那兒等我十天，過了十天我若是不去，你就另想法子吧！你不會上北京去嗎？」說着，北邊的馬已快來到了，小石頭趕緊就又跑上了板橋，他將身臥伏，好像是一個猴子，少時馬蹄聲已來到了臨近。李如江的心，這時極度的緊張，他隔着柳絲去看，只見那三夢俠來到了橋邊，就下了馬，他暴怒着問說：「小石頭你這孩子，是要找死嗎？快告訴我，李如江是跑往什麼地方去了？」小石頭說：「我正要問你呢，一定是你把他殺啦，等着白馬老爺回來，我把你的事情都告訴他！」王夢俠嘿嘿地冷笑說：「你這麼一個東西，敢和我作對？我要你殺死在這兒，比宰一個小雞子還不費力氣！」小石頭站起身來，昂然的拍着胸脯說：「我不信！斬龍壯士！你是忘八蛋！小太爺我瞧不起你！」王夢俠氣極了，一手挺着白光劍，一手往後牽着白馬，就走上

了橋，小石頭一邊向後退身，一邊接着馬說：「你在華陰縣丟盡了人！人家弄個丫頭乾闺女，就叫你中了計，把你爸爸氣壞了，如今你還拿着寶劍跟白馬來嚇嚇我？你好不識羞！」王夢俠氣得大叫說：「好個渾蛋你敢罵我？」這進一步來擰劍狠刺，小石頭却將身一跳「撲通」一聲跑到水裏去了，他就如同一條魚似的，直沉到河底，摸着一塊石卵，他的兩腳向後登水，浮了上來，王夢俠蹲踞在橋上。看他的頭剛一浮上來，就探劍向下去扎，小石頭却躲得極快，他的全身從別處躲了出來，揚手把石卵打出「吧」的一聲正打在王夢俠的臉上，王夢俠實在沒有提防着這一手兒，當時鼻痛眼酸，用手捂臉，在這一刻那之間，小石頭攪起來很高的水花，忽喇地一聲就抓到橋上，把那匹馬嚇得就奔，王夢俠被馬一撞，本來就立不住腳了，小石頭又給了他背上一拳，他急急趕趕緊回手相扭，當時就「撲通」地一聲，比剛才的聲音還大，兩人一齊都跌到水裏。王夢俠手中的白光劍還緊握着不放，但在水裏，他也舉不起來。小石頭接着他的頭想要浸死他，可是王夢俠也相當的會水，把頭一扭就又露出於水面，兩個人滾着水互扭不放，真如兩條龍在水中翻鬥了起來。小石頭伸出了水淋淋的頭，張着嘴大喊：「李大哥你還不趁着這時候快跑嗎？」這才提醒了李如江，趕緊站起身來就跑。這時候往南跑的是那匹白馬，往北跑的是李如江，但李如江跑不動，時時地回頭去望，那邊是烟柳扶疏，人跡毫無，李如江就不放心小石頭，心說：他如何抵得過王夢俠呢，倘若他死了，我獨自得了活命，怎能對得起他？又何顏為人？因此心中悲痛難過，腳步可不敵停歇，緊緊地走

着，走出了很遠，回頭再看，仍是不見小石頭，他就長歎了口氣，想着都因自己一時疏忽之過，不然也至失不了寶劍，也出不了這許多事情，如今自己只有捨生效死，以補贖罪愆，最要緊的還就是爲鑄出一口寶劍來，以抵住那口落在惡人手中的「白光」，然後千金結義士，寶劍報冤仇，非得酬答了師父的遺命不可！寶劍一口還不中用，必須鑄得兩口，交付兩位真正的義俠，才能够除了王公弼的逆子，而致崇老匹夫於死地。當下他興奮了起來，又往北走了十數里，就到了靈山麓下，這裏有一處市鎮，他在此用了飯，並歇宿了一晚，次日在街上走了半天，也沒有見小石頭前來，他的心裏更難過，恰巧有一大對客商，正要穿過山去往西，他就尾隨着人家，過了靈山的曲折的山路。他沿途打聽着，原來往西直走，便是曲沃縣，於是他也不廝車，只是步行，他的腦裏任什麼事也不想，只回憶着，思索着瞎老師傅打製那口白光劍時的情形，及自己的心得。走着走着，這隻手臂一響，心說：爐身得這麼大，爐口得那麼小。

又由地下拾起一塊石頭舉起來「冬」的一聲，心說：「得用這麼大的力氣！像這樣的力氣我還有！跟師父偷學來的技藝我還全熟！不怕，憑你王夢俠的手中得了一口「白光」，我肯更鑄出兩口來，也許鑄出十口來，一百口來，紫光，青光，藍光，綠光，金光，比那口白光都更快，都逞強，讓你王夢俠也保護不住那老匹夫吧？他眼前如迸出火星來，耳邊如聽得鐵錘敲着鐵砧響，也就彷彿是入了屋了。當日晚間他又到一處村鎮投宿，這地方名叫「報恩寺村」，他覺得這地名很好，在店裏又遇着一位秀才，這位秀才住着

店還念書，念着什麼：「騰蛟起鳳，如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王府軍之武庫。」李如江覺着這幾句書，念得音節鏘然，非常好聽。他還以為這位秀才足赴京趕考的，就想求這秀才給寫一封信，旁的話也都不說，只說：「海鵬，海蛟，現均已死，望海鷗莫忘前言。」並且打算就請這秀才順便去送給紀海鵬，以便他在那裏也急速設法。可是李如江就來拜訪這位秀才，不料很失望，這位秀才是要到太原府應秋闈，打算考舉人，並不是去北京的。李如江只好把心裏的事不提了，隨便閒談了幾句。而這位秀才却以為他是個貧而好學的人，向他說了一些什麼匡衡鑿壁偷光，朱買臣採薪勤學，又因為見他年紀不小了，還以什麼梁灝八十二年中狀元的話來勉勵他，李如江本來就最敬重讀書的人，遂又問他剛才吟的是什麼書？這秀才說是古文中的「滕王閣序」，因就展卷爲他詳解，講至那「紫電，青霜」的句子，李如江才知道是古代的兩口寶劍的名稱，正觸到了他的心上，他並恭請這位秀才用小楷將此四字寫於一張紙上，秀才詫異地問他要這有什麼用處？他搖頭說：「沒用！沒用！我只覺着這兩個名字很好，想要記住！」他拜謝了走出，回到自己的屋內，將這張紙條連同銀票全都在身邊更隱密地藏好了。次日清晨又往西去，傍晚之時，他就進了曲沃縣城。城裏的魁星巷很容易找到，是通着大街的一條巷，稀稀地有幾家小鋪，其餘全是人家，有個酒鋪，門前的葫蘆幌子已經摘下去了，裏邊剛點上燈。李如江這時倒很躊躇，暗想：小石頭一定沒在這兒，我見着他的親戚可怎麼說話呀？於是見暫且作一個買酒的人，拉了門進去，見屋中的燈光很低，桌凳都很破舊的

，也不見一個酒客。

第九章 思恩仇重鑄紫電青霜

櫃裏只有一個年輕的媳婦照料着，李如江心想：這大概就是小石頭的表姐喜姑吧？他就客氣地點了點頭，那媳婦問說：「要喝酒嗎？」李如江說：「對了！我還要找一個人，是！小石頭。他叫我先到這裏來等他……」自己實在不敢想小石頭能够來到，可是這個媳婦當時就把李如江打量了一番，遂回首向裏邊高聲叫着：「小石頭！你出來看看！有人找你啦！」李如江驚喜極了，心中砰砰的亂跳，眼睛睜着黯淡的燈光向裏去看，見裏邊是有一個後院，大概有三五間房，只聽「冬冬」的脚步聲，小石頭真由裏邊跑出來了，見了李如江就喊着叫「大哥！」笑着，跑出櫃來緊拉住李如江的手，李如江的眼淚都不住往下流，但見小石頭安然無恙，上身雖仍沒穿着衣裳，可是膀子光滑又黑又亮，一點傷痕也沒有，他真是喜歡，就問說：「兄弟！你怎麼倒先來了？」小石頭說：「我在路上，高興起來就跑一陣，有時還偷着扒上人的車後邊坐着，自然就比你先來了。」忽又悄聲問說：「你還有錢沒有？」李如江點頭說：「還有很多的錢。」小石頭就大聲的說：「你先給我點錢，我給咱們買肉去，你得請客，連我們親戚家裏你都得請請！」這時已由裏院出來了個老頭和老婆，都有六十多歲，一齊歪着頭來看李如江。小石頭就給引見，原來這就是那

媳婦的公婆。李如江已掏出幾兩銀子，小石頭拿了盤就要去買菜買肉，那老夫婦都出櫃來攔阻，說：「可不用買太多了，我們都已用過飯了！」小石頭說：「老爹跟老媽都不必客氣，我李大哥從遠路來到此，我也得拿着他的錢給他接接風。待會兒我把肉割來，得勞我表姐，給我們做一頓餃子吃。」秦老說：「那行，那行，李大哥先請坐吧！先請吃酒，歇歇吧！」李如江趕忙鞠躬說：「老伯伯不要客氣，我跟小石頭，我們是同胞兄弟一樣，現在我到這裏來，是爲跟我的兄弟合夥做個買賣。以後還難免要打攪老伯！」秦老笑着說：「那裏的話？以後我們就都是一家人了！」當下小石頭就出去了，秦老就叫媳婦給擺上一壺酒，兩碟素酒菜，就讓李如江坐下吃。但李如江非要等着小石頭回來，他才能够用。這時，秦老夫婦連媳婦，都對李如江非常之客氣，使他倒感覺十分不安。少時，小石頭買的肉，醬，油，葱，白菜，回來就都交給了他的表姐。

那喜姑就在櫃邊的一個小廚房忙着，做起餃子來了，秦老夫婦已經回到了後院。李如江與小石頭就對坐在一張桌旁，李如江持盞慢慢地飲酒佐着那小碟裏的鹹豆跟黃瓜絲，小石頭却連一滴酒也不飲，只管伏在桌上跟李如江低聲說話，他說：「他娘的！真是人情勢力！我來到這兒，秦老跟他的婆子假裝不認識我，我表姐也待他很冷淡，說我跟我叔父是一樣，不是賄光了，就是在家裏惹了禍，才逃到他們這兒來，我說我來這兒等朋友，他們也不信。我表姐夫是出外作買賣去了，我要幫助他們照料酒鋪他們都不放心。

這兩天的飯，我都是到大街上給住店的客人騎車溜馬，掙來吃的，一點也沒沾他們。現在你來啦，他們見你掏出銀子來，又說要在這兒開買賣，他們立時就以爲你是財神爺，立時連我也另眼看待了，真他媽的！李如江也是歎息，又問說：「那天，兄弟你是怎樣脫的身？王夢俠後來的結果如何？」小石頭忿忿地說：「論水性，我比王夢俠高得多，可是武藝，力氣，我真都不及他，我想奪的那白光劍，不對他握得最緊。結果是我見惡蟒苗雄才也趕來了，我就浮着水逃跑了。」李如江說：「他們能够想到咱們是來在這裏嗎？」小石頭搖頭說：「不能，他們知道你是上北京必是往東去走，絕想不到咱們倒往西邊了，這是個小縣，一輩子他們也不能找到。咱們且在此歇幾天，慢慢再想法子。」李如江說：「法子我已經想出來了，只是兄弟你得幫助我！」小石頭昂然說：「這話還用說嗎？」李如江不再言語了，以辛辣的酒澆着他辛酸的肺腑。

少時那媳婦喜姑已將餃子煮好，小石頭先端了兩盤送到裏院，給那秦老夫婦去解饑，然後與他才與李如江一同食用。這個酒鋪的買賣真不佳，他們在此直待到三更多天，見只有一個小姑娘來沽了二兩酒，兩個鄰人來這裏閒坐了一會兒，此外就再沒有顧客，也無怪喜姑的男人還得出外謀生，秦老夫婦都是十分的吝，貪婪。當晚，李如江與小石頭都在酒鋪裏寄宿的。次日，李如江就跟秦老說好了，租了他們後院的一間屋子，說是預備要在此開鐵鋪，因爲他給得房錢多，秦老也是無不歡迎，漫說打鐵，就在這兒幹什麼，

他也不管了。李如江又托付小石頭出去給置辦打鐵用的錘子，鉗子，砧子，木桶，碎鐵，砂盤，柴煤，等等之物。

小石頭在大街上給人溜過兩天馬，店房，鋪子，他都已認識了不少的熟人，不到三天，他就都給採辦來了，於是李如江又叫他買來了礮，和好了泥砂，就在屋中，費了一整天的力氣，經過了四五次的修改，便築成了個瞎老師傅吳慕冶打製白光劍的時候一樣高，一樣粗細，爐口一樣大小的火爐，風匣也安上了。小石頭添上了煤，試着「刮答答」地拉了一回，那火礮立時就熊熊地騰起，李如江觀察着火礮的高低，囑咐小石頭或慢拉或快拉，他將鐵層放於砂盤之中置之爐內，使先鎔化。屋中熱，門緊閉着，兩個人的身子都汗出像漿。李如江同時也淚如雨流，他暗暗的祝禱着：「師父！郭四叔！忠義的年太保！冥冥有知的過往神靈！你們體念我這一片誠心吧！助我成功，我今鑄劍非是要去作惡，是爲鑄我誤將寶劍失去落於惡人手中的罪愆！我願這兩劍成功，以抵擋那一口劍，願這兩劍，永護忠義，長驅惡邪……」他先將鐵汁做成了長棍的形狀，然後又在爐內燒紅，再取出淬於水中更置於砧上，掄起鐵錘子同下「碎！」……回憶着他師傅那時所用的力氣之大小而錘，敲，並依據偷學來的技藝，一絲也不差去水淬，火煉。小石頭只是盡力的當他的助手，可一點腦子也不費。如此費去了四五夜的功夫，便鑄就了兩根鋼條，和一柄小刀，小刀之長還不到五寸，可是鋒利無比，漫說是鐵，就是那鋼條，也一割就如割甘蔗的皮，想削掉多薄就有多薄，想

餅多厚就有多厚，小石頭喜歡極了，直跳。李如江却吩咐他好生的收藏，莫要在人前顯示，如今他以小鑿大，就知道「紫電」與「青霜」劍之必定成功。爲了小心謹慎之計，他在白晝絕不打製寶劍，除了睡覺休息，就打上一兩把最普通的剪子跟菜刀，放在酒鋪裏，或是叫小石頭拿到街上去賣，這些東西都是李如江粗心大意打成的，但一拿出去賣，本地的人都說好，都爭着來買，都知道了秦老的酒鋪裏住着一個好手藝的鐵匠，雖然沒掛招牌，可是貨色真不錯，李如江因此倒害怕了，以後他打製的這種往外賣的刀剪，故意不往好處做，因此又有已經賣了的人，又退回來，說：「你們這個鐵匠真懶，越來越做得不行了！這剪子！簡直是木頭剪子。這刀！抹字子都許不死。大概你們這買賣也是不想發財啦？得啦，給你們，你們退給我錢吧！」

李如江聽到了這樣的話，他心裏倒很喜歡，小石頭也是說：「愛要不要，我們也不希罕賣！」雖然這樣，二人的衣食全都極爲儉省，不過有時得給秦老夫婦賣點肉吃，對喜姑也是由小石頭偷偷買點胭脂，粉送給她，房錢更是從不拖欠。因此秦家的一家人都對他們很好，即使在半夜裏他們把風匣拉得「刮答答」，鐵錘敲得「叮噹七」，吵得人都不能睡覺可是秦家的人也沒有半句怨言，每晚，屋門也總要閉得極緊，燈光也壓得很黯，可是紙窗上只有一閃一閃的火光，屋中有他們的打鐵聲和喘息聲，誰也不知道，李如江已將兩根鋼條打成了劍形了，但鋒利之中再求鋒利，他依然煉，淬，打，磨，如此，不覺着已過了兩個月

，現在快到八月十五了，李如江的工作已完成了十分之八，便同小石頭說：「咱們應當歡兩天了，等到過了節，再接着作吧！」把兩口將成的寶劍送就深藏在炕洞裏邊，爐子也不升火了。

小石頭可仍然不閒着，他將幾把沒賣出去的剪刀，就找了塊石頭，磨得相當的快，次日便是中秋節，午飯後他就拿到大街上賣去了。街上今天頗爲熱鬧，賣肉的，賣水果的全都很多，紙店還擺出來一種應節的東西，是棍桿紮成的架子，上面糊着紙，紙上又印着月宮。婆羅樹，樹下有個金臉的「兔兒爺」在那兒搗藥。小石頭知道這是今天晚間應當供奉的，他想買這麼一份，再買幾個水果，兩斤月餅，一腰酒香，都拿回去，婆老夫婦自然高興，喜姑也得喜歡，因爲她的丈夫沒回來跟她團圓，她本來就正難過，若是叫他供供「兔兒爺」，拜拜月，吃點果子和月餅，不就忘了愁了嗎？以後再打鐵，打到四更天，他們也不能怕吵了。於是小石頭就想賣出去刀剪月餅。可是今天，人們都穿戴整齊上街上游，還誰買藥子回去做活？菜刀也不是什麼急需之物，好吃的人早就把肉割了，燉熟了，而且吃在肚裏了，因此小石頭自在街上叫賣了半天，沒有人買，他拿到熟識的鋪子裏，店房裏，求人家留下，人更都向他擺手，尤其是店房，十間屋子倒有九間是空的，即長住的客人，賣卜者，也回家團圓去了。夥計們一個個的新剃的頭，洗乾淨了臉，在櫃房裏賭錢，櫃檯的也帶着肉掌櫃的逛街去了。小石頭在熟識的幾家店裏歇歇，談談，不覺着天就晚了，走到街上，月亮已經上來了。

可是被房頂擋着，仰面還不能看見，街上往來的還有稀疏的人。小石頭就又高聲喊道：「誰買我的刀子跟剪子呀？賤賣呀！」手裏還敲得「叮當」的響。一面說一面跑，一面跳蹦蹦地走，還沒走到魁星巷，却聽身後有人叫着：「小石頭小石頭！」這些音使兩旁的人沉頭，又很耳熟，小石頭愕然的站住，趕緊轉身，却見一個高身的人急閃到旁邊的門陰裏。小石頭更爲驚訝，問說：「是誰呀？那位呀？」他向着黑影走了幾步，臨近詳細一看，他驚說：「這呀！白馬……」雲中俠趕緊囑咐他不要大聲。他回頭看看沒什麼人，就更近前，先施禮，後才低聲問：「貴客怎麼來到這兒？」雲中俠即說：「我是才進的城，你現今住在誰家裏？」小石頭回答說：「我現回客如江住在一塊兒！」雲中俠問：「你們那裏清靜？」小石頭點頭說：「還清靜，只有一家是房東，又是我們的親戚。」雲中俠又問：「我看到你弟弟去住一夜，你的親戚不能明天去告訴別人麼？」小石頭面黃了，不回答，只是把雲中俠今天爲什麼會成了這個樣子？於是又搖頭說：「不能！可是，你如給我一百錢，我給你買兩斤月餅堵住他們的嘴，他們就一准不說。」雲中俠向身邊一掏兜是一大塊銀子，遂遞給他幾兩的銀子「叮」的一聲響。小石頭說：「進了這樣胡同往南去拐，就是魁星巷，那裏有一家酒鋪，……」雲中俠沒容他說完，就點頭說：「我這就往那裏去候着你了，你可快一些把東西買了。」小石頭答應着，只見雲中俠將身疾走幾步，就進那月光更照不到的小巷裏去了。

小石頭的心裏泛著疑，擔着驚，先到了一家都快要閉門休息的點心鋪，買了二斤月餅，給了那塊銀子還找回來許多錢，出了這個鋪子，小石頭也就進了那條小巷，才走了兩步，忽聽見後有馬蹄之聲，他疾忙回身去看，見是有兩個騎着馬的人，行在街上，由這巷口過去了，向北去了。雖然小石頭不過是看了一眼，可是他就心說奇怪呀！後邊的那個騎馬的怎麼是個女人呀？女人也能够騎那麼高大的馬？當下他就跑出了巷口，向北一望，那兩匹馬還未走得太遠，月光正照着馬上的人，見前面的確係一個男子，後面的雖也穿着青衣裳，可是腦袋招着很大的髮辮，身子又那麽細，不是個女人可是什麼呀？小石頭覺着女人會騎馬，就得更是一個潑辣的女人了。好在與他沒關係，也不必往心裏放。

於是他就又進了小巷，手裏拿着沒賣出的刀剪，提着月餅包兒，心中是又驚又喜，驚的是白馬老爺的神色那麼慌，一定是在別處殺了人，有官人追來捉他，萬一若是連累了李如江，那寶劍可就鑄不成了，喜的又是雲中俠白馬老爺來到，那兩口寶劍正好給他使用，年太保的大仇還難報嗎？他的兒子王夢俠，也休想再拿着那口寶劍了。腳步急急地走，忽然聽得眼前又有人叫道：「小石頭！你來了麼？」原來雲中俠尚未走遠，小石頭就笑着叫說：「白馬老爺……」雲中俠却斥他說：「不要大聲說話！」小石頭不禁又大吃一驚，趕緊回頭再瞧瞧。這條巷裏可沒有人，人大概都回家吃月餅去了，小石頭就緊跑了幾步，趕上了雲中俠，悄聲問道：「老爺是從那裏來呀？」他仰着臉兒問，只見月光已照着雲中俠的側面，雲中

俠面容清瘦，蒼亂髭鬚，却不佳「嘿嘿嘿嘿」發出笑聲，沒有回答，却將一隻手拉住了小石頭的胳膊，但是小石頭就覺得他的手有些發粘，細一看，原來他的胳膊已受了傷，從他那土布的單衣裏浸出來血，且有血流到他的臉上與手上。小石頭可倒害怕了，然而不敢再問。就帶着雲中俠到了泰家的酒鋪門前，雲中俠問說：「就是這裏嗎？」小石頭說：「對啦！」酒鋪裏也沒有燈，他將手伸向了窗裏，就把一根頂門的棍子卸下來了，推開門，雲中俠隨他進來，見屋中無人，窗上的月光很亮，叫小石頭把門又頂上，他還搬來一張桌子，使門關嚴，小石頭注意他的胳膊，可是依然靈活而有力，又不像受了重傷的樣子，就一聲也不語，領着他直到了後院，見李如江的鄰居裏有很亮的燈，他將門一推半身探進屋裏說：「李大哥你出來看看！白馬老爺來啦！」他邊說把刀拿放下，提着月餅包兒去到泰老的屋裏，用那些吃風擺那一家人安頓下，他這才趕緊回來。就見雲中俠站在屋內，看着那火爐和全份的打鐵用具，正在發怔，李如江在旁恭謹地侍立，兩個人好像還沒有說一句話，小石頭就說：「老爺！你在那裏坐着呀？」雲中俠點了點頭，却先不就座，用眼睛盯着李如江，他就讚歎，說：「不料你這個人這樣有志，受人之托，便忠人之事，而且雖受患難，也百折不回，真叫我愧死！我當年答應了金翅大鵬沈九所托之事，三十年來却全置諸腦後，如今我的兒子反倒去助人爲惡，咳！……」跌了一下腳，又說：「我實已無顏再生於人世！如今有一個對頭想殺死我，這倒頂好，只是我未踐早先的諾言，死也不甘心！」小石頭嚇得塗了色，問說：「有什麼事呀？白

馬老爺！」雲中俠冷笑了笑，沒言語，就在炕邊坐下了。由腰間，抽出來一口短刀，交給小石頭說：「把這刀給我磨一磨，磨得越快越好！」小石頭把刀接過來，手不住的顫抖着，急地問說：「白馬老爺！莫非你在外邊遇見了什麼事？有什麼人跟你作對，或是……把你給逼來啦？」雲中俠點了點頭，用衣襟擦左臂的血，微笑着說：「不要緊！真小的一件事，今天，我也是無意走到這裏，非是想在此逃避。」說到這裏，忽然精神益發興奮，就問說：「前邊既有家酒舖，大概還有酒吧？」小石頭說：「有！這兒賣的都是汾酒，還不錯。」雲中俠就說：「你打一壺來，我要飲一點，因我現在只覺得上身寒冷。並且，想不到，哈哈！我王公弼在江湖上行走有四十多年來，到今天，竟有怕祖性！拿酒來！我把祖子壯一壯！」小石頭一聽，更害怕了，可是不敢不答應一聲，趕快去給打酒。這裏李如江就說：「自從蒙受大恩……」見雲中俠向他擺手，他就不敢再說客氣的話了，遂就說：「我來到這裏，恨我自己因一時不慎，才把寶劍丟失，幸是我跟着師父時，還學過一點手藝，所以我就又鑽了兩口，但尚未鑄成。」雲中俠攔住他，吩咐說：「不要再說了！我早就猜着你必有這種手藝，如今你能够把實話告訴我，可是你還是看得起我。」李如江就要躡身向炕洞裏去拿東西，雲中俠却把他拉起來，先向窗外看看，然後才低聲對他說：「你要作什麼？你要取出那兩口尚未鑄成的東西，來給我看呢？我何必看了，因你都交在我的手裏。我也不不能再去替年公復仇了！如今連我自己的性命尚且難保。」李如江流淚說：「我平生知道現在有人逼迫老爺，才要拿出來叫

老爺挑選，老爺看那一口好，我就在今日把它打製好了，明天就能修典老爺帶走。老爺拿定它，好去抵擋那與你作對的人！」雲中俠搖頭微笑說：「全無用處！我若是到華陰縣去找我那逆子，我那景老匹夫，一定要借你的東西用一用，但如今……」說到這裏，門一響，雲中俠趕緊站起身來向外去望，見是小石頭打了酒來。

他就又坐下，說：「我離開家，下了王屋山，本要到華陰去殺我那逆子，未料到半路上就遇着了劉猛龍的女兒，錦弓王劉劉嬌娥，和他的徒弟神拳鐵棒伍華傑，這兩個入，我不可以抵得過，那伍華傑尤其是個晚生小輩，武藝平平。但劉嬌娥一來因她的父親是被我那逆子所殺，我的理虧，自然手就鬆軟；二來我白某的鬚子都快白了，怎願與一個女孩子拚命，而供了我一生的名頭？再說我一世與他的父親為敵作對，如今她父親已死，我又傷她？太非英雄所當爲！第三件便是劉嬌娥不但傷我逆子，還毀我的真傳，箭射得也很准，我那徒弟趙大春，就被她一箭射得墮下了山溝，我……」用手「咄咄」連向左臂拍了兩下，就說：「這一隻膀子就中了她四枝箭，都被我硬拔出來，棄在荒野，旁處她可不能射箭，我的這隻膀子現在照舊能使，不過是我寧可躲避，或者把頭割下來給她，也不能與一個女孩子鬥鬥呀！」這時小石頭已斟了酒，過來，雲中俠拿起酒盃來就一飲而盡。小石頭驚驚慌慌地說：「可是，白馬老爺！剛才我買了月餅才一出鋪子，就看見了一個男的跟個女的，都騎着馬……」雲中俠瞪大了眼睛驚問說：「是麼？」小石頭說：「

他們的模樣，我也沒看清楚，我就看見那個女的腦袋後頭是梳着個大髻兒！」雲中俠點頭說：「那正是他們，居然也追我來到此地？哈哈……」笑了兩聲，怒容又突現於面上，點點頭說：「我是在馬上被他們射下，走了來的，他們都還騎着馬，自然要走得快。可是這樣好的月光，他們還過來了一步，沒有追上我，可見他們還是無能呀！」小石頭忿忿地說：「白馬爺爺你不用着急！你跟她們娘兒們鬥不過……」雲中俠說：「我實在不願同她們鬥，不然，將來在九泉下我無顏見她的父親，我那對手！」小石頭說：「我可是全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想她一定住在大街上的店裏，我能够找尋着她，我有一口小寶刀！」雲中俠說：「去吧！你快去給我磨那口刀吧！小小的孩子，不想作些光明磊落之事」，小石頭低着頭，氣得都要哭了。他轉身去找着那塊磨刀的大石頭，蹲在地下，「赤赤」地磨着雲中俠的那口刀，他把自己的那口小寶刀給雲中俠用，又覺得那口刀還沒有雲中俠的手指頭長，他一定是不妥。

此時雲中俠又飲了一盃酒，就說：「劉綺娥既是追我來，我就不能再躲藏了，否則太顯着我懦弱，她的父親劉猛龍在陰間也要笑話我！」李如江趕緊說：「我想老爺你應當在我們這裏住幾天，將箭傷養好，諒那女人也不能尋到，將來老爺你的春秋正轉，有許多人間不平之事，還仗着你去管呢！」雲中俠悽慘地笑道：「我能够管什麼？連那道士我都管不了！」他又飲酒，李如江却垂下淚來說：「能够爲年太保報仇，爲華陰縣除害的，只有紀海鷗和王老爺二人，紀海鷗還不知道怎麼樣，我們到北京去未必尋得着他，老

爺既與我們見着了，我想還得求你，無論如何也要把這件事辦完才好？」雲中俠却又長歎，說：「我也是自覺負疚於心，我辜負了亡友沈海鵬的重託，倒還不要緊，我的兒子却反倒去作了崇家的姑爺，作了他們的奴才，這真令我死也不安心！」頓着脚又長歎，然而他突的走到小石頭的近前，把那口刀舉過去，自己又用力壓了幾下，就說道：「好了！」遂就帶在腰間，向李如江拱手說聲：「再會！只要我不死，我必然走趙華陰縣。」他走出了屋，李如江與小石頭全都驚慌着追了出去，却都被他用手攔住了，他仰面看了看當空的明月，就又冷笑，說：「劉綺娥既也來了，難道我不去見她，等着她搜到這裏來嗎？」小石頭顧不得什麼大聲不大聲了，就跪着說：「白馬老爺你若一定去，我也跟着你！」李如江也急呼說：「我勸老爺還是別去！」但雲中俠此時已飛身上了房，霎時便無蹤跡。小石頭急慌慌的趕緊進了屋，拿上了他的小寶刀，又往外走，幾乎將李如江撞倒，李如江說：「兄弟你真是要去幫助他嗎？」小石頭急急地說：「咱們能叫白馬老爺吃那女人的虧嗎？」李如江說：「兄弟你等等我，你也要去！」小石頭說：「大哥你不要去，你去不行，再說我也不肯隨你！」於是他急急地開了街門，還說：「李大哥快把門關上！」他就撒開腿，一口氣就跑到了大街上，喘吁吁地，先進了一家店房，跑進櫃房一看，店掌櫃與幾個夥計正在吃酒慶中秋，向他笑着說：「小子！你也來坐下吃一盅呀？」小石頭却急急的問說：「你們這裏沒住着個騎馬的娘兒們，跟一個漢子嗎？」幾個夥計都笑着說：「大節下的，你找誰，你看看我們這裏還有半個客人沒有？」

「小石頭趕緊回身去走，又跑了出去，再敲另一家店房的門，敲了半天也沒敲開，也見對門還有一家店，店裏却有人吵了起來，小石頭趕緊不敲這裏的門了，却就轉身，跑進對門的店裏，別家都是那麼冷冷清清的，惟獨這裏可真是熱鬧，棚下有兩匹馬正在嘶叫，店裏的夥計全都睡著：「別打啦！別打啦！傷了人可不好啊！」在月光下，雲中俠却跟另一個漢子，刀對刀的嘶殺起來，雲中俠雖僅僅是一口短刀同時胳膊還受了傷，但是他武藝高強，刀光閃閃，殺得那劉奇娥的師父「神拳鐵棒」伍華傑，也許因為他現在沒有使棒，而在使刀之故，簡直的敵擋不住了，他不住的往後退，這時北屋的忽有女人之聲大喊：「師父躲開！」說時就從屋裏一箭射了出來，雲中俠當時中箭跌倒，那伍華傑掙刀向雲中俠就砍，可是小石頭大聲喊：「你敢傷白馬老爺！」越上前，拾小寶刀去迎，伍華傑打算用刀背把他破開，那是沒料到這把小刀與雲中俠的那刀不同，當時只聽得「鏗」的一聲，小刀反把大刀削成了兩段，伍華傑大驚，急忙跳到了旁，這時那個劉奇娥由屋裏出來了，一手拿着錦弓，一手拿着玉箭狠狠地就要射小石頭，雲中俠却忍着傷痛，忽地挺身而起，將身護住了小石頭，他說：「劉奇娥！你先不要射！你要射，就再射我，我今晚既敢來找你，就是不怕死，並且，若非伍華傑來與我動手，我還絕不跟你較量，這小孩與你無仇，不許你傷他一點，你也不過是爲要我的性命，我更是想到陰間再去望你的父親，好！你來看吧！叫你看我雲中俠是如何的血性。」說時將手中的刀向他的左腰一橫，然而却被小石頭從後將他的胳膊緊緊抱住，大哭着說：

「哎呀！白馬老爺！」雲中俠却忿然地說：「你今要多管閒事！」一腳將小石頭踢開，可是另一個人却又把他攔住了，面目雙眸跪倒，哭求着說：「白馬老爺，你爲年太保和郭海鵬的冤枉未報，你也不願就如此捨了性命，難道你白靈呀！」」那劉綺娥在月光下看得很是清楚，她非常地驚詫，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可是她的箭，也實在不能再射了。雲中俠却因傷帶氣，一陣的昏迷，身子向後就倒了下去，小石頭急忙又去攙扶，雲中俠就半臥半坐的在地下月光裏。李如江又連向劉綺娥和伍華傑點頭，並說：「二位俠士，手下留情，千萬不要傷了白馬老爺的性命！」伍華傑就厲聲地問：「你們是他的什麼人！」李如江說：「慢慢地再說，先請那位姑娘不要放箭，我們將白馬老爺抬到屋裏去歇一歇，然後我把詳細的情由，全都告訴二位！」劉綺娥還用眼狠狠地瞪着雲中俠，說：「好！先叫他再多活一些時，反正他跑不了！」當下，她提着弓箭回轉屋裏去了，這裏，李如江也起來，又求店夥們幫助，把雲中俠抬到另一間屋內，然後李如江就又到劉綺娥住的屋裏，他知道這是一位女俠，所以他一點也不隱瞞，把他怎樣受師父吳暴治之托，帶着白光劍到北京去找人爲年太保和郭海鵬復仇，半路上丟失了白光劍，結識了小石頭，二人一同前往玉屋山拜訪白馬老爺雲中俠，雲中俠派了他的二兒子去往華陰，王夢俠又在半路上得到了白光劍，殺死了劉猛龍……他說的很慢，又很詳細，劉綺娥起來是不耐煩聽，後來聽說她的父親劉猛龍確實是死於王夢俠之手，並非雲中俠之意，她就忍不住的抽抽着痛哭起來。

第十章 急製劍義士嘔血

這劉綺娥是一個二十三歲的女子，但是她挽着頭髻，這也許爲這樣的「媳婦打扮」比處女的裝束在路上行走較不太招人注意，而感覺方便之故；或是她已經嫁了。她身上穿的是青色粗布的「孝服」，頭上也戴着白簪子，還有一條白布，她的身軀細條，但是高，長闊臉兒，模樣雖無十分姿容，但並不難看，這時候已經哭成了淚人兒一般，跟剛才她那種兇悍的樣子，完全不同，她又問說：「王夢俠現在那兒啦？」李如江說：「他現在大概還在玉屋山上，因爲他在那山上還認識着一個姑娘，那個姑娘未必能放他走。可是他已經娶了崇大學士的乾女兒，現在也許是回到華陰去了！」劉綺娥就擦了眼淚，點點頭說：「好啦！我爸爸在絳州客店被人殺死，不知道兇手是誰，可是我斷定必是雲中俠，所以我們在風陵渡就截住雲中俠，他個身就逃避，我們就追，追了這麼些日子，今天才算把他追上了，斬了他幾箇，可是，既然害我爸爸那多並不是他的意思，我也不再要他的命了，他的那個兒子，我可是決不饒他！」旁邊她的師兄伍華俠說：「師妹！咱們現在就走吧！快去往玉屋山找一找王夢俠去，他若是不在那裏，咱們再追往華陰縣。」當時，這師兄妹兩個說又要走，李如江却又上前說：「劉俠女，這位俠士！王夢俠的去處我本來不應當告訴你，可是冤有頭，債有主，他是你們的仇人，你們也理應去尋，不過那口白光劍現在王夢俠的手裏，他一定十分的難惹，光憑飛箭去抵他，未必能行，只要……」說到這裏，他又想了半天，他偏攬着

身子，直睜着兩隻含淚又似乎帶血的眼睛，十分的苦吟，金立時就急急要走的這郎兄妹二人，不由得都驚訝又憫惜地看着他。他聲聲顫顫地說：「我見你們二位也都是恩怨分明，能爲自己記事，必也能爲旁人的事，那吳學士是一個奸臣，縱着他的三兒子作了不知有多少惡事，你們如果能夠順便把年太保和郭海鵬的仇恨也报了，那麼請你們明天早晨再走，我也給你們鑲上一口寶劍，是可以殺得他口白光，你們找着了王夢傑，才不致於吃虧，我束手無策！」劉綺娥倒是不在意什麼寶劍不寶劍，可是那伍平惱，因爲剛才吃了小石頭的那口小寶刀的虧，他仇恨不得當時也去取一口風雷的傢伙使一使，他就問說：「你願意鑲甚麼快的寶劍嗎？」李如江點頭說：「小石頭的那口小寶刀，就是我給鑲的。」伍平於是就低聲跟他姊妹商量，劉綺娥只是掉眼淚，結果是應允了找着王夢傑报了仇，自然同時也給什麼年太保很郭海鵬報仇。李如江聽了，驟然地歡喜，精神也重爲興奮，他就趕緊又去到那屋裏去找小石頭，這時小石頭正在服侍着雲中俠，雲中俠已經蘇醒了過來，這位一世的英雄白馬奇俠，左臂上就中了三箭，膀上又有新箭傷一處，血跡斑斑，然而他依然忿恨，他並不恨傷他的劉綺娥，却仍然恨他不肖之子。李如江就要拉着小石頭趕緊回家，可也不說是爲什麼事，小石頭可又不放心雲中俠在這裏，他叫來店中的人幫助，還央求了半天白馬老爺，雲中俠才應允得叫他們攙扶着去，就掛在那酒鋪裏，咬牙忍着疼痛，口口聲聲仍說是：「我既不死，我必還要到革陰天找那逆子，劉綺娥的賬我也不欠，我殺死我的逆子，酬答完了我昔日對沈海

臨的諾言，我還是要把頭顱割下，擲給她，我的魂靈利陰間，再去跟霸龍較量辦法！」這位傲氣的白馬老翁，精神微弱，可是意志猶然堅強，幫助纔他來的三個店夥也都走了，小石頭雖把他的那把意圖自盡的短刀，跟自己的小寶刀，全都藏起來了，可是還不願離開雲中俠的身邊，只是李如江用刀的拉他，李如江這時也好像是瘋了，力氣很大，拉着小石頭就又回到他們住的那間屋急忙地，又叫小石頭幫助他打鐵，小石頭問他，他也不說，彷彿現在一分鐘的光陰都是極其寶貴的，他連說半句話的功夫都沒有了。就忙着升火，把藏在炕洞裏的兩口將成的寶劍又燒，淬，打，磨，風箱聲，「刮答答，」鐵錘聲「叮噹噹，」淬劍聲「茲赤赤，」嘴鋒聲「擦擦鏘」外面是中秋的明月朗照，屋中是大光閃閃，小石頭都氣喘吁吁，並且不住的打呵欠。李如江個個着緊，疲倦，細心的打，精火的煉，直到天明他才將雙劍完全製成，並按照着那秀才給他的紙帖，將那四個字分別於兩口劍之上，一劍名「紫電」，一劍曰「青霜」光芒閃爍，好兩條青龍，並都裝置上了他早已預備好的「護手」，劍柄和劍鐵，一切皆畢，爐中的火已熄了，窗色是跟他的臉色一樣的慘白。小石頭的兩眼皮都直往一塊兒打架，酒氣打着呵欠說：「好啦！李大哥！咱們歇歇吧，真的，何必要這麼忙呢？白馬老爺現在正受着重傷，也不能給咱們去辦事，咱們忙着鑄好了劍不也是攔在那兒嗎？」李如江答他的話，只叫小石頭舉起那隻沈重的鐵錘，他用「紫電」劍迎着說：「來打！用猛力向我這劍鋒來碰吧！」小石頭還有點胆怯，恐怕把這口費了多日的功夫，流了這些汗，才製成的劍給碰壞

了，可是李如江用劍去割，當時鐵錘子就像是麵泥的，被割下了一半，小石頭高興得跳起來說：「真好！李如江放下了『紫電』，又舉起那口『青霜』，掄起來向屠鐵砧狠狠地一割，小石頭說：「哎呀！這鐵砧子可是太厚啊！」口喊出來，眼睛一看，就見也好同快刀切涼粉，當時把個鐵砧也切成兩瓣了，李如江細驗劍鋒，只見毫無傷損，他不禁發狂似的哈哈大笑起來，但是緊接着忽又咽哽着咬立，「哇哇」就吐出兩口鮮血來，小石頭大慌，趕緊扶住他，李如江不住的氣喘，就在這時，忽聽門外有馬蹄的聲音，又有急急地打門之聲，男子的聲音問道：「李如江是在這裏住嗎？」小石頭發着怔，說：「這時是誰找咱們來啦？」李如江却先慌忙忙地將「紫電」寶劍藏在炕洞內，手拿着「青霜」寶劍同外商客應道：「是在這裏，伍俠士請進來吧！」又推着小石頭去開門，可是，小石頭才一出屋，只見一人白鬚頭翻了進來，臉色中微月下，看見此人正是劉綺娥的師兄，神拳鐵棒伍華傑，門外還有雙馬的嘶聲，可見劉綺娥是也來了。伍華傑急急地問：「打好了沒有？我們這就要走！」李如江慌慌忙忙地由屋裏出來，雙手托着「青霜」寶劍說：「已經打好了！敬送俠士轉交給劉俠女吧！千萬急去爲年太保和郭海鵬報仇……」伍華傑說：「不用你再托付！」說時接過來寶劍，看了看，又把他身後背着一隻很粗的鋼鞭似的鐵棒，摘下來跟這寶劍一碰，他可就大吃一驚，鐵棒大概就差點兩斷，他十分喜歡，却又行意匆匆說：「後會有期！」越出牆去，一陣馬蹄「得得」地響，他們就走了，李如江像完了一件大事，靠着門壁喘息，小石頭可真急了說：「

李大哥：咱們打好了寶劍，憑什麼送給他呀？跟他有什麼交情呀？」李如江說：「雖無交情，可是他已應得替咱們去辦，因為咱們的事情太急，等不得叫白馬老爺，或是去往半京托紀海鴻給辦了！」小石頭說：「他們都靠得住嗎？」李如江點頭說：「我看是靠得住，因為他們與白馬老爺原有大仇，但昨晚經咱們把事一說明，他們立時便不再與白馬老爺作對，而急急着要去找王夢俠，可見他們也都是恩怨分明之人，托他們順便辦事，他們必定盡力！」小石頭說：「李大哥你怎麼也不跟我商量商量，我看你是受他們騙了，剛才那伍葉樺眼裏面黑大概是一樣，絕好不了，劉綺娥是個娘兒們，更靠不住，再說他們一個使棒槌，一個使弓箭，寶劍付給他們，他們一定也不會使，結果不是劍叫他們給拐了去，就又算是給王夢俠去再送一口劍，李大哥！你這麼忠厚，上人的當，可真叫我着急！」李如江却也發了一會兒怔，就說：「不要緊，我還藏下了一口紫電，那是等白馬老爺的傷愈了，再付與他，劉綺娥如不能替咱們辦事，還是去請白馬老爺！」小石頭跟着腳說：「大哥你會打多少口寶劍呀？打一口就胡亂的送出去一口，將來打得越多，送得越多，年太保跟郭海鴻的仇更沒法報！」李如江更發怔了，彷彿也有些後悔，這時那酒舖裏，大概雲中俠已經醒醒，急急地款款，並彷彿掛在忍痛呻吟，李如江把小石頭一拉，悄聲說：「進屋來再講！別叫白馬老爺聽見！」二人進得屋來，小石頭一脚就踏着了李如江剛才吐的血，他心裏又痛，又覺着把青霜劍送給劉綺娥是絕靠不住，不住地皺眉，着急，李如江坐在炕頭又悄聲地說：「現在若是叫白馬老爺聽見了，

他也一定當時就要走，可是他身上受了那樣重傷，走在半路還不得死了？再說王夢俠是他的親生子，無論如何他未必忍得下手去殺他的兒子，但，現在護衛那崇家的，苗雄才倒不算什麼了，王夢俠是最要緊呀！……」喘了喘又說：「因此我才一見了劉綺娥，雖是素不相識，可是我看出來她爲人豪爽，慷慨，是知道恩，知道怨的人，我就立時趕着將劍磨好，先托她給去辦，因爲不能再遲延了！我不知幾時就要死，尤其因爲我已違背了在我師父前立下過的誓！……」說到這裏，哽不成聲，渾身並且不住地緊抖，又悲哀地說：「我最怕的是，現在郭海鵬的家裏又有什麼變故呀！因爲他家裏只有老太太，少爺，跟小姑娘小芬，上一次在玉屋山上，趙大春回來就說：「王夢俠白給崇家當了乾姑爺之後就去碰了雙魚家的鐵頭，並到郭家幾乎活死了人，所以我時刻心裏不安，現在劉綺娥跟她師哥去了，我雖稍稍地放了點心，可是，兄弟你疑惑得也有理，真真不知結果怎麼樣，兄弟，你也會些武藝，不如你趕緊拿上這口紫電劍，我再給你錢買一匹快馬，你也趕了去吧！」小石頭搖頭說：「我倒用不着寶劍，我有我的小寶刀，好吧！我也當時就走，還許都用不着別人，我就把年太保跟郭海鵬的他都報了，我也應當去開練開練，大哥還放心我，我一定小心謹慎，不能有錯，可是書中俠白馬老爺現在受着重傷，大哥你又剛吐了兩口血，我走也是不能放心呀！」李如江說：「不要緊，白馬老爺受的不過是驚傷，不至因這便喪命，我也是無論如何我也能等到兄弟你回來，你這親戚家裏，我也都熟了，你走後他們也能够照應。」小石頭說：「我這親戚家，是只要你有錢

就行，好啦，我也這就走，我也不向誰辭行去啦！」說時，李如江給了他兩張銀票和一些銀子，他拿上了他的小寶刀，轉身出屋，李如江俯僂着身子，勉強掙扎着送小石頭出了衙門，小石頭又向那間酒舖投了一眼，並回首向李如江晚：「大哥千萬保重！」李如江淚如雨下，小石頭却昂然走去，這時已經月落星稀，燦爛的朝霞升起。

第十一章 走飛駒三傑尋仇

小石頭先走到大街，找着一家熟店房，拿出幾兩銀子作押賬，就預租了一匹馬，他說他是到別的縣裏找朋友，騎上了馬就走，他雖然不常騎馬，可是胆子大，撒開了韁繩，就離開了曲沃縣，陽光高升，把他一曬，他倒有了精神了，於是一直奔西南，這一天就跑出了二百多里，在解州找店房宿了一夜，這一夜他可真睡得香，次日精神充足，攜帶小寶刀，騎着馬，順着大路又走，他的心更急，恨不得一下就趕到了華陰縣，近午時，到了風陵渡口，只見黃河滾滾，風帆片片，小石頭剛要牽馬上一隻大船，好渡過河去，却聽有人說：「哎呀！這不是那個小孩嗎？」小石頭覺得很奇怪，因為這是女人說話的聲音，又有個男子說：「他叫小石頭！小石頭！你怎麼也來啦？」這渡口的擺渡船共三四隻，等着上船的人可至少有六七十人，還多半推着貨，牽着馬，還有的趕着一大羣豬，小石頭扭着頭，找了找，就見隔着幾個人，有個男子正在衝着他招手，原來正是伍華傑，旁邊是劉洛峨，小石頭說：「嘿！你們敢則比我走得還慢！」伍華傑說

：「倒道過來吧！上這要擺渡吧！」於是小石頭牽馬到他們那邊，彼此只是點點頭，什麼話也沒說，又等了一會，就一同牽馬上了擺渡，渡過了黃河，眼前就是陝西河南的交界，潼關，他們進了這座險要的關隘，倒還都沒受什麼盤查，到了潼關縣的西關，遙遙的就看見了那蒼翠的華山，往西便是寬敞平坦的關中大道，秋風蕭蕭，路上往來的車馬不斷，伍華傑這三十來歲黑臉膛的中年漢子，倒這裏才說：「我們原想先到玉屋山去，可是走在絳州地面就遇見了幾位鏢行朋友，在一個月以前，他們就聽華嶺傳來的人說，王夢俠早就回到他乾丈人的家裏去了，並且他向人承認，我的師父劉遠忠確是被他用計殺死！」一旁的劉綺娥此時又上了馬，只見她聽了這話，又生氣，又恨，就怒目說：「還說什麼？快走吧！」於是伍華傑與小石頭也都又跳上了馬，劉綺娥在前，一騎飛馳，胡學滾滾，他二人是在後騎着馬緊緊地跟隨，伍華傑又說：「小石頭！你來的意思，我也猜出來了，一定是李如江給了我們那口寶劍，他又不放心，才又派你跟了我們來，其實不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們不是那些江湖沒名沒姓的，既答應了去順便給他辦了，就不能到時不管，再說我們也打聽出來了，崇文學士確實是官而不仁，他那三兒子是個惡霸，苗雄才更是一個臨橫兇惡的傢伙，就是李如江不拜托我們，我們平日既辦行俠仗義，就也得打一打不平。現在還告訴你，我們這次到華陰，還是儘先辦你們的事，後辦私仇，先結果崇老頭子和崇三少的性命，然後才叫王夢俠給我的師父抵命……」前面的錦弓王箭劉綺娥，在馬上又回首發急地說：「還說什麼？快走！」於是伍

華傑又急急地揮鞭，小石頭也緊緊跟上，伍華傑可又說：「小石頭！你這孩子不錯，我看你必定也練過武藝，現在你跟着去看看也好，反正咱們全都是替人辦事，我不認識年太保跟郭海鵬，大概你也沒見過他們，可是他們必定全都是好人，只是爲奸人所害，咱們行俠仗義的人，本來應當管這事，又走，又走，一刻也不定，伍華傑還直跟小石頭說話，劉綺娥却連頭也不同，西風很大，兩三次幾乎把她頭髮上罩着的青紗刮掉，她是顯出來比誰都急，心中燃燒着猛烈的火，小石頭更顯一下子就辦完，走得很快，太陽還沒往下落，就來到了華陰。他們來到這裏，都一齊下了馬，伍華傑命小石頭把三匹馬全都牽着，就在北關裏找了一家車店，伍華傑進去，跟車店裏的人說了許多「江湖話」，車店裏本來淨住着不少「車戶」，他們都是常走遠路的，其中的一兩個，捉起來，跟伍華傑還算熟人，伍華傑就說：「我們是到城裏去探親，牽着馬不方便，所以得寄在這裏一兩天。」他又肯先付草料錢，加上熟人在旁一說，車店的主人也就答應了，於是這三匹馬算是有地方「管飯」了。小石頭已經看出來，伍華傑這番舉動是有用意，他要進城去辦事，倘若殺了人，可以越城而逃，馬可就沒法子跑了，所以先將馬寄在城外，以免跑的時候沒有馬，這傢伙畢竟是有些閱歷，可是又看錦弓玉簡劉綺娥，此時真平常一般婦女無異，很安嫻地，行李，包括她的弓箭，和伍華傑的鐵棒，連那口青霜寶劍，一共捆的是兩個捲兒，都用氈子包着，這時候又都叫小石頭用肩扛着，所以小石頭很覺着累，混進了城，走不遠就找了一家店，找的是兩着單間，劉綺娥住一間，小石頭跟伍華傑

住一間，小石頭這才心裏舒服了一點，本來跟娘們一路行走，他就覺着勞勩，倘或叫他跟劉綺娥同屋睡覺，那他可真怕睡不着，他的心裏此刻也像燃燒着一把火，着急極了，恨不得一下子，就由他自己之手辦完了事，他沒殺過人，但他今天想殺崇文學士，還得殺那崇三少呢，國王夢俠呢，就憑我這口小寶刀。他把小寶刀特別的帶好了，雄糾糾地，立時就跟隨劉綺娥，伍華傑一同走出了店門，那二人好像夫婦，閒散地在街上溜達，小石頭像是個小徒弟，又像是他們的兒子，因為他們的兒子絕不會有這麼大，三個人走着就到了那條狀元街，劉綺娥的臉上已經現出緊張的樣子來，小石頭也心裏直跳，可是來到了那崇家的大門前，却不由得齊都驚訝，因為看見大門上院掛了「進士及第」的匾額，全都蒙上了白紙，出來進去的僕人也都穿着白布孝衣，裏邊「瑟瑟」地打着鼓，還「鳴啦鳴啦」用鎖呐奏着哀樂，街上的燒紙就像山似的堆了一大堆，從那邊又抬來了是紙糊的「金庫」「銀庫」「金山」「銀山」，還有金童玉女，紙紮的船，橋，等等，跟來了一羣人追着看，這裏就有幾個僕人，掄着馬鞭子驅逐，「去！去！不准看！滾開！」連小石頭也幾乎抄了一鞭子，劉綺娥趕緊走開了，伍華傑跟旁邊的人打聽了一打聽，也往南就走。小石頭緊緊地跟着，問說：「什麼事呀？崇家是有什麼人死了？」伍華傑略止住步，向他說：「剛才你沒聽見人說嗎，這裏死的就是崇文學士，那個老頭兒，死了有十幾天啦，可是隔七天就要回一回祖，要燒一大些紙紮，得等到七七四十九天，才能够出殯。」小石頭一聽，已經怔住了，伍華傑又悄聲對他說：「你們還報什麼仇？」

人家已經死啦！」說罷，同着劉絳娥又往南走。小石頭就站在這兒，不由地心灰意冷，精神一點也沒有了，老也彷彿走不動，他見路旁很高的一座酒樓，字號「狀元居」，樓上的人多極了，他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氣也走了進去，一直到了樓上，却見這些人，原來都是爲着崇禎燒那些紙糊的東西的，彷彿這還是個盛會，有人就說：「喂，你看來！今天糊的東西可比那天糊的多，人要死了，能燒這些東西，到了陰間才享福哩！」又有個人說：「像咱們可也不配，生前就是個窮蛋，死了，假使有人燒給這些個金山銀山，結果是落個也落不着，都得叫怨鬼抓了去，因爲沒那命嗎？人家還是進士及第，富貴的閨老，退歸林下的老太師，生前都是金銀滿庫，妻妾滿堂，子孫統緒，奴婢成羣，親戚鄉鄰，閭閻王也得接迎，在鬼門關裏打一個轉兒，立刻成上西人，像咱們，地獄地也不學！」小石頭無心聽這些閒話，自己就找了個空座位坐下，盼着舅舅也去抓着臨街的窗子往外看，所以沒人來招呼他。他就想，真發怒！爲伍華傑的那話，幾千個哥兒們的托付，他們是全都不管，到底還是講他們騙去了一口寶劍。本來可也是一崇大學士現已壽終，他跟李太僕有仇有怨，可以到闕王殿前去理論，我們還能幹殺人爲仇嗎？不必啦！總算李如江把事情給耽誤啦，又算是崇禎頭子有命，應當壽終，不該害死。他就像是丟失了什麼似的，心裏雖也想得開，可是不痛快，彷彿這一趟完全是白來了。只有崇禎一步，他是殺死郭海鵬的仇人，惡睡首飾子，那是兇犯，王夢俠……他剛一想到王夢俠，就聽那寶戶旁邊的人說：「快看！快看！王夢俠，……真漂亮

呀！」小石頭也趕緊跑過去攆着往下看，只見街上來了一匹白馬，小石頭認識得最爲清楚，這就是白馬老爺的那匹白馬，馬上就是王夢俠，穿着一身白布孝服，漂亮，身上真沒有一點泥點兒，他的臉上也像是擦着粉，上下連人帶馬完全是白的，腰間佩戴着「白光」寶劍，手揮着皮鞭馳來了，他並不像死了乾老丈人，不獨沒有一點悲哀的樣子，反倒十分高興，他不知是對那裏浪蕩了一天，如今才回來，可是現在他騎馬的可是是一個年輕的少婦，那少婦在前面向他跑，他在後邊追，當然，他的馬有多麼快呀，所以一追就追上了，他感用韁子在少婦的腰帶上一掠，說：「姑娘，看什麼熱鬧，沖撞了崇老夫人的喪，你可扣得起，快回家繮你的花鞋去吧！」他一馬鞭竟沒拍着那年輕少婦，他又一笑，問說：「你在那兒住呀？……」道旁有許多的人在看，樓上這些人也直笑，有的封歡息着說：「這婦人也太沒有家教，幹嗎來這兒看熱鬧呀？這不是自我羞辱嗎？王夢俠是幹什麼的？他要看見了個娘兒們，他還敢放得過？」此時氣得小石頭幾乎跳下樓去打王夢俠，因爲他所調戲的少婦正是劉綺娥，可是劉綺娥也怪，竟自躲開了，跑走了，一點也沒回王夢俠報仇，更沒發出「錦弓玉笛」，那裏半點威風，她可也真能够忍，並且看見神拳鐵棒伍華傑，雖然氣得臉已跟紫茄子一般的了，他可並沒發作，也當着劉從崇家的門前走過，又往北去了，招了一天悶天聲，王夢俠洋洋得意，那惡蟒苗龍才，還有幾個惡奴，並擁着一位面貌蒼白，兩隻眼可努着，那麼一個驕橫的闊少，以他穿的孝服來看，他是「孤哀子」的身份，他們彷彿都羨慕王夢俠作了一件漂亮的事，都用

一種惡笑，來讀美他，因為他又調戲了一個婦女，彷彿又算是他的本事。這時，忽聽身旁有個人歎息一聲，他趕緊扭頭一看，見也是一個來這裏喝酒的客人，長長的白鬚，臉前瘦得如同一條兒紙，可是皺紋繃滿，頭頂也全禿了，這人至少也有七十多歲，穿著長袍厚履，倒像是一位老學究，此人回到桌旁去飲酒，自言自語地說：「這都是些什麼人？那候官宦人家的呀？我看簡直是敗家子弟，結交了些流氓惡棍，」這老頭兒說話不留心，旁邊跟他人不認識的人，立時就推了他一下，幸虧這老頭兒的身體還結實，要不然，這麼一推，也要擊受不住。推他的這人倒是好意，只囑咐了一聲：「別多說話！」老頭兒當時就警惕地連忙改口，說：「我不過是說呀！崇府裏的大公子三公子還都在外邊作官，沒有趕回來，這位三公子其實人也不錯，只是遭了父喪，真不應該就到門前來看熱鬧……得嘍！我不說了！」那剛才推他一下的人，又瞪着他說：「你這早不要說吧！我也認識你，你這老頭子來到這兒不過半個月，連你住在那兒我都曉得，可是你這整天的年紀了，趁早別惹事！」老頭兒一聲不語，只是低着頭看着酒盅，那些入還都在窗旁向外看着，這裏倒也沒有注意，小石頭可是氣憤填胸，他也不能下樓去了，因為王夢俠跟苗雄才全都認識他，他知道要是下了樓，被他們看見，那就除了拚命，就得挨打，他只得也像劉綺娥似的那樣暫時地忍着，他叫跑堂的拿酒來，要來菜飯，他就心裏恨恨地說：王夢俠、苗雄才，連崇三少這時都先別得意，到夜裏咱們再見面，我非得試一試我的小寶刀！他不會喝酒，可也喝了有一盅多，飯更吃得不少，他還在慢慢地吃，爲是

在故意地耽誤功夫，等待時候，如此過了多半天。街上的銅鈸，大鼓，鑼哨亂響了一陣，許多人又「哦哦」！歡呼亂嚷了半天，漸漸歸於岑寂，一定是那些紙糊的金山銀庫等等全却燒成了灰了，小石頭可連一點也沒看見，他只見樓上的人也漸漸散去，就留下了稀稀的幾個是真正來飲酒吃飯的人，連剛才那白鬍子瘦老頭兒也沒有影兒了，回想起來，小石頭倒覺着那老頭兒很是可疑。他又等了半天，外面天色全都黑了，連跑堂的都上床去地不許喚他，結果不耐煩了，就回他說：「怎麼呀？您該睡覺吧？我們可上門歇，明天您再來吧？」小石頭只好叫算賬，掏出錢來，一個也不差地給了，跑堂的倒有點抱歉，直送他下樓，他却連頭也不回，就走出了這家酒樓，看見崇家的大門前還點着幾隻白紙糊的大燈籠，門前還停着車馬，那堆紙灰，堆積得更高了。天色已黑，星火閃爍，西風吹來，好像同臉上洒凉水，小石頭帶着點酒意，就順着這條街往南，又往西，然後再轉身向東，來回的走，街上已經沒有什麼人了，他想着：這就是華陰縣，就是李如江大哥的故鄉啊！也真是瞎老師煉畢了寶劍，自縊托入復仇之地，郭海鵬是死在狀元街上，崇三少他們不知害過多少人，王夢俠不知又在這裏欺凌過多少良家婦女，惡蟒苗雄才更是這裏的一霸，好一些小子，雖然崇大學士已死，可是我小石頭還得仗義行俠，今夜我要試一試小寶刀！他轉了半天，天更黑，夜漸深，街上人跡全無，崇府門前的車馬已散去了，只有幾隻燈籠倒還點得很亮，兩三個僕人在那裏看門，小石頭順着崇家院牆又轉到房後，這裏是一條小巷，更沒有人，也更覺昏黑，他就湧身向牆上一蹿

，然而這牆太高，他躡了三躡，都沒有躡上去，他可真着急了，心說：我的本事怎麼這麼不行？我進不了人家的身子還能辦什麼事，我自受了李大哥的托付了！他恨不得那兒去找幾塊墊腳石，能够有一個梯子更好，但就在這時，忽見有兩個人也飛似的走進了小胡同，他以為是崇家的護院的來了，趕緊就拔他的小寶刀，只見前面來的這個人說：「是小石頭嗎？你上不去牆，來，我幫助你。」這人正是伍華傑，他來了，不費事，就把小石頭的胳膊一揷，小石頭趁勢再一翻身，當時二人就齊上了牆頭，那跟在伍華傑後面的劉綺娥，倒先飛身跳到了牆裏，伍華傑悄聲說：「小石頭！你不知今天我跟我師妹受的王夢俠的欺辱，我們是仇上加仇了，今夜非要他的性命不成，小石頭你能幫助我們便幫助，不能幫助你就快走，千萬可別在中间攔我們。」小石頭說：「你放心，你們辦你們的事，我辦我的事，各不相擾。」當下一同下牆，這裏是座後花園，滿地的落葉也沒有掃，大概這些日，僕人們都只顧了辦喪事，也沒有人掃這裏。他們三人再往前去，見前面就是正院，那裏高搭着爲辦喪事用的蘆棚，燈光明亮，還有僧道在那裏誦經，「叮兒」兒地敲着法器。伍華傑就暗暗地歎氣，低聲說：「咱們來得太早了！」小石頭說：「這還早嗎？都快過了三更天啦，今晚咱們既然前來，就得拚出去，實在不能暗中下手，就得明來，你們沒帶來青霜劍嗎？」這時前面走的劉綺娥回過頭來，發怒地悄聲同他們說：「你們說什麼話？小心叫人聽見！」小石頭搖頭說：「聽不見！這兒沒有人！」又往前蹣跚地走了幾步，在這時，就忽聽得對面的房上有人哈哈地大笑，說：

「來了，來了，好！我止在這兒等着你們哩，小乖乖！我知道你一定來，來聽聽饒口吧……」這裏小石頭跟伍華傑驚得一齊伏下身去，劉綺娥是躲在了假山石後的反面，房上站的這人，說話的聲音很大，又笑着說：「白天我就明白啦，你們來到這兒是有事，今晚你們必定能够來……」小石頭聽得清楚，這人正是王夢俠，心裏不由得更驚，暗道：想不到這小子的本事竟這樣大，被他看見了，沒別的，只好上前拚吧！」他手中緊握着小寶刀，剛要跳躍起來，但聽得「叟叟叟」，原來劉綺娥那裏連發了三枝箭，可是都沒射中王夢俠，王夢俠也發出驚訝的聲音，說：「啊！箭？莫非你是中了玉箭劉綺娥嗎？哎呀我的小妹妹！我早料到你一定要找我來，果然，你今晚登上門來結親，哈哈！我現在正缺少一個姨太太，你又長得那麼標緻，比我的鳳蝶兒，還俊俏十分……」這小子大概是色感附了體，胆子真狂，跳下房來，手幌着閃閃的白光劍，說：「出來吧！咱們別叫旁人知道，來！那邊有個亭子，咱們上那邊去細細談心吧……」說時，劉綺娥又「叟叟」迎面狠狠地射來了兩枝箭，可是完全叫王夢俠接到了手中，他得意地做笑，竟向假山石後走來，還說：「別放箭啦！幹嗎呀？你年輕，我也年輕……」此時劉綺娥就拔了弓箭，猛拔出來了「青霜」劍，一越離開了假山石後，終說：「仇人！你給我的父親抵命……」一劍刺來，王夢俠急忙回旁去閃，說：「幹嗎還提那些事呀？咱們原是老世交……」劉綺娥劍風急斗，「叟叟」向他狠劈，王夢俠就用寶劍一迎，只聽鏗然地一聲，這可是非凡地響亮，「白光」與「青霜」，兩口寶劍猛碰在一處，却令王夢俠大吃了一

驚，他急往後退了一步，說：「啊呀！寶劍竟還有重的？你是從那裏也弄來了一口？」他的遇鐵立折，削劍必斷的，自以爲舉世無雙的「白光劍」沒想到今天也遇見了對手，他可再不敢那麼浪蕩了，當時謹慎起來說：「劉綺娥！你是真學來拼命嗎？我可……」他又笑了，說：「我是最捨不得跟女娃兒動刀動槍兒呀！……」驀然又聽身後刀風，他又急忙轉身，以劍迎殺伍華傑，刀來劍往，他並怒罵道：「你是什麼東西？」劉綺娥揮劍又來回他狠刺，他孤劍迎敵住了兩個人，小石頭也越起身來，手掄小寶刀說：「王夢俠！快把你的寶劍扔下吧！」王夢俠一邊刀敵三人，一邊驚訝，生了大氣，說：「好個小石頭，你也來了，你真好大膽！」小石頭是悍勇絕倫，劉綺娥一劍比一劍狠，只有伍華傑，他手中的刀可不敢去碰，這三人手中的兵器，那件他也不敢碰，但他趁空就向王夢俠去砍，王夢俠劍法出衆，白光護身，敵住了這三個入，人，他連喊也不喊，還直笑着，說：「劉綺娥！算了吧！……小石頭，你是我的小舅子……」小石頭却潑口大罵。這時那前院裏已聞着了聲音，當時那僧道敲擊法器的聲音完全停止，却換了「嚕噹嚕噹……」的緊急的銅鑼聲，燈籠火光滾滾地向這後花園湧來，爲首的惠輝苗輝才，手挺長槍，後面跟着的還有醉虎徐七，及一大排奴僕，護院的，打手等等不下三十多人，各個手中都拿着明晃晃的刀，亮晶晶的槍，一齊喊着：「捉呀！拿住！快拿住！」嚇得伍華傑趕緊說：「師妹快走！……」劉綺娥仍在忿恨，彷彿是不跟王夢俠決一生死，她依舊不甘心似的，可是王夢俠還是笑着，他也說：「快走吧！快走吧！快回你們那店裏

去吧？幹嗎呀？咱們有什麼仇？」一邊說着，他一邊却橫劍攔住惡蟒苗雄才那些人，說：「都必許上前！來的這是我的好朋友，想學跟我比一比武，你們別多管閒事！」在燈光之中，他的高高的挺拔而英武的身軀，如女人一般美麗的臉龐，全無怒容，倒含着點笑意，身穿着青緞衣，青緞褲，真個瀟灑，白光劍在手中閃閃地發着光，劉緒娥還瞥了他一眼，就隨同她的師哥急忙又跳牆走出。苗雄才發着怒，向王夢俠說：「姑爺！你怎麼把他們放跑啦？太便宜他們了！」崇二少跟他的內弟竇文慶，都身穿着白孝衣也都來了，崇二少還直打酒氣的腦兒，採脚大罵：「你們都是廢物！這些些人，會把賊給放走啦？」苗雄才等人都說：「因為賊裏邊有一個女的，王姑爺攔住我們，不叫我們上手……」崇二少一聽「賊裏邊有一個女的」，他似乎也發出了幻想，怔了一怔，說：「那也得拿呀，驚了宅院，驚了老夫人的靈，這麼大胆的賊還不給拿住？」他吩咐衆人再搜，細搜，他一邊探腳發脾氣，就率領衆人往各處搜，不想他走到那假山石畔，小石頭並沒走，小石頭却正在石頭後蹲伏着藏身，看准了他是崇二少，就猛然地跳出來，把小寶刀衝着崇二少的後胸就是一下，崇二少「啊呀……」苗雄才等衆人更爲大怒，掄刀徑奔奔小石頭，正在這時，忽聽那前院裏更是大亂，誦經的僧道連一些跪靈的女眷們，全都亂紛紛地驚叫起來，不知是什麼人用火點着了那廂們，紛紛地跑出來救火，而這時，劉緒娥獨自在那屋中氣定神閒地看那青霜劍，只見這劍鋒上只留下極微小的兩處缺口，她深知道這劍鋒好，而又忽然於王夢俠手中的那口「白光劍」，實在又在此劍之上。

。再想起王夢俠，她更恨，心裏罵着說：「那仇人！那仇人！殺不死的仇人！……」可是心裏又有點愛，可愛的仇人！……她不禁難過起來，淚落在「青霜」劍鋒。一夜過去，到了第二天，他們二個人都連屋子也不敢出，都想着一定有人搜到這裏來，他們都預備着刀，劍，等待拚鬥。因為這時跑也跑不了啦。却萬也沒想到竟沒一個人來店裏找他們，店裏的人倒都紛紛地談說：「那火是賊放的……燒了六七間房……傷了幾個僕婦丫嬾，乾小姐，姑爺王夢俠的老婆麗蝶把臉都燒壞了，可是倒不致於死……崇三少的死是，因為被個小賊殺的……聽說還有個女賊呢，這可真是胆大……是爲錢還是爲仇呢？莫非跟早先郭海鵬死的事情有關連嗎？李如江給勾來的兵？……」小石頭在屋裏聽得詳詳細細，他倒很樂，因為覺着事情已經辦完了，年太保和郭海鵬的仇都已報了，只是王夢俠……又聽院中的人談說是：「那王夢俠出了這麼大的事，他也不着急，剛才還上了狀元居直喝酒呢。……苗雄才現在街上找賊呢，可是賊恐怕早就飛遠了，上那兒去找呢？……崇家一共一百多間房，只燒了幾間，這不要緊，因為覺着事情已經辦完了，年太保和郭海鵬的仇都已報了，只是王夢俠……又聽院中的人談說是：「那王夢俠出了這麼大的事，他也不着急，剛才還上了狀元居直喝酒呢。……苗雄才現在街上找賊呢，可是賊恐怕早就飛遠了，上那兒去找呢？……崇家一共一百多間房，只燒了幾間，這不要緊，喪事還得照樣兒辦，辦得還許更熱鬧呢，因為老大人的靈，老喪又添上了新喪，還正得更多燒些金山，金庫，船橋紙馬嗎？……」最後又隱隱地聽了一回，不知是那

店夥說的：「這是報應。人總憑着財勢天天欺負人，是不行的呀！」——小石頭在屋裏也睡不着，伍華傑也彷彿看見店夥送進來菜飯，他都吃驚，只是不知道劉綺娥一個人兒在那屋裏幹什麼啦，想什麼啦？當日白天無事，劉綺娥的屋裏忽然發出了驚人的聲音，先是聽有人大笑，說：「今夜我是特地跟你成親來了，白天我也不是不知道你們住在這兒，我想找你來，有些不方便……現在你還有什麼說的？我待你多麼好呀？……」這正是王夢俠的聲音，緊接着又聽劉綺娥痛哭着嘶喊說：「壞賊！……」王夢俠笑着說：「我不壞我是跟你好……」鏘鏘地劍聲又起，由屋中殺到了院中，小石頭急忙又抄他的小寶刀，却見伍華傑把他一揪說：「這事兒咱們別管啦！」院中的劉綺娥一邊打着一邊直哭，這可也真奇怪；王夢俠也似有了氣，一邊迎拒，一邊冷笑着說：「反正我遂了心啦，我也決不叫他來捉你，你還想給你爸爸報仇，那是枉想，因為你的劍雖還好，可是武藝不行，接着就聽瓦響，他跑上房去了，劉綺娥一邊哭罵，也追上房去。小石頭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只知道是打架，伍華傑邊說：「王夢俠是風流英雄，反正氣已經出了，不如忘掉仇：結個親。」小石頭說：「什麼叫結親呀？我不管，反正我得去殺這白馬老爺的壞兒子！」他當時手提小寶刀跑出了屋，却見房上的兩條黑影已殺到了門外，這居房的牆他可能躍，一躍就躍出去了，又見王夢俠幌「白光劍」在前面跑，劉綺娥手執「青霜劍」在後面追，他拿着小寶刀也緊跟隨着追去，這時天色已經濛濛地發曉，正是所謂「黎明的時分，王夢俠一跑又跑到了狀元街，身後的劉綺娥與小石頭追隨而

至，王夢俠大怒，說：「好！我知道你們住在那兒，一天我都没去捉你們，你們，反到追到我家裏來了，回身掄『白光劍』先向小石頭就砍，小石頭用小寶刀相迎，劉綺娥又用『青霜』從旁狠刺，王夢俠又一人敵住了二手，他正在斗起了威風，發出了兇悍，突見，就由崇家的正面高牆上驀地跳下去一個人，手中執着的也是寶劍，向王夢俠怒斥一聲：『逆子！……』」

第十二章 劍折人死 恨絲絲

小石頭先一眼看見了，這人正是白馬老爺雲中俠王公弼，他不由得大驚，因為他自由沃縣走出的那天，雲中俠身受的數處箭傷都很重，如今怎麼也來了，手中執着的正是『紫電』寶劍，他掄起來向王夢俠就砍，王夢俠就用『白光』相迎，鏘然一聲，兩口寶劍依然各無傷損，劉綺娥的『青霜』又自左側刺來，也被王夢俠手中的『白光』磕開，雲中俠舞『紫電』又怒罵說：「今天我不得死你這逆子，我誓不為人！」王夢俠『白光』急斗，跳到一旁喘着氣說：「爸爸！你可別上了他人的當！這劉綺娥就是你的仇人劉猛龍的女兒……」劉綺娥『叟叟』舞『青霜』向他的頭上又直砍，並哭泣似的說：「我父親被你害了，我被你侮辱，你……可恨……」王夢俠却用『白光』鏘鏘地迎擊，他又笑了，說：「我便這樣，你能奈何之不如趁早嫁我吧……」他的爸爸雲中俠手中的『紫電』却比劉綺娥的『青霜』來得更猛，忽而如惡鬥

響，立刻「白光」「紫電」「青霜」三口鋒利的寶劍同時斷落！同時都變成了兩段，而同歸於毀。劉綺娥大驚，急忙退後，王夢俠要跑，但雲中俠白馬老爺却疾從小石頭之手奪過了小寶刀，追前兩步，一刀揮去，王夢俠「啊！」慘叫一聲，左胳膊就被他的爸爸斬斷了半截，然而他並沒有痛覺，他却帶血飛身，躍上了旁邊的一家屋宇，霎時無蹤，他逃跑了。雲中俠却急喘吁吁，頹然地倒在地下，地下就扔着幾截全是半截的寶劍，全成了廢物了，小石頭心疼得簡直要哭，他趕緊把那斷劍一截一截都拾了起來，一共是六截，這倒好，全都變成了小寶刀那樣的長短了，地下還留了許多血跡，裝着王夢俠掉了的那半截胳膊，十分的淒慘。劉綺娥用淚眼看了一下，當時她不但沒有解氣銷恨，反倒顯得傷心更厲害了。雲中俠倒在地下，不住氣喘，他是箭傷更重，力氣已盡，並且心中一定也難過極了，所以起不來。這時幸虧伍華傑也自店中來了，他，劉奇娥、小石頭，三個人上前，把雲中俠抬起，小石頭同時還得抱着那些破爛寶劍，十分覺得沉重，幸是天還早，鋪戶人家還都關着門，也沒有官人查街，他們把雲中俠擡到他們所住的那店裏，這時天才發亮，伍華傑就趕緊到院中去叫店夥，吩咐店夥趕快去給雇車。雲中俠剛才借用的那口小寶刀是早就叫小石頭拿回了，這玩藝，這時候可真成了寶貝因為只有它還齊全，他就好好地藏在身邊，別在褲帶上，並把「白光」「紫電」「青霜」的殘骸，都跟到劉奇娥要了一塊大包袱，而妥妥地包好。錦弓玉箭奇璧娥臉上的淚痕是不斷，她將她父親的一生勁敵雲中俠，危險她的父親似的誠意地服侍，伍華傑也很佩服雲中

俠，本想把車雇來，拉着雲中俠出北關，他們再到那車店去取了馬匹，就一同離華陰而東去。然而，雲中俠却叫先出南關，前往郭家屯。雲中俠的箭傷未稍愈，他原是在曲沃縣小石頭的親戚秦老的家中調養，因那天忽然不見了小石頭，他同李如江詢問了真情，他就忍耐不住，他不能見別人去替他殺死他的那不肖之子，也不能叫別人代他去實踐二十年前，他對郭海鵬許下的諾言，所以，他向李如江借了「紫電」劍，買了馬，負傷忍痛，也來到華陰，他是昨天午後到的，先去郭家屯見了亡友郭海鵬，（即沈海鵬）的家屬，晚間他才進城，等至深夜進了崇家，可沒找着他的兒子王夢俠，只找着了繫在廊中的那匹白馬！這就是使他所以號稱爲「白馬老爺」的那匹白馬，他心惜此物，然而無法牽出，又知自己不能夠再騎了，他就揮劍將白馬斬死，然後躍出了深宅，正遇劉綺娥，小石頭追他的兒子來到，這才演出剛才那一場父子拚殺，而使白，紫，青，三口銅鋒盡皆折毀之事，現在他既主張往郭家屯去，只好依他，當時雇來了兩輛車，就運劉綺娥，伍華傑，小石頭，全都於晨光想升之時，一同坐車混出了城，來到郭家屯郭家，到了這家裏，小石頭先嚇了一跳，原來這裏除了郭太太，少爺郭繼高，小姐小芬，和郭少奶奶及僕婦，僕人等之外，還多住着一個老頭兒，白鬍鬚，瘦臉上皺紋滿，正是小石頭前天在酒樓上遇着的那個老人，這人原來就是紀海鵬。他本是年羹年堯太保昔時幕中三奇士中的一位，與郭海鵬。吳海蛟，皆曾誓爲年公復仇，然而那時他家中還有老父，他又已經很有「家當」了，所以他只能在北京給年太保看坟，實在他却是享起福來

，捨不得出來拚命。三十年來，如今他已經七十多歲，忽然又想起了舊事，他就獨自又來到華陰，這其，倒與爲年太保報仇之事無關，他是想說發一筆大財，因爲北京現在有一位大官，願出無比的重資，購求削劍周鐵的寶劍，他想起吳海蛟吳慕冶會鑄這種東西，所以他來給吳慕冶瞎老師傳攬買賣，他好使扣個。不料瞎老師傳已死，所鑄的「白光」，連徒弟李如江鑄的「紫電」「青霜」全都成了兩枚了，他頓腳長歎，心痛得幾乎絕了氣，他向小石頭索要這些寶劍的錢數，小石頭不但不給他，還要揪着他的白鬍子揍他，他也無法，不過又聽說「紫電」「青霜」都是吳慕冶的徒弟李如江所鑄，師徒的手藝，可以說分不出怎樣的高低，李如江在曲沃縣現時還活着，所以他就催着大家應當都往曲沃縣去。此時，李如江的帥兄弟黃老寶，也來了，嚇得他了不得，他說：「城裏崇家三老爺被殺，喪棚起火，兇賊連夜大鬧，乾姑爺王夢俠生死不明，人已都知道是跟今年春間郭海鵬死的事有關，現在那惡莽苗雄才，醉虎徐七，就要同着差官衙役到這兒捉人來了！……」這些話一傳來，這裏的人全都驚恐起來，紀海鵬又催着快走，說是最好到山西曲沃去找李如江，黃老寶也願意去找李如江，好將來一同就在曲沃開鐵鋪。小石頭也不知他的李大哥現在怎麼樣了，所以也急着要回去。劉綺娥與伍華傑也都要走，於是就去叫人多雇來了幾輛車，這裏郭家的人忙忙地收拾細軟一物，留下僕婦僕人看家，就一同，連衙役更軍的軍中快，全都坐上了車，匆忙離了郭家屯，劉綺娥，伍華傑，小石頭，又都去取了馬匹，馬隨着車，急急慌慌，風塵僕僕，就逃出了華陰縣。沿路

的幽仆，雲中俠在車上驚得重了，他並且思念他那慘死了多年的長子王景俠，又恨，也未嘗不心痛那被他斬斷了半隻臂，大概也已死了的次子夢俠。他歷歷一生之事，已經完畢，他懺悔與劉猛烈的爲比武而結仇，如今劉奇娥沿路還服侍他更使他感激而傷心。走出了濃園，才過風陵渡，他就死於車上，在這中盛饗一祭，又遇着了徐永、焦強，這二人是正出來尋找他，便把他的靈柩運回了玉屋山，於是這一世的奇俠，便與那蒼翠的山林，共存千古。小石頭是帶着這些人急往曲沃縣，路上，小石頭可就不痛快極啦，第一是雲中俠的死叫他傷心，第二他覺着跟這些人，其中有好幾個是娘兒們，他真不慣，他是最怕娘兒們，像劉奇娥，早先多大的本事呀，現在常在店中，在車上落眼淚，難道已經報了仇，她還憂傷心？可是她傷心的實在更厲害了，也不知怎麼回事？郭太太人老了，碎嘴子，不斷抱怨她死去的丈夫郭海驤，說：「死了，還留下禍，落得現在全家的人拋下了田園。」郭少奶奶是不大說話，時時跟着她的丈夫郭少爺，那郭少爺都快成癆病鬼了，這二個女人都叫小石頭頭痛，可是還有個女人呢，那小姐姐，名叫郭小芬，才十二歲，長得身材又高，又細條，簡直已經成了一位大姑娘，聰明俊秀，兩眼是那麼吸人，說話是那麼痛快，小石頭，也覺着頭痛，但這種頭痛與別的前痛兩樣，因爲這叫他太費心思，太傷眼睛，因爲他不但是常常地想，這一路上不斷真人家，將來想娶人家給他當媳婦，看人家好看，又覺着自己寒碜。這天來到了曲沃縣，他可真又傷了心了，原來李如江是自小石頭和雲中俠走的那一天，晚間，就突然發了瘋狂，時時喊叫有

鬼神要來攝他的命，又說有人要來將他碎屍萬段，他連口的路血，直耗到第二天的下午，他就死去了。棺材還是秦老給他辦的，現在還沒有抬出去，這又是一場喪事，小石頭哭天號地，葬埋了他的李大哥。李如江還留下許多銀票，倒足够他花的，黃老實更好，就此繼承了李如江的那份打鐵的傢伙，就在曲沃城裏開了一家鐵鋪，然而他可不會打寶劍呀，吳熟治唯一的傳人李如江於今也死了，鑄劍的技藝絕了傳，紀海鷗大失所望，他求小石頭給他那六截斷劍，小石頭是連一截也不給，他只得敗興而去，仍舊回北京去，給年太保看坟。伍華傑也走了，他說他是再去請江湖朋友，要再到華陰縣去剪除惡蟒苗雄才，因為劉猛龍，雲中俠俱已死去，如今江湖已無嚇嚇有名之人物，他要藉此揚名，使「神拳鐵棒」成為江湖第一名俠士。但是後來聽說沒等到他去世，那惡蟒苗雄才，和醉虎徐七，都在華陰縣下了獄原因是那崇大學士的大公子，二公子，他們丁憂還鄉，聞悉了家中所出的種種的事，認為都是苗雄才，徐七，引誘他們的三弟，那已死的崇二少，橫行欺人，給惹來的，並查出苗雄才與徐七都是大盜出身，就不但不再讓他們護院，反倒都給交官治罪去了。乾姑奶奶駱蝶現在也不美麗了，當然不能再得勢乾姑爺也沒有了，那王夢俠斷了臂之後，就一直沒有了下落，玉屋山上有杏樹的那花家姑娘，大概是也另嫁了他人。不過最感九心的還是劉騎娥，她本來已有跟雁門關的總鎮少爺訂親的可能，不幸他兩父親中途慘死，那親事當然不能再提了，她更不幸又遇着了冤家王夢俠，這話他說不出來，她至今仍恨王夢俠，同時她可也至今仍似乎愛着王夢俠，這種恨

，愛，將要纏綿着她的一生，所以她才常常哭，小石頭只覺着很奇怪，那裏曉得她的心事呢？她就也住在這裏，常常將武藝教授會郭小芬，小石頭也就跟着偷學偷練，因為恐怕再過幾年小芬的武藝就比他都高了。如此，就一年一年度着他們的光陰將來也許小石頭跟郭小芬都能够成爲武藝很好的人，或許他倆還能够結婚，那些事可就不在「紫電青霜」這部書的範圍以內了。「紫電」「青霜」，連同「白光」，三口寶劍的殘骸，與那小寶刀，就永存於小石頭的手中。名俠都死，江湖無事，這三口殘缺的寶劍就都成爲廢物了，只空留下吳慕冶及李如江煨煉寶劍的這篇驚人故事，供人猜想，那斗室爐火，鐵錘鋼砧，「叮叮，噹噹」，「鑼鑼火火」，水渾，諸般的情景，鑄成了沖霄劍氣，慨付與絕世的奇俠。惟是，古風往矣，於今只可以寫成小說，藉爲桑古之人，酒後快談之一助吧！

